

王鈇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百弊叢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727B

監獄百弊

第一章 獄官

(一) 對付員役

監獄之編制各各不同。其最完備者。分三科。二所。第一科。專司會計文書事務。中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第二科。專司戒護事務。亦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第三科。專司材料工作事務。亦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餘分醫務。教務。二所。醫師。教誨師。各一人。主任一人。主任一人。又有藥劑師。附屬醫師。之下。其工師。則附屬第三科內。若外縣舊監之設置簡單者。無各科。各所。祇設男女看守六、七人。並醫師雜役。而無之。其名有典獄長。管獄員之別。典獄長有獨立之資格。管獄員則處縣知事監督之下。然其爲獄官則一也。

獄官之弊。不勝枚舉。先述其對付員役。已有不可思議者。各科看守長。皆奉高等廳委任。亦有由獄官詳請委任者。惟其詳請委任。非獄官之舊屬。卽獄官之親友。在獄官視同腹心。用作瓜牙。而不知

吳友

上海

書信

藏書

無對付之術。亦不可恃也。蓋舊屬親友。事前往往與獄官通同作弊。知獄官之性情。或并知獄官家屬之底蘊。凡一獄官到任。事前事後。運動需費。川資需費。衣履需費。以及縣知事與地方紳士之送禮費。及移交墊款各費。若長江以北。黃河以北。凡新官到任。例有給與囚人之賞。與金種種開支。多或數百金。少亦數十金。此項現金。在豐厚之家。固能咄嗟立辦。而貧寒之士。多假之於預備職員之人。此等人既出重金。必挾一種奢望。卽才具平庸。形似木偶。勢必挈之俱往。予以位置。卽前清所謂帶肚子是也。稍有本領。則又予取予求。卽獄官任其所爲。必不能滿其慾望。而揚言悔此一行者。獄官既畏且愧。於是對付方法。不得不愈出愈奇矣。

獄官之一舉一動。狡黠之員。役以筆記之。其不能書者。亦以心記之。獄官自委任之日起。至接事之日。勢必經月累日。小康之家。其妻妾誇耀鄉里。因之謀事者紛至沓來。而赤貧在懸釜待炊。急抽公費以濟家用。故凡親戚之至也。郵匯之遞也。員役皆耳而目之。公費既抽。公用不足。乃有種種刻扣以彌其缺。皆在員役耳目之中。於是投匿名信於高等廳者。有之。訴訟於縣公署者。有之。此皆箝制獄官而使窮於應付。而不知獄官自有對付方法。蓋獄官必先伏心腹之人。夾入此中。一探得此消

息立時報聞。卽情該心腹。人以轉圜。詢其所願。而以利誘之。若大監獄之看守長。則許以鞏陳功績。詳請高等廳。以獄官記名。飭如主任。則有看守長之希望。遞下如教誨師、醫師。亦以升級爲奕勵。自必相勸而解不復爲難矣。看守雜役。則無種種之希望。獄官既與看守長接洽。卽命看守長誘以他日之超拔。若謂吾他日得爲獄官。必當重用等語。亦必服看守長之指導而無言矣。故若輩雖有怨忿。不難冰釋。雖然此一法也。可以對付庸愿之員役。不足對付狡黠之員役。狡黠之徒。急於近利。而不圖遠謀。且或窺其空言。搪塞之伎倆。不受其愚。於是逢節借貸也。先期預支也。家有婚喪喜慶。告假也。獄官明知其要挾。苦於授柄於彼。敢怒而不敢言。對付方法。維何。惟有設法轉薦於他人。以脫其累。而受其轉薦者。必爲獄官。平日所結納之人。應需薪金。仍由本監津貼。是猶甲監囚人移寄乙監。貼囚糧而惟求其收納者。然外縣舊監。無詳請陞拔之權力。則惟有以轉薦方法。拔去眼中之釘而已。其有被轉薦者。知其所謀。而先期請假辭職。而行獄官恐其出外。糾黨協以謀我。則無可如何。囑其同儕。使之奔走。其間始以酒食相勸。再不得解。惟有拚此貪囊。倩孔方兄。爲和事。老人獄官。縱痛如剝去心頭之肉。然當此成敗關頭。不得不忍痛須臾。否則後惠有不堪設想者矣。但其中價值。

不一磋商之間。頗費周折。惟在介紹人之能力如何耳。但支款之日。必使詳具辭職書。中述種種感激情形。以爲交換之品。并約保人薦主到場。或以書面代述。凡此皆杜其以後返悔。另生枝節也。其他對付方法。又有籠絡手段。以予所聞。略舉其概。如與若輩結姻也。或納其妻妹爲妾也。或認作義子也。或合夥營業也。或購其田產房屋也。或以妾婢爲之配也。或於其母喪而送厚禮也。或代爲訴訟說項也。種種事實。皆絕妙之對付方法。

以上所述。大約對於看守職員等。居其多數。若雜役則既無勢力。又無智識。雖有職員之唆使。尙無攻訐之能力。獄官對付此等人。往往視之如犬馬。棄之如敝屣。然而蜂蠆有毒。小人亦能爲禍。况近來流品至雜。儘有上官親戚。而屈作僕役者。故對付方法。亦不可忽。

此等僕役。名雖賤卑。實際上必多方隆禮。以媚荐主。并可藉詢上司所好。以便迎合。若稍覺漂亮。不至蠢如鹿豕。則必與同嫖同賭。同飲同食。甚有搬與同居。使其眷屬與獄官夫人同食。同作菓子戲者。予曾親見之。此亦籠絡員役之一法也。

又如某縣之雜役。迭由當道荐剡。獄官另眼相待。寒則使爲車夫。以免熬夜。暑則兼管看守。以裕進

項新米上市之時。派爲廚役。有時使伴幼子。蓋官吏之於上司。本如孝子之於父母。愛屋及鳥。而推惠於員役。亦固其所。然亦一趣聞也。

前至江蘇。聞友述其署中額外員役。溢出之數。有一打（十二人）之多。出息雖優。半已被分。蓋皆有力量者。荐來不得不應酬之耳。南數省輿論較爲有力。賄賂不敢公行。卽以舉荐授作爲交換之品。上下既存心照自必互相庇護。獄官恃此。輿援對於新聞紙匿名帖之攻訐。皆可不必措意。

然又有狡猾獄官。對於此等薦主。卽於到任稟辭時。陳明俟到任後。視光景如何。再來奉請等語。蓋既免同行川資。又可先將私人位置。且荐者與被荐者。盼望既殷。亦恐該獄官或有更動。致多一番另荐周折。而獄官遠餌以誘。作箭不離弦之勢。反得藉以固其地位。然此亦不過暫爲羈縻。倘久久失信。轉將逢彼之怒。亟爲設法。是亦另一問題也。

其或以舞弊被控。以越獄受過。將欲撤任之時。卽飛函邀前薦之人。至暗亦有力者。以下水必俱之意。并可懇乞被薦者代函加懇援救。一若有共同始終之關係。則呵護保全之効力自增。於是。有以記過罰俸。或留緝等含糊了結者矣。

留任之目的既達。借端革其舊有員役之無勢力者。騰出空缺。以酬來者。來者或惡爲功狗而興辭。則又揆其情形現勢。不外仍以上述種種方法牢籠之。強項者不受其愚。或逕查其積弊。告發洩忿。則速派心腹。佯作同志。假稱欲與聯名共告。且言尙有如何如何積弊。堪處獄官以重刑者。說得情理儼然。強項者自必入其彀中。將所述事實俱實。其狀迨派員調查。訪其重要之點。全屬子虛。將其確事亦一筆抹煞。且亦易於疏通矣。更加以賄賂宴飲。及央人緩頰。事已大半寢息。誣告官吏。律有明條。獄官更遣人放風聲言。將欲反訴。或行將逮捕。彼告發者自不得不畏罪潛逃矣。

萬一此術不售。速備佳餽。託其心腹。其身分相當之友出名。柬請派查員與告發人同席宴飲。告發人與派查員初不相識。及問姓字。後彼此愕然。不便公然談及此事。派查員於赴宴之際。不知其計。墮入術中。而主人又非獄官本身。必地方上有名紳士。或係體面官吏。彼自盡其酬酢之禮。雖明知此席有爲而設。亦祇可隱忍無言。一飯之餘。雙方各懷疑忌。已經內餒。此時再托人分頭設法。事已不難就緒。故曾有告發被查人未幾。反在派查員署中充職員者。

上所述者。乃獄官對付有勢力之員役。不得不如此費資費力。官運不佳。往往發生此等之事。不然。

即對於上峯壓薦之人亦不過以下級員役薪額給與中等職員以中等職員薪額給與上等職員而已。來者初祇求得一噉飯處先立定脚跟足矣。若予虛名藉資實習已感激不盡薪之多寡何暇計哉。

故江浙兩省各大小監獄往往上中職員溢出額外而中下員役反不足預算人數。如本監分監則有候補看守長及主任書記會計等名稱而外縣舊監有部長稽查等上級職員凡此皆巧立名目所以位置冗員藉以承上接下也。

但對於囚人直接行使戒護職務惟下級員役爲多。今騰出公費以象一班少爺先生即獄官稍解慳囊亦不足以分潤於是預備看守之名目興焉蓋即以四五元之廉價補得多少人以佐其分派職務如再不足則大監獄即開辦看守教練所即以本監職員爲教習既所費無幾藉以學生充義務看守美其名曰實習究其實不過令當白差耳。

他若外縣舊監本無教練所之可辦祇得懇求縣長或警佐加派縣警察數名日則站門崗夜則助巡邏藉厚戒護之力緣是之故外縣管獄員往往爲知事輕視致令警佐橫干監獄內政焉。

作者於中國南北各省各監獄調查所及最爲寒心者。猶有可憐不足惜之看守。監獄看守之無良。民國三年後。已成爲口頭禪。（此等人之無賴無智識無品行無學問無惡不行另詳下文看守篇內）然獄官待遇彼等苛刻亦殊太過。

此等人無暑無寒不眠不休。（照章雖有輪班休息然無勢力者往往服過度之勞務）惡衣惡食之苦况獄官理當憐憫乃非惟不加憐憫且多方虐待往往見有新官到任將前任移交之人於其窮苦及無人加信薦留者必吹毛求疵或使服不堪之勤務或唆犯人與之爲難或暗令同事與之傾軋或減其薪餉或增其飯錢必逼之自辭或藉端斥革而後已臨行時或拖欠薪工則有扣其鋪蓋奪其面盆藏其棉鞋押其馬褂之種種事實甚有召其家屬保人來而羈之者對付之手段亦辣矣哉。

卽有一二看守作事勤奮獄官不能少此犬馬者每月得此六七元之噉飯資亦必逢獄官及獄官太太少爺小姐生辰嫁娶剃滿月頭死喪搬家等事須竭力送禮甚有爲保全一只飯盃計而以子姪爲獄官奴妻妹供獄官淫者嗚呼看守亦監獄員役之一而獄官對付之若此獄政前途尙有振

興之日耶。

(二)剋扣囚糧

民國元年起。額定囚人口糧。每人每月洋二元。及三年減少司法經費。於是大監獄有仍二元者。有增至一元八角者。而外縣各舊監。則一律減至一元六角。前此每名二元之時。米價較賤。而辦監獄者。未聞有所盈餘。蓋當時之囚飯。除僻縣舊監。仍沿曩例。每名每日內監犯給錢九十。外監犯給錢七十外。其略加改良之監獄。每犯日給兩餐。每餐得米飯三十六兩。至少亦三十二兩。另給素菜一碗。照陽歷計算。每月並賞肉二次。多寡雖不同。而大要無甚軒輊。自減囚糧價額之日起。大監獄仍每名二元者。飯已減至二十兩。其上工場者。則每名給二十四兩。至外縣舊監。自五年春至六年秋。竟有減至十一二兩者。事爲監督長官所知。乃通飭各縣。定至少以十六兩爲率。而各縣以柴米騰貴爲辭。仍不免有陽奉陰違者。故額價雖減。而獄官之進項。反優於從前也。

有狡黠之員。役對於獄官所糴之米。每日共幾石幾斗。暗自記數。以爲將來挾制地步。獄官已窺其意。先與糧食鋪約。凡獄署所購之米。麥皆以九斗爲一石。發票仍開足數。價亦照市。窺伺者。但知每

月所食若干石計其價與所領囚糧似亦不甚相遠而不知其暗中已盈餘十分之一矣。凡有資本之獄官每當新米上市價值低下之時或獨力營運或合三四縣獄官籌集巨資向出米之處購米數百石囤積備用者如當時米價四元四角者囑鋪號照食米時開發票其價五元或六元不等其所以虛拋價值者塞同事之妬也然而盈餘雖不可勝計而獄務因之廢弛以致如某縣某縣釀成越獄之舉蓋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也此雖非剋扣而不能謂非取巧也。

又有獄官本身及親戚家有田產者向日所收爲金錢至是皆令佃戶繳米并以定金餌親友止其出糶及米價既貴乃徐運至署卽設曰於獄而使囚人舂焉糠粃則養豬於監卽令囚人飼之其利益可謂涓滴無遺。

至於煮飯問題前清舊監獄囚人各自爲餐所以多給錢者或則籠頭強行包飯亦有禁卒包飯者獄官概置不問也自改良監獄之聲浪起皆以衛生上秩序上戒護上之關係爲藉口獄官始與聞煮飯之事其法設一極大之竈始則雜役主之繼則看守主之再則職員主之今則獄官爲廚頭矣其組織之法買賣柴米統歸獄官一人經理其入廚量和米之成分菜蔬滴油之多寡皆親信之員

役監督而指導。其斫柴汲水洗滌等苦力。則勒令新入獄之囚人爲之。其打飯、稱飯、送飯、分菜等事。則派定囚人資格之老而對於此等事有經驗者爲之。

按米一升重二十二兩。淘後含水四兩。下鍋時再加水四十二三兩。煮熟後得飯六十六七兩。囚米以今之最高價計。每升約銀元五分四五厘。沿海一帶米價較昂。然斗斛亦大。總之卽加柴價一層。每升米煮熟後。合銀圓六分另五六毫。是飯一兩。價銀九毫或一厘。外縣囚食。作工與否。分十四兩十六兩二等。每人每日兩餐。平均共給三十兩。是每人每日飯價需銀圓二分七八厘。本監囚食。作工與否。分十九兩二十三兩二等。每人每日兩餐。平均共給四十二兩。是每人每日飯價需銀圓三分七八厘。以上照每月三十一日計。外縣舊監囚飯。每人月需銀圓八角四五分。本監則需銀圓一圓二角左右。相差三角四五分。今外縣監計口授食。月銀圓一圓六角。本監則銀圓二圓。相殺而比。盈餘却同。至若囚糧定銀圓一圓八角之處。則在工場者。每餐人給予飯二十二兩。禁錮者僅給飯十七兩而已。他若遇病啜粥。因過減食。或因鬧飯。而全體或一部分不食一頓者。此皆獄官之特別利益。將贖飯用水一浸和入下頓飯內。又可省米若干矣。

至於囚食菜蔬。從前則青菜蘿蔔豆腐豆瓣菜瓜等。時時間易食之。油鹽亦略有味。每月并賞肉二次。每次每人兩大片。照前五六年物價計之。每人月需菜資三角七八分。銀圓亦已足矣。近年來即本監永無賞肉之名稱。且恆每人日子鹹蘿蔔乾兩枚。藉省油鹽柴薪。而大豆及豆腐久不現迹於監房矣。故現在囚食蔬菜。每人每月僅需資兩角六七分。茶水一應并可在內。

江北各縣地廣人稀。肥料極貴。獄官對於灰糞一項。於三四月間恆售善價。餘時亦得與鄉農換柴換菜。其監獄左右如有隙地。每令囚人治圃。以資津貼。故近年來恆聞以令囚人耕地種菜。或鋪地汲水而乘機脫逃者。

若省會繁盛之區。鄉人不能入市擔糞。無前項之利益。然而人烟稠密之處。必有所謂糞行者。獄官令供囚人所用。員役所用。及家屬所用之大小便桶。并令修葺監中圍廁。及月送草紙錢種種不一。去年於洛陽道中并聞友言。伊署中之獄官。賃間壁糞行主人之屋。而終年不納租金者。以此可見囚人日食蔬菜三分之一。必可出諸灰糞中。其餘即須購食於市。亦必擇其最劣最賤之物品。用水一煮。入鹽少許。即擔入分之。偶不敷分派。臨時加入溫水。若近江上遊。鹽價較貴。又每恆食臭鹹菜。

蓋省食鹽耳。

照上述者。合計每犯一名。預算表月給銀圓二圓者。核其實僅需一圓四角六七分。給一圓八角者。實需一圓三角左右。給一圓六角者。僅需一圓一角四五分而已。雖然剋扣囚糧。固爲獄官特殊之權利。但分其肥者。尙有不貼飯錢之看守。與偷米偷飯。鍋巴之雜役。在獄官恐其攻訐。或且效尤。再有過分之賤削。致囚食太不成文也。每日量米時。必略寬其升斗。暗予之賞。使不致一無所得。且也打飯。手段高低不一。其無經驗者。往往鬆飯時。不洒冷水挑飯。時不愼密。蘿蓋盛飯時。不知尖其頂。稱飯時。不速扶其錘。此亦略須損失萬一米。色略好。漲性欠佳。則又須多一層損失。所剋扣者。未免折閱矣。

然無論如何。米貴米劣。飯硬飯滿。每月每人口內。總可挖出銀圓三角至四角。大監每羈禁犯人。至五六百人之多。卽此囚糧一項。其出息亦頗可觀矣。無怪獄官之居移氣養。移體。或花天酒地。或酒食徵逐。其妻妾則珠翠盈頭。而揮霍不已也。

南方各監囚屬。每有麥粟炒米粉。餈餈等送入。北方各監囚屬。將包米焦麵饋監尤多。此尤爲獄官。

所最歡迎者。蓋非特該犯本人。得以充飢藉省飯食。卽其家信不通。無親無友。千里孤客之囚人。亦得因難友之誼。分沾餘潤。而使囚糧餘賸也。

前年司法上官。曾令將異鄉囚人。遞回本籍監禁者。亦使其探望便利。體恤囚人。未始非體恤獄官也。但上官之意。雖如此。而爲獄官者。則第願多一名囚人。卽多一分進益。故溢額囚糧。領得愈多者。斯爲最優之缺分。

獄囚因憂忿勞苦。及雜感思慮。而得病者。病不之診。診不之藥。因病死者甚多。卽非病而瘦死者亦不少。獄官恐死亡之多。致礙考成。故一新犯人入。必先詳其里居。廣族戚友。住處飭看守速促其書信。四出索衣索食索錢。以供在監之需。予於此五年內。參觀南北諸省各監獄四十餘處。恆見囚衣之奇怪。令人目眩舌咋。有五彩綢布長短不同者。甚至有男囚公然著婦人衣袴。上帶前清官吏之朝帽者。交通之地。有穿西式衣甚華美者。隆冬之時。尤爲可觀。

至食物之多。有盛於鉢者。有盛於面盆者。有盛於唾盂者。有盛於竹筒內者。有精細盃蓋。置地而罩鉛絲盒者。然大半皆繫以四繩。而懸於木柵之上。又不知許多大釘。從何處覓來。可見探望與檢查。

兩不注意。不然。何危險物之多也。

金錢帶入。恐積爲逃亡後之川資。故必代爲收儲。而給予領條。隨時買物。則代付資。今看守欲便於作弊。故卽搜檢清楚。仍得由看守家中匯入。故亦索性不之禁。囚人以探囊之便。購食物者甚多。每監買辦三五輩。奔走惟恐不及。然雜食益多。而獄官尅扣之計愈得矣。

江以北海之濱。以及秦晉之間。多有完全仍蹈舊習者。前清監獄制度。每逢朔望。或逢五十。發給囚糧錢。令其自餐。或食麵。或包麵。各聽其便。獄官於此等監獄。每分別老飯。新飯。內監。外監。四種。假如預算囚糧。每名每日應給錢七十文者。獄官則於老飯而吃。內監官司者。照給七十文。老飯而吃。外監官司者。折爲六十文。新飯則五十文。四十文不等。習慣自然。無有爭者。此法在江蘇某縣監。亦有將囚飯分爲新飯十二兩。老飯十六兩者。予聞之於友言。

獄官有新出仕者。以不知囚糧尅扣之方法。或恐監牆內煮飯有失火之患。亦有包與廚頭。按月結帳。作九扣。至秋冬間。作八五扣者。然此雖省却許多煩勞。而出息則去其半矣。他若以妾黨作包飯。廚子則出息尤微矣。淮揚獄中諺曰。小舅子包飯。出息少一半。其情可想見矣。

監獄有特別身分之人。往往在大廚房內包飯。月由自給洋六七元十餘元不等。各監有兼看守所及寄禁未決犯者。多由自己送飯。此等辦法。謂之三面討好。蓋囚人感激廚役。獲利監官。得侵吞囚糧之全數也。

(三)分別待遇

獄官之對於囚人。不過嚴防其非分之思。憐憫其所遭之不幸。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已。無所謂待遇也。更無所謂分別也。卽有因身分之關係而特殊。因品行之關係而苛罰。(如犯過者置之黑暗之處是)因犯罪之輕重而隔別者。亦皆光明磊落之行爲。而初非爲生發金錢之地。故分別待遇者。正獄官對於職務上之一種作用。既可彰勸懲之權。又可使一般囚人勿染最惡之習氣。予所極端贊成者也。若今之所述。其用心實異乎是。

大抵文明監獄。惟恐其不清潔。野蠻監獄。惟恐其不污穢。蓋惟其污穢之甚。則居者不能堪。得售優待室矣。優待事實。在前清本有搭高鋪。上活鐐之名目。視其鋪。監使費之多寡。以衡羈禁苦榮之增減。民國元年以後。獄中舊有禁卒。以及籠頭籠稍等權利。大半革除。典獄官亦皆法律專家。此等陋

規非惟不取。要皆深惡而痛絕之。卽有一二僻地。仍由典史改委者。從前舊習。雖未能一切廓清。亦稍知顧忌。而不敢縱肆。近二三年來。此幣復活。獄官非第爲分潤之人。且竟作主動之人矣。

回溯二三年前。爲囚人者。飽食煖衣。居室清潔。當生活程度艱難之際。一般無賴。竟有以犯罪爲樂者。且竟有以罪滿得釋爲不幸者。以爲身體雖得回復自由。而衣食反無所措。此強人民程度低下之所致。亦可見從前之監獄。確有一番新氣象矣。天道好還。犯罪之人。反得較勝於平民。天理實所不許。故篤生一班舊魔君。以充獄官。或亦囚人惡積之所召耳。

生計日艱。道德漸泯。競爭益劇。法律愈苛。復加以政見不定。黨禍繁興。於是富人貴裔。文章巨子。軍界偉人。皆聯翩而繫於狴犴矣。此等體面人入獄。如預先有親族爲謁獄官。按洽妥當。則一入獄門。得進一人獨居。或數人同居之特別室。床帳一切。均可自帶。桌椅用具。亦爲之備。閱書看報。彈棋酌酒。賭博歌唱。均聽所爲。戒具不施。夜出自由。探望無定期。書信不限制。男女客來房中。雜坐。此類頭等房間。且派有看守雜役專司伺候。一若旅館中之茶房者。然某縣新羈體面商人。獄官與之並頭開燈。此固予所目擊者也。

江南各分監及外縣舊監有兼押未決犯者則獄官并可強荐律師以兼得此三四成之介紹費者甚至代於承審員處懇可末減或逕求縣長藉病藉事代爲取保外出因之而分潤厚利藉結親戚者不一而足

其有遠道商旅不及央人預謁獄官代爲疏通者或并署警看守而無一熟識者則獄官雖明知此人是錢樹子不得不先令與普通囚人雜居一宵並將鐐銬送入監房以作先聲奪人之舉抑且由同囚及看守施其播弄之手段先予以種種之恐嚇繼導以優待之生路被禁者無論何等守財虜平日一錢如命此時財與命運拚得解此慳囊欲進地獄中之天堂必出乞哀之書速其親友來前代爲接洽一切矣

又有一等世家惡少或原屬官吏而入此甕者獄官懼其調查同犯揭其黑幕則須另禁一室佯曰優待實使隔離有時仍施以種種恐嚇希冀納賄特不敢公然向索金錢致授之以柄使其援律告發耳然亦有獄官知其罪情之重一時出獄無期橫施其欺凌者亦有獄官被此等囚人種種挾謁而無如之何者始則嚴待之而無效繼以寬待之而仍無效用盡刻待優待之兩種方法竟不能遏

止其凶。燄者。予前年聞某省某縣獄官。曾以牛痘苗漿。暗入飯菜。致死此等囚人。以洩忿而杜害者。至今未曾發覺。此又監獄黑幕中之黑幕矣。

予曾游浙省某縣。見獄官之待遇囚人。尤爲奇特。該縣偏僻小縣。看守所亦由獄官兼管。民刑之未決者。雜禁於監內。毫無區別。有罪案重刑期長之囚人。而無鐐者。有罪案輕刑期短之囚人。而反有鐐者。姑且勿論。甚至未決者而有之。且民事之被拘者而有之。有鐐無鐐。不以以何爲標準。旁觀者誠莫名其妙矣。且囚人修繕囚人汲水囚人斫柴。輒令重罪者出外爲之。余出入之際。輒見衆人。閨立門首。一無關攔。獄官年止二十餘歲。貌似文弱。而一身是胆。真不弱於趙順平候矣。然其博取金錢之法。則又老成所不逮也。窺縣長忠厚太甚。則日代囚人遞病。呈駁之。則復至。有時亦受其愚。而准之。保放囚人之病。呈幾於無日無之。余代爲寒心者久之。

以上所述之種種待遇。換言之。卽金錢之作用耳。至於一般普通囚人。雖亦以金錢爲階級。然對於無財無勢者。獄官亦不甚注意。除分得出監入監各費外。要以上篇所述之囚糧。爲大宗之收入。而已。其餘卽有些微名目。皆看守雜役之所爲。不在獄官範圍之內。故不贅焉。

(四) 侵蝕工場

監獄之有工場。實取法於東西各國。法良意美。莫甚於此。蓋犯罪之人。或本不名一藝者。或有業而不肯爲者。驅之作工。藉剷惰根。卽裕其生計。庶將來回復自由時。得一謀生之路。且此中沈沈歲月。借工作之勞。以消磨之。既可稍減其苦痛。又可免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致生逃越之隱謀。交換犯罪之知識。而國家又可得一種進項。是一舉而數善備焉。獄官善爲提倡。固足收感化之效。化惰爲勤。化勤爲靜。化強悍爲精密。化無用爲有用。造福豈有涯涘。然而貪夫居之。則視爲利藪矣。

前清雖有改良監獄之動機。而工場之設置。未有萌芽。然各監犯亦有以本來之能力。帶一己之資本於監中。糊冥鏹。結草鞋等。以資貼補衣食。且藉以消遣者。其強其點者。設烟店。賣鴉片。不法愈甚。獲利愈大。禁卒分其利潤。典史佯作不知。民國以後。新監既各撥有二三千金。爲工場經費。舊監亦有由地方指撥。或由知事籌撥者。多或千元。少亦數百金不等。從事設立。均有成績可觀。詎至今日。其窳敗情形。剝削方法。竟有不可思議者。

作業之事。新監制以第三科職掌之。若外縣舊監。規模較小。則恆由獄官派一司事主其事。或卽由

看守雜役等兼之利之所在固必以心腹人充之司其事者薪水每被折扣但在獄官則已覺調劑有加矣。

工場資本分固定活動二種。固定資本如織布之機、剝本之斧等類。是活動資本如紗線、顏料、竹木等類。原料及已成之物品皆是獄官於此二種擇其物之劣者以賤價購進。虛開發票遂以貴價報銷。驗收之員誰肯多方挑剔以傷情誼。往往含糊過去。卽有不憚煩者與素不相能者亦惟分其所得而止。斷無爲公家出死力以圖久遠之計。是故監獄中之出品既劣且貴。加之囚人又非熟手。而偷工竊料是其慣技。至於工師大半以情面進身。不以技術見用。出品之惡已可想見。售品所猶欲拋價勢必無人顧問。卽有購者大抵非同儉之徇情。卽鄉曲之無知者耳。

若奉飭送所陳列或送部驗看及奉敬上司者則皆工師自造且必選而又選。有時竟購之於市以爲搪塞之計。江蘇某分監長以其妻降充女監刺繡工師。遍購名家刺成之物。陳之於售品所。猶自鳴得意。江西某監購藤器陳列背黏商店之牌號。竟忘扯去。人傳爲笑談。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獄官亦有出身工商界者。因其本屬內家。故工場作業成績較爲可觀。然其盈餘囚人與公家兩無。

所得焉。蓋獄官役多數無俸給之。工人爲其自己營業耳。及至交卸之際。將器具以良易窳。既將現款盡變存品。又以存品加價移交。織悉無遺。銖銖須臾。市僧之故態。悉萌後任之衝突。恆起甚有恃。上官爲護符。不將工場移交清楚。而逕去者。後任明知吃虧。而戀缺不辭。又不敢據情上詳。往往延之半年。後上峯飭人調停。酌認經費若干。餘則令後任設法彌補而已。

有友人自南來者。談及某縣某分監。曾伐著庭一大樹。除將枝葉作炊外。鋸其幹成大櫃一。毛巾機二。獄囚五六人。經半月工始竣。後將櫃與機作爲工場置備。列入固定資本內報銷。木料與木工開支數十金。他若將織成之機頭布作囚衣。作製服。以劣貨售於本監。藉得善價。又以囚人縫紉開列多假公濟私。生涯亦頗不惡。其侵占手段。并不必出戶一步云。

友又云。該獄官前於監獄之貼鄰。購得一屋。由獄內通門出人。日飭囚人十餘輩。服土木糝飾之役。年餘適奉令添造新監於其旁。又購一比連之屋。將折下碎料。築新監內屋。擇斃料添入自己屋中。兩處先後動工。今監房已告落成。而獄官私宅。正方興未艾。過者見門楣之高大。與獄署左右並峙。而服旁奔走者。半皆囚人也。該獄官又於左近購地數畝。將零星舊磚切圍牆數十丈。蓋碎磚不費。

錢購而工則役使囚人爲之。工料兩項皆無需掏出分文。計畫可謂精矣。近且日招太湖石許多入內。將築假山。囚人之方能勝任否不問焉。鄰有士子嘲之以詩。中有朱家園變馬家園之句。蓋其地距朱助廢園僅一箭遠耳。

囚人工場作業之外。有等粗笨不能容入工場。專令其服扛抬勞役。不甚給賞與金者。謂之外役。監獄家稱爲空業。此等作空業囚人。可出獄門入街市。看守押之。以免逃亡。往往有看守一人押領十人。八人不等。每一新囚入獄。不堪幽禁。思充外役。以資活動。則須家屬具切結。店鋪具保結。看守具甘結。同囚具環保結。具結凡四。每一結納費需五角至四五元不等。看守與同囚小帳尙不在內。總之其價額之低昂。視其家況之豐嗇爲衡。無一定也。結全費足。然後給與稍新之囚衣。率之出外工作。如修屋也。扛抬也。挑水也。墾地也。早出晚歸。食人之食。飲人之飲。且可與親族會。妻子遇買食物。買玩具。均所不禁。

此項受雇工資收入後。任獄官自由分配。評其技藝。衡其勤惰。每月至多不過給千餘文。少或三四百文不等。然在雇工之家。固日給七八九十至百餘文。左右囚人明知入獄官之囊。而以兩利之故。

亦不之較。去年蘇城水涸。茶寮無水。可售倩獄囚出胥門外擔水飲者。樂每担價給錢五十文。每日每人挑五六次。則所入三百左右矣。蓋茶肆雇江北人。則非百文一担不可。故獄囚擔水甚爲歡迎。囚人力出於身。獄官得分其潤。誠各得其所矣。

上述外役之運動最多者。莫如江蘇某分監。但因之亦有乘機脫逃者。去年曾爲一上峯修大廈一時。獄囚逃去三人。獄官以爲上峯修屋致代負過多。方要求乃僅予記過了事後。且捕獲一人。藉以塞責。上峯更心照不宣。地位乃安如磐石矣。

南北各監工場出品不下四十餘種。其中最本輕利重者。莫縫工場若。蓋針線熨斗外。無甚大資本。其有舊縫衣機一二架者。已不多觀。縫工至夏日及冬初之四五個月。生涯最爲發達。獄中每有跑街之員役一二人。出外與新衣店或各成衣鋪接洽。如市價值千文者。獄價止須九百。以廣招攬。跑街者從中再得一成。囚人得二成。獄官再分其半。餘歸公家。以作盈餘。新監之中。又設有受負業規。則令裁縫入監督。包每囚一人。日給自九十文至六十文不等。獄官亦以二成給囚人。中分其半。以濟公私。此則省却派人出外兜攬生意矣。

出品中之最利輕本重者莫如毛巾。近來十六支單紗及紅紗藍紗漂粉無一不輕從前加價至十分三四。現在有大多數監獄工場紡織一項。概行停機者。然原料雖貴。至交夏令。此項出貨亦得漲價。出售也。獄官往往自巳至上海等處覓購水漬洋紗來監紡織。漂淨後一無辨別。再使外役囚人連同看守挑往各鄉鎮茶寮酒肆。或沿街叫賣獲利。往往倍蓰。惟入水不久。即毀監獄固不負包退包換之責也。至於名譽信用問題。非五日京兆之所計及者。已新監工場經費充足。獄官每挪作購囚米之用。或營他項私業。或放債生息。甚有以運動酬應等事。用虧者幾乎無監。不然上官亦無調驗之日。即調驗亦可暫貸備驗。或借貨物堆入工場。以圖塞責。至工場囚人。則令糊火柴匣。作外役等無本之事。售品所中。則販他貨以陳列售賣。故監獄囚人。雖恆限於工場房屋之狹小。而因此之故。全監囚人做工得半數者。十無一二焉。過半數者。百無二三焉。甚有一工場之中。實行動手製作者。三四人。而陪坐者。竟三四十人。視其作業表。無不可觀。一查其盈絀之內容。則虧本者實居多數。女監亦多有工場者。其出息自遠遜於男監。然洗濯縫紉生涯。亦自不惡。况裁衣刺繡。又婦人之長技。故亦未必無利可圖。其有獄官眷屬住在獄旁及監內者。可得服役多人。每見獄官內衙女囚三

五○成○羣○穿○房○入○戶○一○似○婢○妾○者○然○此○之○謂○女○監○外○役○
是○故○監○獄○誠○一○閉○關○之○國○而○獄○官○則○儼○然○一○專○制○魔○王○監○牆○其○長○城○也○獄○門○其○關○隘○也○看○守○其○甲○兵○
也○職○員○其○謀○士○也○賦○稅○出○自○工○場○宮○闈○即○在○上○房○領○土○之○旁○多○有○花○圃○菜○圃○以○供○宸○游○寓○目○騁○懷○四○
時○娛○樂○南○越○何○不○如○漢○夜○郎○真○堪○自○大○巡○幸○所○及○偶○入○監○房○則○穀○觶○者○踧○踖○者○叩○頭○呼○冤○者○長○跽○乞○
恩○者○沿○足○皆○是○獄○官○昂○頭○而○過○亦○不○之○覩○稍○一○叱○咤○皮○鞭○荆○條○軍○棍○立○下○加○鏢○上○鏹○減○食○調○監○停○工○
作○禁○書○信○阻○接○見○扣○工○價○猶○其○小○焉○者○也○總○之○在○監○作○囚○人○少○吃○飯○多○工○作○則○或○苟○免○意○外○之○咎○否○
則○凡○百○荼○苦○交○集○於○其○身○矣○

(五) 需索監費

犯人出監人監需費專制時代諒無朝不然作者生于前清目擊其弊就見知聞知記之大約莫盛於光宣之時其時世際末造官吏顛預家丁禁卒乃得惟所欲爲然職官之需索則無有焉卽典史末秩或有不肖之徒略舉染指亦不如今日之盛此亦世運升降之大凡也

猶憶民國初元各省新監絕對無此名目外縣各地方監雖多仍舊習然亦有大半革除者不謂六

七年來新監逐漸沾染。如湖北某監江蘇某分監則且行之有加。而外縣各監即在曾經改良亦皆一律恢復。其未改良者無論矣。不過向爲禁卒之私索。今爲獄官之公費。其異點如是而已。

前述分別待遇。對於犯罪人之特別身分者言之。此節則猶一般普通犯罪人言之。蓋分別待遇。以囚人身家身分而加厚。藉沾餘潤。尋常之囚人不注意焉。此則一律大公。無普通特別之分。質言之。卽人人須盡義務耳。當一般囚人將入監。或初入監時。須有戚友。覓得個中人。邀出獄丁（上述各地方監看守之外。并雜役而無之。然獄官或派人從事。另立名目。各各不同。茲假定爲獄丁。非確名也）或司事。至茶室或酒店接洽。一切謂之講公事。其價自一二千文。至一二百金不等。仍視其家產職業。以爲標準。講得略有緒頭。然後入與籠頭。或號鋪商量全體。既允。乃卽交款。有當時全交者。有先交一半。約以十日八日交清者。以款項或一時難集。或道遠難致。而貧苦之輩。卽一二千文尙須籌畫。所以略爲通融也。

他若另帶花色。如高鋪活鐮。輕鐮。免鐮。及烹飪。接見。予以不限制之權利。則須於例款之外。另加若干花色。愈多。價值愈貴。款既交入。由監內分送。大約獄官得十分之四。籠頭得十分之二。獄丁或禁

率分得十分之三。同監無友。公攤十分之一。南北各監。雖略有不同。然大概如此分派而已。

然亦有囚人絕對不名一錢者。如貧苦竊犯。既無家屬。又無朋友。則雖以嚴威惕之。甘言誘之。而囊無餘楮。身止破衣。關切無人。告貸無地。即亦無可奈何。惟有照例上銬。三日上嘴。棍三夜。食則限以半碗。寢則繫於溺器之旁。出入常帶重鐐。迫令操作服役。種種磨折而已。倘中途有人來探。或送饋送食物者。饋物既非本人可得。并須追索。前入獄時之監費也。

女監之費。大率與男監同。惟上述花色之中。增馬桶費、腳盆費等名目。有友人居鄰。監獄聞夜半爭鬧。其傭婦與女看守。諗熟問之。云某女犯馬桶費、腳盆費、飯碗費。尙未清交。故於通家信時。囑其速行料理。女犯不肯當扣棉襖一件作抵。故爭聲聞及隣里云。

出監時。每先由親族或鄰里地保等具結到監。此雖通常慣例。亦監制再犯之意。法本至善。無如生發。即因之而起也。投結之費。高下不等。如入監時。然獄官獨得者。居多。獄丁則有開鐐費、籠頭則有賀酒費。

人而至於犯罪。自逮捕、看管、審問、判決。動輒經年累月。差費、飯費。以及種種費用。往往不貲。又自入

監以至出監。雖刑期之長短。迥乎不同。總經歷若干時日。中下之家。大半蕩然矣。故至刑滿釋放。多半身無立錫。是其出監時之措置。恆較入監時爲尤難。然涂實。在光棍萬無可設法者。外須令其。及親友鄰居。責令具結納費。囚人急於出獄。自當切於懇求。卽相識者。樂於成全。故監獄之權利。亦不至喪失也。

以法律言之。刑滿之人。卽爲無罪之人。遲釋一日。卽當受刑事上之處分。當囚人以無可設施告哀之時。獄官不加措勒。勢必不肯央求親友。希圖省去幾文。輕他日之負擔。然措勒云者。實際上爲金錢。面子上則爲切結。雖被告發。亦覺振振有辭。况多於刑期將滿之時。預爲布置。故多方逼勒。不生問題也。

予曾見江蘇某分監。有女犯將期滿。因結費之故。女看守來辦公室代懇者。往返六七次。卒由該看守力爲擔保。乃得釋出。後聞歷時許久。卒以該女犯另嫁他人。得資以償。可知無可生發之中。另有他發真屬一絲不漏已。

至若以出監費不足。被扣衣被者。固甚多。而出監後。以無生計。卽有願充雜役。充書記。以償者。予蓋

親見四五人矣。

出監之後。歷月餘而饋物於獄官。看守及同囚人者。予恆見之。蓋此等人。非有家私之鄉曲愚民。卽江湖之大盜。而皆有良心者。若女犯之出監者。亦有常來監視獄官太太及女看守。儼同家主親戚者。其狡黠者。遂爲新入監。新出監者。斡旋規費。從中漁利焉。

出監入監各費。其中各行分配。若何。予窮數年之調查。不能逐行細剖。况南北各監。習慣各有不同。至其各項花色之增加。與價值之昂貴。本無一定。惟在各人自爲而已。以予所知。則釘鐐費。有八百四十文。六百八十文。四百二十文。之三等。開鐐費。大概相同。有等監獄。則較釘鐐爲加甚。則有加至一倍者。

其有老於入獄。語言不遜。或惜費而抑價過甚者。則於釘鐐開鐐時。故意在鐐橈上打痛其脚踝者。有之上以重鐐。或新鐐者。亦有之。

曾見浙省某監。有一老者。犯罪繫入其中。已納五千文之入監費矣。雙足猶加以九斤王之重鐐。老者不勝其憊。適其戚來探見而憐之。因代懇之獄吏。允賄番佛四尊。乃換以極輕之鐐。老者猶嫌鐐

檔太短艱於步履。乃復懇獄丁換之。獄丁索得小洋六角錢一百文之小費。又與開去而重換之。江蘇某獄官之新任某分監也。適前任以越獄去官。未去之先。因全易重鐐以懲之。新官到任。羣囚咸乞恩。賜易輕鐐。獄官乃暗飭看守告羣囚。以獄費有限。無款另製。輕鐐若須更易。苟能自備。亦無不可。於是羣囚欣躍。不十日而大半已易。入方頌獄官之不索費而易。以輕鐐。不知已將換下之重鐐。作報銷矣。添製費報至六十餘元。名利雙收。計亦巧哉。

不幸而在獄斃命。民國以後。不拘從前舊習。亦有從正門出監者。然偏僻之地。及尙有二三分監。仍由偏門。或竟從牢洞拖出。迷信之家屬。及資產稍裕者。恆欲接回故宅。成喪禮。然後門出者。竟有索費至三四百金者。即在牆上曳出者。亦非百金左右不可。其有已入義塚來監。詢領尸骨者。亦往往需索三五元六七元不等。

(六) 抵賣物產

前清監獄中。獄頭禁卒等。往往設押店於監。上文已略述之矣。此項押店。無論獄囚及刑事被告人。甚至監外普通人民。囚人家屬。均得以零星衣物。質錢。其利率與滿期各地。恆多不同。大較自三分。

至六分不等而滿期以五月或十月爲沒入之期其受押之物大半爲當舖所不收而當價以百文以內者爲多沒入之後賣包與舊貨鋪或由禁卒出外兜售是故禁卒籠頭以敲詐所得之錢作本設押輾轉盤剝往往不十餘年已成小康或竟從此起家者民國改之改良各監獄多半將此風禁革然仍其舊者尙多茲則一律如故予曾至南方海濱某舊監參觀聞監房內時辰鐘鐺鐺之聲相繼又見琵琶大鑼等雜物甚多而雨傘銅匙舊衣懸滿壁上是亦一怪現象也

然此則籠頭禁卒之利藪而非獄官之利藪也夫舊監獄之有此種行爲數百年於茲矣籠頭稱爲老班其來有自在今日司法經費支絀獄弊當積重難反之時而欲痛除此等習慣非縣知事任勞任怨司法長官認真整頓萬難澈底澄清雖然獄官亦官吏之一既無力以改良所司之事而反變本加厲且惟利是圖以身作俑亦可慨已回溯民國元年各省司法上官遴選品端學優之員派往各縣改良地方監獄其平庸者旅進旅退無成績之可言若其賢者到任後不知經幾多挫折幾多危險幾多犧牲幾多勞苦始得達其革除舊習之目的而放一綫之光明不謂曇花一現司法界漸就腐敗稍有氣骨者橫被摧殘或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至今大半皆蚤緣後進貪得無學之人前功

盡廢故態。復萌房屋多半失修。而內容之齷齪。無論矣。甚至獄官亦抵賣物產。步禁卒之後塵。師籠頭之故技也。一何可嘆。

司法界之有抵押物產也。其始昉自律師團內當事人於急遽之時。無現款以繳公費。每以田地房產契據。或珠寶骨董字畫抵押於事務。所以作信物。甚有待至訴訟終了。公費猶不能措。繳者則律師往往倒找若干以作買入。或則逕自收用。或則轉售於人以收販賣之利。此固律師推廣生意之方法。所謂變通盡利也。監獄中有未決犯及控訴人寄禁在內。獄官見其與律師交往。有物品作抵之例。於是涎其利厚。而道廣。凡於入監費及在監使用費無著時。亦從而效。尤於是囚人亦有以物產來監作抵押者行之已久。凡已決犯及犯人家屬均紛至沓來。禁卒籠頭務其小者。獄官務其大者。資本益豐。獲利亦巨。有時竟兼營販賣利愈厚矣。

獄官臨去任之時。往往有限一月取贖者。逾期則競賣之。或自己逕行找價沒入。或移交於禁卒籠頭。此等事在北方諸獄行之者十之三四。南方則十之一二而已。

抵押之利。予聞北方某監爲最重。然亦不過月息五分。但有抵押成本積至四千餘元者。其月利卽

有二百數十元之收入年餘即對本對利致富之術未有速於此者

期滿之時大都無定介紹人如有面子亦可延至一二年但利息須按月照繳不得拖欠其尋常物件或由禁卒等携入抵押大率以六個月爲限但亦可設法展期祇須獄官無調動消息而已

抵押之物最佳者爲大小麥囚人家有收穫冀得善價以糶新貨上市往往不願入肆囚在獄中先得現款應用待至青黃不接無力取贖之時獄官再找價若干扣去利息若干即買入作爲囚糧囚人藉以獻媚獄官即有損折亦所甘心局外之人但見麥之紛紛入監也但知獄官趁新麥上市糶作囚食而不知其多財善賈也縣知事尤贊其能墊款預購囚糧更多器重之而遇事則竭力呵護之矣

抵押物之最呆滯者爲田地契據蓋客籍官吏不諳放租收租之法萬一不來取贖亦未便遽往收其土地獄官對於此等抵押物處置之法踰期之後催而不贖者祇有找價若干令其邀同中保立契絕賣而仍令本人爲佃然後遍托本地士紳工商爲之轉售有贏無贏在所不計惟求原本利不虧而已以本鄉人買本鄉人田地恆多糾葛由官經收轉賣而出殊稍穩妥且也獄官必邇縣署凡

過戶驗契等手續。既省費用。時間亦速。緣是之故。此項抵押品。人往往多樂受之。餘外零星小物。多係籠頭禁卒之權利。然有時獄官亦細大不捐。以其成本輕而獲利重也。例如戒指首飾之類。倘購諸市價。需十餘元者。祇須五六成之代價。即可奉諸內室。取媚獄官太太之前矣。蓋此種物品。沒入者多。即令取贖。亦樂得於未贖時炫耀幾日。推之他物。皆合用者。抵價平而沒入之期短。不合用者。抵價低而沒入之期長也。

第二章 職員

(一)要挾

職員上則稟承獄官。下則率領看守。種種弊端。欲爲而不得爲。不敢奪獄官之心也。亦思爲而不屑爲。恥於師看守之技也。按月領此三十。或二十。或僅止十餘金之呆薪水。尙欲吃上等飯。穿上等衣。或送官禮。又麻雀藉應酬。以冀升調。種種費用。已屬不貲。至於仰事俯畜。在平日節儉者。已虧一半。否則全無着落矣。無事時猶且如此。一旦家有疾病死喪。或新舊獄官交替之時。在有恆產。有幫助者。固不難支持。非然者。恐慌立至矣。因此之故。全神貫注。莫不集矢於獄官之一身。思乘隙攫取聊

以○濟○急○其○有○以○嫖○賭○致○窘○亦○以○要○挾○獄○官○得○資○以○救○燃○眉○此○予○曾○親○見○之○而○聞○友○人○言○者○尤○不○止○一○次○前○年○某○監○曾○有○互○訐○之○事○予○并○居○中○作○魯○仲○連○焉○

要○挾○之○法○無○非○紀○其○私○事○通○其○私○人○摘○其○私○帳○竊○其○私○信○甚○至○探○其○家○醜○誘○其○非○爲○待○至○事○已○成○實○據○已○確○鑿○乃○先○揚○言○有○人○欲○攻○有○人○欲○告○其○有○已○脫○離○而○去○者○乃○以○明○信○片○書○其○大○略○情○形○露○其○不○平○之○氣○獄○官○恐○其○宣○布○也○必○急○於○浼○人○緩○頰○矣○(參○觀○獄○官○對○付○員○役○章)

前○數○年○北○方○某○監○將○囚○人○鞭○背○致○死○書○記○某○大○講○人○道○主○義○立○刻○拂○衣○而○去○獄○官○懼○甚○飛○飭○其○父○追○回○哀○懇○敬○送○五○元○交○通○票○二○十○葉○次○日○廳○來○相○驗○該○書○記○在○旁○獄○官○又○袖○十○金○以○贈○卒○以○檢○驗○吏○未○翻○背○視○察○遂○寢○其○事○

又○南○方○某○獄○官○入○監○巡○視○誤○將○臥○地○囚○人○踢○傷○下○部○小○便○流○血○職○員○某○代○該○囚○人○告○訴○不○遺○餘○力○獄○官○倩○人○作○和○事○老○該○職○員○索○款○三○百○元○再○三○確○商○非○二○百○元○不○可○獄○官○恨○甚○聲○稱○願○填○城○門○不○塞○狗○洞○卒○被○起○訴○以○百○金○贈○罪○并○撤○任○焉○

又○江○北○某○獄○官○書○默○亦○登○徒○子○也○正○月○十○五○在○署○慶○賞○元○宵○飲○已○微○醺○被○一○素○所○倚○賴○之○職○員○誘○至○

市○上○酒○家○復○飲○醉○後○忘○其○所○以○見○酒○家○幼○女○直○前○摟○之○追○至○廚○下○次○日○該○職○員○遂○唆○酒○家○聲○言○欲○訴○獄○官○以○強○姦○幼○女○未○遂○之○罪○并○欲○登○報○以○恐○嚇○之○該○職○員○對○於○酒○家○謂○願○作○見○證○之○一○而○對○於○獄○官○則○佯○作○代○為○扼○腕○之○狀○多○方○為○之○斡○旋○於○是○獄○官○欲○保○地○位○不○得○不○典○質○衣○服○抽○挪○公○費○湊○金○百○朋○以○息○其○事○實○則○徒○飽○該○職○員○之○橐○彼○酒○家○止○得○十○五○金○猶○請○其○妻○一○席○酒○以○酬○之○

又聞南方某新監獄官之初到任也一科主任某素與有隙知必被擯乃預竊卷宗藏於監外以爲挾制地步一科新看守長某知其謀勸獄官不遽撤換後卷宗果徐徐歸還獄官乃乘其不備驅之使出該主任恚甚乃羅列其劣迹如任用私人尅扣囚糧等多款自己具名赴京投部呈控部即行文飭查獄官乃四處托人關說并備上等酒席多桌遍宴與派查員之有關係者紛擾一月有餘費去百數十金後仍與該主任賄和方以事屬前任所爲新任正在去其舊弊等語含糊答復餘均以查無實據了之

又聞去年北方某獄官將刑期已滿之女犯以制錢二十千納爲側室托友眷攜帶回籍行未三日而中途捲逃獄官飭親信某職員趕往偵查六七日後信乃至閱之乃女囚口吻也略謂恥爲老爺

小妾今借某先生終白頭矣。如予追究定報以反訴云云。獄官雖忿不可遏。然卒無可如何也。諸如此類。爲獄官者稍一不慎。卽爲職員所乘。其有小小借貸。與借端請假。或懇乞詳保。以獄官記名等事。猶屬忠厚人所爲。但獄官亦有不知好歹。并此亦斬而不與者。必至激成事故。受極大之損失。其手段圓融者。對付靈敏。方足以駕馭諸職員。而爲我所用。嗚呼。誰謂獄官易爲哉。

(二)偷竊

新監第三科職掌工場作業事務。凡出品及原料。亦歸儲藏。外縣各監之有工場者。雖多由獄官自己兼管。亦由書記儲發。於是偷顏料。偷零頭布。偷牙刷。偷絲線之種種行爲。視爲固然。一若取之無愧者。甚有改易工場作業表。而將製成之物數減少。乘隙作弊。偷毛市。偷草蓆。偷草帽。編偷皮鞋。或由身上帶出。或趁售品之時飛貨。種種伎倆。各人各做。要皆瞞獄官及其他一二人而已。至於縫紉工場製衣例。不給價。至於信箋信封。尤屬尋常之事。往往出監後二三年。尙未用罄者。故凡曾在監獄管理材料事者。其家中用品及親友鄰里用物。大半出自獄中。蓋亦如曾司稅務事者之食物用品。取之不禁。用之無窮也。然彼則明取。諸商人雖不免爲侵掠之行爲。此則暗取。諸公

家實確係盜竊之性質。故監獄作業每每有虧無益甚者。已有一部分之停辦。則若輩侵蝕之罪。可勝誅乎。

夫所謂職員者。大抵屬於上流之人。而行爲之卑劣。若是何也。蓋公家之物。視爲公共所有。予取予求。不汝瑕庇。彼固視爲應享之權利也。予以盜竊二字甚之。亦責備之義耳。

(三) 謄寫

謄寫者。倩囚人爲之謄寫也。非職員自爲謄寫也。其實亦侵占之一耳。亦偷竊之類耳。其區別之點。一則對於物作非其有而取之之行爲。一則對於人使行無義務之事。無以名之名之曰謄寫。

新監照監獄法分三科。第一科乃職掌文書。凡公文往返。造冊造表等事。皆科中看守長及主仕之二人爲之。然戒護上仍須照章輪班值夜。近年來具文之多。表冊之細。無以復加。卽一計算底稿。及詳送。恆須三四分。有時獄官在家中做成計算。後或以發票。無著另開費事。或以尙有可以虛報之處。猶須添加。每已謄清。多分而仍易稿者。因之多寫五六千字。獄官而吝嗇也。雖有額外書記。薦來以怕破慳囊。辭而不納。則一科之謄寫更苦矣。

他若外縣舊監。既無書記名目。祇於獄丁中之能書者。或在外另雇一人辦公。但當造月報時。一人甚形忙迫。緣此之故。往往諉其責於獄囚職員。對於獄囚恆使之行無義務之事。而此文墨之流。但至其任。謄寫之勞。猶爲優待。或將公文表冊。送入監房。或令至辦公室。一人不足。則兩三人爲之。於是職員得減少其辦事之時間。而此身逸樂矣。但獄署行政之手續。卽一舉一動。莫不爲囚人所窺。窺傳知全監。卽職員中之謔浪談笑。亦爲囚人耳目。熟習對於戒護上威信上之重要問題。曾不之計。其廢弛損失。爲何如耶。

至於囚人之能書畫者。對聯披軸。遍室皆是。不但自懸。并將分送親戚。好在囚人因之消遣。於意亦得。况於職員之指揮。尤有不敢不遵之勢。古人位至卿相。尙知獄吏之尊。况此區區染翰之薄技耶。謂予不信。請至監職員室參觀一二。方知予言不謬。

其在外縣各監。經費支絀。用人無多。囚人謄寫之事。情尙可原。或逕由獄官授意。咎亦不在職員。若新監之一科。既責有專歸。卽當忙迫。二三科亦可通融。次之教誨師、醫師、無事時稍盡義務。亦不爲過。乃人情好逸。竟無底止。有此不須辛資。免費飯食之人。樂得令其朝夕握管而已。則出外酬應。或

雀。或。花。道。遙。自。在。道。德。問。題。職。務。問。題。本。非。若。輩。所。知。何。足。責。哉。
然。而。爲。囚。人。者。身。居。圜。圉。惟。所。欲。爲。卽。此。筆。墨。微。勞。真。屬。求。之。不。得。况。任。謄。寫。之。職。者。職。員。每。假。以。
詞。色。或。與。他。囚。代。作。呈。詞。與。職。員。有。息。息。相。通。之。隱。不。啻。登。地。獄。中。之。天。堂。誰。復。講。權。義。之。分。際。而。
不。竭。力。以。獻。媚。耶。

(四) 其他

謄。寫。之。外。有。各。種。無。義。務。之。事。而。強。使。行。之。者。不。能。一。一。條。舉。其。目。只。得。以。其。他。賅。之。
其。他。之。事。如。令。囚。人。爲。其。剃。頭。修。面。洗。衣。縫。紉。藉。圖。省。費。此。等。使。役。在。二。科。及。下。級。職。員。往。往。飭。令。
爲。之。予。於。去。年。冬。至。北。方。某。監。見。有。書。記。某。高。坐。火。炕。上。而。令。囚。人。爲。之。扞。脚。予。初。未。知。其。爲。囚。人。
也。繼。見。其。足。上。帶。鐐。乃。始。恍。然。大。約。此。監。却。禁。有。能。扞。脚。之。人。否。則。此。道。斷。非。率。爾。者。所。能。奏。功。也。
予。又。曾。見。某。監。囚。人。至。辦。公。室。爲。職。員。修。面。見。其。所。攜。之。木。匣。中。一。切。用。件。極。爲。精。備。予。揆。其。必。各。
職。員。合。資。所。購。者。乃。問。之。曰。此。中。用。件。精。而。且。備。價。值。幾。何。囚。人。遽。僥。言。曰。我。家。本。開。理。髮。店。此。物。
乃。店。中。攜。來。者。予。方。知。刀。剪。之。類。亦。可。由。探。望。送。入。然。而。危。險。殊。甚。焉。誠。利。令。智。昏。矣。

又聞職員之子女亦常徘徊於監獄中。恆由囚人爲之剃頭修面。至三節則賞錢一二百文不等。他若職員家屬及親戚之有衣服縫製者。必送入監內。令囚人爲之。每件亦給與工資。但祇數十文或百文。較市價低廉而已。

洗衣皂刷均由職員自購。用後仍繳入職員房中。恐其竊用也。雖然。令囚人爲職員洗衣。情理上尙說得過去。至於將家中兒女衣服一切送至監內。令其洗滌。似乎太嫌過分矣。

女監本以洗衣爲工作之一。然價值等級却大有不同。聞之個中人云。職員家中之衣。向到節邊。隨便賞給看守之衣。無論大小。每件十文。尙須追討稽時。方收得到。收到後。女看守仍照常扣價三成。餘作肥皂錢。至在監外由女看守收來之衣。每件則僅較市上通例便宜一二成而已。

縫紉之針線。向令囚人於工場中剋扣所餘者貼用。至萬一有色樣不合者。乃始略爲購置應用。予前年至某監參觀。見工場中有無數字畫屏條。糊在壁上。初疑其尙有裱糊作業也。及抬頭一望。見上款皆本監職員行號。方知其役使囚人作裱糊匠耳。

一監之中。每禁有囚人數百名。芸芸赤子。不幸而習惡犯罪。然當少時。父母必予以行業。故囚人之

不事生產者固多。而有一技一藝之長者。實不乏人。其本來一無所能之浮浪人。究居少數。治獄者苟能因勢利導。裕國裕民。功非淺鮮。無如一船貪污無學之人。非特不能體刑期無刑之心。與愚民更始。乃視爲利藪。同惡相濟。一至於斯。良可慨已。

第三章 男看守

(一) 賣紙烟

外縣各舊監。近年來水烟旱烟。早已弛禁。而新監獄規模既大。經費又足。囚人吸烟。向懸厲禁。蓋吸烟必須用火。燃及衣被籠柵。在在可慮。然囚人羣居寂寞。於無聊之中。思得此以稍解煩悶。而有烟癮之人。尤有性命相關之勢。往往百密一疏。門開方便。亦意計中事也。

從前偷買香烟之事。祇雜役爲之。而雜役之中。又祇廚房中及燒水灶之夫役能爲之。蓋其能雜役。不能與囚人接近。祇水灶廚房。囚人每日必三四次來擔水挑飯。於此時機。即可交遞。或將此烟包塞在灶角及竈櫺之內。互約此一定所在。錢物交換。此事雖與巡邏看守暗通。然有時恆被職員。或職官查出者。近年廚灶雜役。且被裁撤。緣水灶囚飯。均用囚人服役。於是紙烟一項。無輸入之機關。

矣。不謂囚人正無計可施而看守乃大利獨攬矣。輸入之額較之從前雜役之偷偷摸摸。不啻數加十倍也。

看守之有資格者。十人或五人。合資購大匣紙烟二三匣。各人分藏入內。在外躉批。每包十支。各牌平均約價五十五六文。入內售於囚人。價則一百二十文。或小洋一角。其利相倍。而有餘。予聞最大之監。當銷場最旺之時。每日可銷兩大匣（即二百包）。然則每日出息。可獲十千文左右矣。

然如江蘇某分監。各種出息。較他監爲優。獨於賣紙烟一項。則不如他監遠甚。聞有營此業之看守。言每月祇分得餘利千餘文。其故由於此監外役囚人。成羣游行街市。即由此項囚人帶入。以遺餉同人者。實居多數。然囚人之得爲外役者。類皆出資若干。取得出監之資格。故其販賣紙烟。亦以金錢買得之權利。看守心雖不甘。亦無術以禁止之也。

惟此等賣紙烟之看守。非獄官或職員親信之人。即資格已深。辦事勤能。上官所倚重之人。否則不能賣。亦不敢賣焉。

會聞某分監於前兩年時此等生涯由獄官之子某專其利并將潮烟火柴一律壟斷後被看守上
匿名信於司法上官乃止

看守上班例穿制服制服有袋於是紙烟火柴均儲足而上崗然此皆預備臨時零賣者價則每銅
元一枚賣新牌紙烟一支附以紅火柴三根若老牌各烟概售銅元三枚兩支而附以紅火柴一匣
若需竹烟嘴則十文一只

他若一包一買之紙烟非由外役囚人帶入即由夜班看守由籠柵隙遞入無須白日零售矣
若須用呂宋烟則兩角小洋起碼物品高下價值不一然利息則較重於紙烟因此等囚人必豐於
資者多出幾文所不計也

北方各新監大半偷賣旱烟予所見遞入者每包僅如雞卵大聞價需二十五文而吸烟之管其長
僅如筆梗每一支價亦需二十五文黑火柴則十文一匣

今春予在馬路之旁見有無賴多人合提一大竹篋賣霉而失風之紙烟口中高聲大唱每包十支
只賣一個銅元途中鮮有購之者乃忽有穿長衣目灼灼者二人特來購其九十包揀而又揀乃去

余訝其狀似老於江湖。何以少於閱歷。頗覺懷疑。當時喜事心勝。乃隨之而行。未幾見其入一看守所。乃恍然知其販於貧苦羈禁人吸者耳。

予之至友告予曰。予初任某縣監獄。其時該監看守四十餘人。良莠不齊。夜每爭鬧。訪之皆賭博之結果也。然屢次搜查。既未見竹牌紙牌。并象棋圍棋。而無之一日。在字紙籠中。見紙烟牌之畫片。無數。細閱之。背皆塗墨。而畫面皆有么五么六等式。用筆管墨印者。予因賭具。即想到每見看守臥室。大小紙烟匣及錫紙蠟紙甚多。必販賣紙烟無疑。即據此從嚴懲禁。兩旬始絕。

(二) 賣鴉片

民國元年。外縣監獄之稍事改良者。鴉片已一律勒令戒淨。其未改良者。形式上亦稍事斂迹。至新監則向無吸鴉片之囚人。即有新從外縣送來。或新判決者。亦由醫生驗過。即有烟癮。每於病方中。略加如意丸。或清心丸。少許。其實即戒烟丸之變相也。久而久之。亦自無癮。不圖時至今日。而情形一變矣。

至於北方。如陝甘一帶。從前既未改良。故今監中。即職員獄丁。皆公然一榻橫陳。情形與二十年前。

無少異。其囚人在內設燈者。尤比比皆是。蓋該處本產烟。土價亦不貴。居民視同飯食故耳。南方新監。本極端無吸烟者。自間有烟癮之人來任獄官。及職員。謬種流傳。傳染甚易。始而看守效尤。繼而囚人從風。自一二人作俑。流毒及於數百人。始作也簡。將畢也巨。良可慨已。

獄官及職員所吸之鴉片。恆由看守爲之販賣。前年某新監囚人與某監對調。羈禁至數十人。分多次遞解。而每一次帶有照會及公文。由看守囚人押行。於是看守卽以上官所交之資本。購土多包。藏在囚人衣包及身上。沿途無礙。其至本監。卽由原看守行搜檢事。一無破綻。

新監少數囚人之有癮者。無非吞丸藥。與土皮。或生土而已。看守代爲購入。每次聞須錢百文云。鴉片買賣之最盛者。除外縣舊監之未經改良者外。莫如某某新監。其始由於新入監之囚人。素有烟癮者。一入監後。卽納進監費。而又多方賄賂。冀得在監自由吸烟。於是。有金錢者。逐漸沾染。卽無力。往往盡財事囚之義務。而沽其餘潤。幾使本監之囚人吸鴉片者。爲原則不吸者爲例外矣。夫在監外吸烟。稍一不慎。卽被逮捕。罰緩判罪。在所不免。卽幸免敗露。亦終朝恐慌。而無安枕高眠之日。一入監獄。反可放胆大吸高枕。無憂蓋監獄重地。閑人殊不能入。卽因公而入。亦必先由門崗。

通報守監門者。早已有備。是監獄乃一最有保護力之烟窟也。

獄中賣鴉片者。從前皆籠頭及禁卒爲之。自一經改良。其利權乃操諸看守之手。有時或書記爲之。甚則獄官且染指焉。

鴉片之來路。大半由本地無賴販入。或由囚人家屬販來。有時看守亦籍端請假數天。出外販土來者。煎烟膏之時。恆在半夜。儲烟膏之處。多在床下。煮烟膏之器。則往往藏在柴房。

囚人家屬。鴉片送大缸小膏入者。看守必挑出其幾分之幾。或供自吸。或和入料子。轉售於他囚。獄中鴉片之價。聞以小洋二角起碼。烟炮每枝小洋一角。土皮每包三十文。過籠紙每張二十文。其價照市上私賣。每加十分之三。四。

其有非看守之烟。而由市上來監挑賣者。價稍低廉。然皆由雜役介紹而來。因病而吸。非有長癮者。看守以其非長主顧也。姑亦聽之。否則不容其攪奪矣。

予參觀至某監。東見雜役室中。有一人躺在床上吸烟。詢之。乃擔糞去也。其糞桶藏在該役之床下。初亦不解其故。後聞不越月而獄官交卸。該獄丁亦連帶罷去。煎烟之器具多件。卽由此担糞者藏。

在灰蘿內挑出方知前此布置之妙也。

監中吸烟之器大抵陋劣者多。其富厚者錢可通神。舒服等於家中。槍鎗之屬依然精妙。所不必言。若普通之囚。及貧者呼吸烟泡時。每以細直竹筒如潮烟管者。或三四人合一燈。一吸而盡。盡則藏燈於地板下或壁中。

其獄官予之門下士也。任某監時。曾搜出前清禮帽上之金銅頂子多枚。嗅之烟土味殊甚。知以之爲烟斗者。然不知其如何裝法。曾送一枚於予。予再三研究。其用法竟索思不得。

(三) 賣藥酒

外縣各監對於囚人飲酒一事。亦無絕對禁止之明文。不過恐其多飲。酗酒滋鬧。及齊心集飲。趁與反獄。所以每予限制。新監之向不許囚人飲酒。然囚人之有劉伶癖者。一若烟癮之不可容忍。恆多方要求。記辭骨痛或風麻之疾。求飲藥酒者比比然也。

獄官對於此種要求。或憐其疾病而逕許之。或明知其諉託。因其尙無大害。不爲已甚。則亦不拒。不料此端一開。看守之利源又多關一門矣。

監獄中買酒情形。雖各不同。而大要可分三類。

一如舊監獄。則納進監費後。可自由委託買辦。持瓶往沽。祇由買辦賺折扣而已。

二如新監獄。則有直接賣間接賣之兩種。

何謂直接賣酒。則如看守數人合夥。合資販得木瓜酒、長春酒、五茄皮酒等各種儲之瓶內。囚人欲購者。則每杯五十文、八十文不等。猶番菜館中之賣勃來地酒然。

何謂間接賣酒。間接賣酒者。非賣酒也。乃賣報告書耳。夫零星買飲。在量之小者。適可而止。尚屬無妨。若飲量既大。則區區杯酒。不足以潤其饑吻。况價既過昂。又須現款交易。如日日飲之。飲必盡數。杯則費已不貲。勢必如鴉片。不能持久。可知於是看守乃設一變通之法。以兩利之。其法囚人給看守銀洋一元或數角。自己具一懇求書。再由看守具一報告書。說明某番囚人之風濕。若何情形。從前若何飲藥酒。而愈。今舊病復發。甚劇。非公家給藥。所能愈。應否准其姑飲藥酒。俾早日告痊。免致傳染云云。附書於看守長及醫師。大半無有不准許者。從此囚人家屬。可恆以藥酒一二瓶送入門。衛以看守長之准許。自不之阻。看守雖拋棄賣酒之利益。而一紙報告書。居然有效。間接亦受其利。

益矣。

况送入之酒每存在醫師處看守日日持器往斟又可多取若干和以糖水或劣酒再售於其他囚人此又不費本之生涯也。

至於令囚人直接遣人往市沽酒如上述舊監獄者看守之出息不無少減然市肆往返究屬不便看守仍得預儲以待當酒罄興到時每得善價而沽予嘗見一看守床下有酒瓶十餘晚飯時由其他看守持碗來代沽者絡繹不絕頃刻之間銅元已滿一篋筒大約有二千餘文矣詢其本需若干答以千文左右然則所賺之利益約有對合云。

(四) 賣菜點

舊監獄之買辦專爲囚人奔走實一無工食之雜役耳兼有以禁卒更夫充之者新監獄雖有少數分監仍有買辦名目而大半皆惟雜役三四人專爲職員及獄官所驅使從無與囚人接近者於是囚人有所需必看守是賴看守爲之代辦而飭外役囚人遞入蓋外役囚人本一如看守之夥伴其對於同囚驕而且狠看守與獄丁與之狼狽爲奸各得其利矣。

某監看守三人合立一公司。每日早晚由其家中送煮熟之菜入監。形式上固爲自己所食。其實則藏諸臥室內零星售於囚人。

予又見某監看守在一醬園內購乳腐兩大縷。醬菜一縷。後聞個中人云。每月如此買入。須兩次。蓋皆數人合資與囚人做買賣耳。

隔宿之蔬菜價值殊賤。予嘗至某監見囚人祇以小制錢四文向看守購得辣椒炒青菜半碗。蓋此皆極貧苦之囚人耳。

他如外縣各監。值廚房之書記或獄丁。并設菜館於監中。予親見其監廚內。雜陳雞鴨魚蝦不少。見外役囚自監門內出報曰。某人雞一角。某人魚六十文。瞬息之間。有一二十人來購者。主其事之。養飯囚人一一記之於簿。有如獄丁者一人。乃刀俎齊下囚人之外役者。一時幫下油鹽醬醋。狀甚粟六。忙畢乃用大盤送入監內。

予又至一外縣某監。曾宿四宵。夜深時入監房參觀。見有獄丁某值夜。於大瓶內取雞肫肝二枚。授予曰。可作夜點心。嘗之鹹而且硬。詢所自來。乃曰。平時積而成者。予更視其瓶內。至少尙有四五十

個當此獄費支絀之時。獄官未必日日吃雞。大約亦係賣雞肉與囚人故也。買辦代囚人買物。照習慣上。門房例須先扣一成。買辦既無工食。全賴此買賣出入。藉沾利潤。從中折扣。不言可喻。是以購入之物。既劣且貴。較之本廚房之食物。不如遠甚。是故囚人大半樂購廚房食物也。

雖廚房之菜蔬。未必不大漲其價。但比較上。猶覺價廉物美也。况廚房中可以掛帳。而買辦則無力墊款。動須現資。有此二點。生涯之盛况可知矣。

至於每日早晚點心什物。監內祇有蛋炒飯、各式湯麵、炒麵、水餃、菜粥等。價各不同。而菜粥則最爲便宜。前四年予參觀至某監。見各種點心。動需白文七八十文。或五六十文不等。而菜粥每碗祇售二十文。雖粥色黃黑。然在監中。要以此物爲最公道矣。

鄰家有業花匠者。與予閒談云。前曾充某分監看守。其時捱次值班。而於每夜上九時至十二時之一班。須逐籠詢問囚人。詢以明晨所買點心。收錢後彙入帳房。由帳房給條。向一熟識之山東餅店定製。翌晨往攜大餅兩籃。約二三百塊不等。其餅狹而且薄。分派時。囚人每嘗罵萬端。後偶詢之於

店方知實值每塊止六文而已。且此店爲獄官老太爺合股所設，故特別專利也。然而囚人苦矣。花匠又言吃大餅者，大抵貧而年壯，食量過人之輩。如此百弊，腹削不啻，舐刀頭之血，況獄飯兩餐分量逐漸減少，長日如年，愁眉忍飢，情實可憫。餓鬼地獄近在咫尺之間，慘不忍觀。吾所以棄此職業而改圖也。若夫吃蛋炒飯、湯麵、炒麵、水餃等之富囚，則雖價倍於市，彼之力猶足以購。雖同一敲詐之性質，猶爲彼善於此。

賣菜點之附屬生意，猶有柴火、作料等費。收入囚人有自己委托買辦，買生魚、生肉之類，須廚房爲之代煮者，或囚人家中送來食物，須加湯煑熟。食者則另納柴火及油鹽等作料費。每次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不等。所收之錢，另在灶畔鎖一錢筒，投入其中。每晚倒出數之，一如飯店之盤小賬然。

(五) 代典質

從前舊監買辦代囚人出典衣物，照習慣每當本百文，扣力錢五文。今各監囚人如納足進監費後，無論典在獄內，或代典獄外，均不另取扣頭。但予聞各新監內看守代囚人典質，往往並當票而無之。非第不知當本若干，且干從贖取此名爲代典，實則代賣了。

予友云。予前調任某監獄官時。查領置室（囚人進監例將錢物衣服交看守繳進存於領置室內。至出監時然後交彼領去）內各架空無所有。詢之則皆看守代爲領去應用矣。既而想時方五月。奚用棉衣褲。衆囚人領去何爲。因至監房審視。見囚人皆穿單囚衣。並無自己衣服在內。疑而詰之。方知領出之衣。恒換香烟吸者。有托看守代典質者。予欲得其當票。擬以質問看守。僉又謂向無當票取回。

各監獄有獄官作抵押主。如上篇所述者。則看守或獄丁。一如富典之夥友。照例有種種折扣種種。酬給一如紅利之分潤者。然有一等僻縣舊監。則獄丁與籠頭合夥作抵押生涯者。尤多。蓋純是前清之積習也。惟押入之物。類皆破碎不堪者居多。利息雖厚。事甚繁瑣。且無大宗貨物出入。故終年進項亦有限焉。

囚人雖人品不同。而貪吃懶做者。究居多數。監中既有種種食物及消耗品。當無聊之時。樂得祇顧目前。典衣質物。不計其他。爲看守者。既剝削於分內之折扣。復侵蝕於分外之乾設。既無當票證明價值。則隨意給予幾文。其物卽成泡影。然日復一日。後此特何以爲計哉。又聞予友述及一事。可嘆。

尤可慨矣。

予友任獄官時。極熱心於獄務。而對於囚人。尤極親愛。將欲運廣長舌以革其非心也。但爲所感格者固多。而終於下愚。不可教誨者。實居其大半。予亦留心監獄。常與之研究改良之術。今略記其言。可知看守之代典質。固爲無良之行爲。而囚人之本身。實多難雕之朽木焉。其言曰。新監囚衣。雖不完全。然大半由監獄發給者。隆冬之時。例給每人棉衣褲一套。（按此乃民國元二年時之例。至三年外縣監不復給矣。）囚人以外有棉衣。卽將裏衣之單者。脫下交看守質賣。及至二三月時。棉衣暖不能穿。乃剝去棉絮。又可變易錢物。而止穿夾壳子矣。至四五月夾衣。又嫌熱時。乃將此夾壳子分而爲二。又將其一片再托看守出賣。典故每至五月中。入監收取棉衣時。能全繳者十無二三焉。此等惡習。雖屢次從嚴懲罰。終不能改。洵平下愚不移矣。

（六）代匯款

囚人於家屬來探望時。本不帶衣食錢物送監應用。但恐有危險物夾入。故於衣食。則細檢查之。於金錢則領置後。任其臨時撥用。蓋金錢尤爲越獄謀介。是以與險危物視同一律。且并不許多送來。

監多則還令原人帶回。籍免代爲保管之匪易耳。

夫金錢之由探望而送入者。既多周折。又被限制。且於零用時。仍須由看守代達轉買。有時看守有意假忘。則欲食無所得。欲買又未能矣。故家屬及囚人。如有素稔。或稍可靠之看守。皆願將款匯至其家。或由人逕送至其家。送達之後。囚人自己必有信給其家屬。以作收據。此信卽由看守帶出。不由二科轉出矣。

有等囚人。生性浪用。家有所給。不日用罄。則家屬往往因之。亦以銀錢交給看守之熟識者。令有所需。卽向看守商取。不予現金。資其揮霍也。然此等辦法。不幸而該囚人死亡。看守卽吞沒其遺款。看守代囚人匯款。逢節其家屬必有所饋。或逕酬銀錢若干。有時款來後。先爲看守頂用若干。則酬謝金亦因之而扣。

某生就予校肄業多矣。又隨予辦事亦甚久。前年出任某監獄官。前任方以越獄案去職。故接事後。乃厲行搜檢。聞其於監獄中搜出大洋十七元。小洋三百餘角。銅元一千三百餘枚。小制錢六千餘文。而查及領置所儲。共合總數不滿二十金。以此可見看守代爲匯入之款多。而交明公署之款不。

及三分之一也。

看守代匯款。亦有竟被吞沒者。蓋看守或於將離職時。自知與監獄脫離關係在。反方多招攬囚人。囚人不知其將去。乃函催家屬送款至監。看守待款到手。一去杳如黃鶴。囚人及家屬均未之知也。或事已經旬。家屬來函詢問。有無收到。或偶因探望之際。詢及囚人。始悟受愚。家屬有據此質問獄署。然獄署亦不能爲此追索也。

蓋看守既爲此脫騙之事。則必先將家眷早日他遷。有并家眷而無之者。平時僅以某店或茶肆酒肆作臨時匯款通信處而已。

是以有明白此等弊竇之囚屬。仍願以給款交寄門衛。蓋門衛收到此款後。無論來自郵局。或送日親友。均當場給付收條。蓋有獄署圖章。囚人卽有接不到款之時。可將原收條呈請查究。獄署見此收條。何日何時。何人值班。不難一查而知。卽原收款人已去。而竟追不到者。二科亦負賠償之責也。

(七) 賣輕錄

文明監獄固無上錄之必要。然戒護上慎重起見。且對於不安分之囚徒。非是不足示懲。乃因此間

題而生發卽於是出焉。

輕錄問題。前篇已略述一二。惟上述事實。獄官與職員等通同之行爲。茲則專爲看守之利藪。固不嫌其重複與混淆也。

蓋舊式脚鐐。輕重不等。恆相差至四五斤之多。照監獄規則。本當量囚人之體格。罪質。性情。身分。以爲衡。且有不上脚鐐者。新監獄尤多。蓋戒護教誨。兩有成績。不必定需此瑯瑯束縛也。

囚人心理。孰不欲得輕便之錄。惟不先以重錄加之。則慳囊不破也。故囚人之欲以重易輕者。須給看守一金或數角。其多者。或且數元。看守得此代價。乃爲之製報告書。證明某番囚人身弱多病。請易其錄。或竟請開去之。若此術不售。越旬餘。乃報告於科長。謂某番錄釘錄繩磨擦已久。將欲損壞。請易其錄。科長恐戒護之失察也。未有不立飭更換者。於是舊重錄去而新輕錄上矣。

錄之輕者。止一斤十四兩。則其價更貴矣。外縣舊監於進監費內。有種種花色。新監無之。故隨時得以取利也。然有數分監。仍收進監費者。則此等出息。早已各各勻分。然半途亦有易錄之臨時收入也。有時獄官明知之。亦明賞其作弊一二次。以酬其鷹犬之勞。

(八) 租被褥

新入監之囚人有無資購被褥或不及購送被褥者暫托看守或獄丁代爲租之看守或獄丁如自己有被褥出租則每件每夜收價七十八十文不等

他若代爲衣店或客棧內租取者除原價若干外每件每夜照扣十文

夫租被褥本極尋常之事亦極瑣細之事無所謂舞弊也然本篇之紀述務在得監獄之真相一舉一動無不備載則有志改良者披閱一過即可去其太甚而漸圖進行也

況乎代租被褥雖一種方便之行爲亦一種剝削之方法試思富厚囚人錦繡華美疊褥重茵固無所用其租而赤貧之流又安得每夜數十文之間資得以草薦禦寒已屬幸甚惟普通囚人看守得玩諸股掌之上而多一種名目即多一門進款也然則被褥之租豈與獄務一無關係哉

(九) 饋物分肥

探望之期或定星期或定朔望或定五十各監不同除少數特別囚人或外縣各監規費充足之囚人不拘定期外其餘大率如此探望之室每在監房以外監門以內囚人家屬或親友挨次由看守

導入囚人亦按名由看守引出。科長等卽在談話之柵邊。筆記其談話之大概。其有不許談話者卽禁止之。

探望時所饋食物。由看守代爲取入。繞道入監房。有時并須俟醫生驗視。方准送入。事雖具文。照例廳有此辦法。於是看守趁此時機卽分其若干自食。或携回家中。或卽售與無家屬之囚人。

予至某監參觀。爲時尙早。是日却值探望之期。見其安排次序。先由大門。按探望人之次序。書明於簿。其時門外已人多於鯽矣。次見監門看守三人。各穿制服。又有無制服之看守。多各持鉢罐及大紙烟匣。用兩條板櫟。架於入監門之孔道旁。未幾科長帶同看守二人。攜簿冊筆硯等至外柵矣。於是探望人手提背負者。挨次入。囚人亦挨次出。看守卽代爲接受饋送之物。上爲粘一番號。由孔道入。將至轉灣時。此多數不著制服之看守。卽手剗刀切若肉也。則積於罐內。若魚也。炒醬也。則併於鉢內。其有糕餅、炒米粉、雞鴨蛋。則儲於大紙烟匣內。盛而滿焉。乃送入臥室內。易其空器。再來備盛。自辰至未。忙迫異常。換班亦必二三次。

探望時恐有危險物之直接遞進也。故飭多數人監視之。乃今之看守對於探望人。每兩目注視。其

饋物之不暇。嘗見有看守觀其魚肉之養。得入味。每鼻嗅而涎。且垂焉。遇有糕果。入則面帶笑容。手且握之。且行且食。有至兩腮豐滿。而口不能出聲者。噫。一何腐敗。至於此極也。

從前舊監獄。囚人家屬有所饋遺。禁卒籠頭。必先染指而嘗。今之新監。則看守獨占特利矣。

囚人家屬。知看守之必捧肥美而攫之也。每以劣食封其器面。如魚也。必以小魚蓋其面上。看守知其然也。不搗其面。而專剗其底。於是囚人仍祇食其劣者。

遇探望日之晚。衆看守必聚飲於臥室。蓋是日獵得新鮮食物。必多耳。獄官職員。雖明知之。以其是日忙祿特甚。故亦任其所爲。而不之問。

予恆告誡看守。以不可掠食囚人之食。其故(一)失威信。(二)傷道德。(三)防意外。蓋恐所饋之物。或有意加入毒質。分食後。豈不多數看守爲之謀斃。而釀成絕大之反獄案耶。

(十) 攻訐上官

新監之內。典獄長無論矣。餘如看守長、主任、教誨師、醫師、藥劑師、書記、會計、稽查部長。皆看守之上官也。卽如外縣監之管獄員。雖爲二等、三級之委任官。亦係看守或獄丁之直接長官。而須絕對服

從之者。然亦有以種種之原因而施攻訐之穩謀者矣。獄官等自己之行爲有不正当而偏欲禁止看守及獄丁作弊者。固絕對有所不可。然亦有上下分職不勻而懷怨者。亦有上官待遇有所偏袒而合夥暗損之者。更有要求過當被上官駁斥而恨恨於心者。更有拘束太嚴不甚體恤下情而激成事變者。於是飛短流長多方媒孽。有時獄官竟不安其位而去。噫。蜂蠆有毒。小人之隱謀不可畏耶。

平心論之。此等獄官平時既有瑕可摘而辦事又嫌操切。咎固由於自取。然亦有嚴正清廉無懈可擊。而又防弊太密使之無可生發以致恨之刺骨。必欲撲殺此獠以爲快者。獄官固自問無愧也。然其攻訐之術乃百出而不窮矣。

夫集社會上最凶狠最陰險最怠惰又最好動之罪犯而聚之一處。其危險可知。而招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索無長技之壯年而使之不眠不休。負重大之戒護責任。其難以駕馭又可知。故獄官而同流合污則必抵其隙以爲挾制地步。獄官而矯矯不羣也。則又水清無魚爲看守者不敢有所需索。內懷恐懼而外無興味矣。予友任某監獄官事。防弊嚴密。事必躬親。看守以其不利於已也。謀欲去

之○然○以○其○操○守○清○廉○無○可○措○辭○於○是○妄○造○謠○言○匿○名○攻○訐○以○惑○高○級○之○長○官○夫○市○中○有○虎○三○人○言○之○則○可○信○矣○予○友○卒○以○此○去○職○而○獲○罪○然○事○皆○無○證○旋○蒙○昭○雪○噫○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豈○獨○獄○官○然○哉○

予○草○是○篇○願○監○獄○之○改○良○日○有○起○色○也○非○摹○繪○監○獄○之○黑○暗○使○貪○夫○得○以○依○樣○畫○葫○蘆○也○然○則○今○述○看○守○之○難○馭○一○若○令○人○不○可○清○廉○嚴○正○者○何○也○夫○看○守○亦○公○吏○之○一○儻○得○此○六○七○元○之○薪○資○事○畜○奚○賴○故○欲○獄○務○之○整○頓○非○加○重○看○守○之○俸○給○不○可○且○非○慎○選○看○守○之○品○行○不○可○辦○養○成○所○以○教○其○學○問○實○習○以○練○其○胆○識○其○富○有○經○驗○素○勤○慎○者○拔○之○且○益○其○薪○俸○不○堪○造○罪○者○汰○之○夫○看○守○亦○猶○是○人○情○向○之○所○爲○亦○迫○於○境○之○無○可○如○何○耳○豈○無○改○良○之○餘○地○耶○

第四章 女看守

(一) 私設燈下工作

舊○獄○女○犯○在○監○所○做○針○帶○或○其○他○賣○買○其○賣○均○歸○本○人○自○得○伴○婆○及○禁○卒○代○爲○取○出○收○入○不○過○約○略○作○一○扣○頭○而○已○勤○者○入○夜○工○作○祇○須○自○購○油○火○則○亦○無○所○禁○止○新○監○作○業○爲○國○家○所○強○制○按○其○勤○惰

巧拙給與賞金。略示獎勵。其餘則利歸國家。與本人無涉。且一至薄暮。身出工場。卽不許在監房燈下更爲工作。此等規則。大約有節勞之意。并有防弊之計也。

然至今日。各監女看守。往往以自己衣物。或在外兜來衣物。勒令女囚爲之工作。夜以繼日。恆至三更。不輟爲獄官所未知。如求免私役。則進監時。必入監費充足。無稍蒂欠。方得種種自由。不然。因材器使。卽不能針指縫紉之事者。亦必服粗重之役也。

聞一女看守在某監執役有年。嘗謂人曰。吾工食月祇七元。而役使囚人縫衣等種種工作。每月可得十餘元。其餘如洗衣所得。如獄署工作折扣所得。尙在內也。至出監。進監。使費尤無一定。則女看守之出息。蓋可見矣。

(二) 勒令賣身賣淫

婦女一行犯罪。鄉里親戚咸不之齒。較之男子爲尤甚。故往往於刑期滿後。在婦女自己固不願回里。而其家屬亦不欲其還鄉者。卽如貧寒家屬。亦必於刑期未滿之前。先托人說合於他鄉旅客。或市井無賴。價旣半爲作伐者。朋分。而其家屬祇以棄絕其人爲目的。不復計較其身值。若稍有饑粥。

之家。既縈恥在先。更不願露顏於後。則更去之。惟恐不速。則身價全部。不相聞問。是以女犯刑滿出門。無所之者甚多。而女看守之大利在握矣。

女看守對於囚人。佯與親暱。代爲安插。出監地步。日與鴿母媒婆接洽。一切其稍有不願者。或以利誘。或以威逼。種種手段。各有不同。及至時機成熟。待出監之期。一屆即可成交。

女犯本憂出監之後。一時無人收受。并恥返鄉里。其離鄉較遠。及家已蕩然者。則欲歸未得。即得歸亦無著落者。甚有與家屬恨深切齒。不願復見家人之面。故往往有預托女看守爲之設法者。故女看守之布置。亦易於就緒也。

其或於判決時。載明刑期滿後。由家屬領回管束者。則出監時。必索其種種欠款。謂該女囚在監時。某項某項用其若干。實則皆子虛烏有。縱與之辨。亦屬無效。或家屬領出日。願煮售賣。則尤非女看守從中居間不可。

予友爲某縣獄官時。凡女囚出獄後。其無家屬領回者。每送堂留養。然不久即有人托名親族。具結到堂領去者。或繳價領出者。該女犯不耐枯守。往往與領者勾通。言語必相符合。即善堂司事亦慮

其終非了局。多樂於有人承受。獄官雖明知串黨蒙蔽。亦無術以攻破之。

至秘密賣淫之事。在舊監者居多。其售其淫者。監內監外之人均有之。曾見海濱一舊監。其女監在縣大堂之庭中。偏右四無旁屋。在當初設置之時。實爲防弊起見。今且適以滋弊。蓋至薄暮時。每見年輕女囚。傍柵而立。搔首弄姿。如倚門作態者。然行人盡見之。入夜且塗抹指粉。衣履一新矣。聞其中聽女看守之指揮。一如鴉母之部。勒妓女。然亦有非本人願意而凌逼使爲者。則其闇無天日矣。色胆如天者。貪其價廉。且別有風味。故問津者頗有。其人生涯亦遂不惡云。

但此等狎客。闊少究居少數。大都皆公署出入之人。及無賴耳。餘則男囚之有資者。及看守。或享其特別權利也。

(三) 出入需索監費

從前舊監。入監費講定。交納後。自獄官職員以下。至看守雜役。半分。卽同囚亦沾餘潤。其他卽無甚需索矣。新監獄向無此等名目。祇得在監內察其身分情形。稍稍設法取費而已。然對於婦女。則視爲特別之身分。每多格外索勒。予聞某分監。既取入監費。而女看守仍時常敲詐。蓋視爲奇貨也。

凡女監內缺一用物。每勒令衆女囚集資合購。予親見某分監買一儲水之缸。以備洗衣之用。二十餘女囚每人令出錢九十文。頃刻得二千數百文。然此缸照市價至多不過千文而已。女看守既趁其大半。仍將發票送入帳房。將來還可作正項開銷。可謂算無遺策矣。

除出監入監諸費。與男囚相同。略見上篇外。其餘在監之費。種種名目。如具結費、掃床基費、鋪床費、碗筷費、馬桶費、脚盆費、通信費、油火費、手巾面盆費、吊桶費等。較男囚需索多出無數。舉其大概。以見一斑。

外此則有看守生日禮。買辦節規。又在諸費之外。

(四)代鬻物產子女

女囚入監。女看守必詳詢其里居家私。而同囚之中。新來一難友。亦必互相談話。以破岑寂。故新囚之家務。及犯罪原因。女看守無不詳悉者。倘或家無尊長。而家產豐裕。或子女四散。無人養育者。女看守即多方誘勸。多方恐嚇。使之售出。既得中費。又可將其款代爲貸放。生利而飽掠其餘潤焉。前聞某監一謀殺本夫之女。囚家有田九畝。屋四間。女看守勸以既犯重罪。若不在監舒服受用。何

苦便宜他人况倘延律師上告並可減輕等語該女囚自知所犯匪輕正思設法上告乃急召其子與胞弟來監將田屋均絕賣於獄官以千金之產僅售四百餘元女看守扣去用費三十元其子其弟各分得百元而去餘二百元女看守又爲延一律師用去四十元其實上告期間早已經過律師不過費去一狀紙耳所剩百餘元又爲存放未期年該女囚執行死刑此項餘金天然爲女看守橐中物矣

予友任某縣獄官時曾見設一貧民小學於獄側而招男女囚之兒女教育後以不久去任事未果行聞某友云予未到任前該監前女看守代男女犯鬻去兒女甚多後卒以拐賣其他男孩一口發覺逃往天津至今未獲云

第五章 雜役

(一) 做買辦

監獄買辦大半獄旁窠人或已釋之囚人爲之工食雖無而出息不惡蓋折扣多也其一人忙迫之時并有兩三人爲之或加助手一二人然尙自辰至未奔走不息手提肩挑出入無常獄官貪其白

役看守獄丁沾其餘潤。故出入無慮禁止。然危險物之夾入。恆由若輩手也。

買辦出外購物。如負販之行貨。照批發之價。必以七八折付現。市上知其爲獄中買辦。雖明知其無賴。然貪其生意之多。亦樂與之周旋。每予以小便宜。以爲招徠之計。

有時囚人恨買辦之賺錢太甚。恆嫌貨物之不佳。聒令退換。買辦亦嫌其繁瑣。常與詬誶。故買辦賣物入監時。每爲先發制人之計。動輒且行且詈。如言某物給價若干。尙不肯賣。某物多方爭奪。方買得到。自言自語。思塞囚人之口。然如外縣無秩序之監獄。無日不有買辦與囚人爭鬧之舉焉。雜役之充買辦者。大抵獄官不給薪工。或給與少數。如白役者然。惟彼則樂與從事。其利之厚。可想而知。

(二) 偷洋油

除少數新舊各監。用電燈。餘皆用煤油燈者居多。蓋電燈之設置。限於省會及繁盛之區。其餘各地。未能一律通行。故獄官雖欲壯觀瞻。免瑣碎。亦迫於無可如何。况煤油價雖遞增。較之電燈尙覺其省。其在經費支絀之秋。樂得因陋就簡也。

擦燈之職。每飭雜役爲之。於是雜役多一偷洋油之弊矣。有幾處監獄將燈火包與雜役。則每夜未央而燈火已如豆矣。

予友任某獄時。謂予曾見獄中一雜役舞弊手段。最爲巧妙。蓋以該雜役兼夜間打更事故。給玻璃燈一盞。俾之攜以巡邏。且防火燭。而該役自易其燈中之燈壺大小。可容油二斤。日來索油必滿。盛之。及夜卽攜出而倒空。其大半巡邏至夜半。見路燈檯燈。廚房燈。門燈。卽傾出其少許。併入自己燈壺中。天明時從菜籃中帶出倒空而返。予友咏獄中百弊詩。曾嘲此雜役有云。四面八方查火燭。三更半夜併洋油。蓋紀實也。

友述此事時。予詰之曰。君旣知其弊。何不逐之。友蹙額曰。獄中從此不用雜役。則可。否則猶吾大夫何處。可得不偷洋油之雜役耶。予深韙其言。笑而頷之。

(三) 偷菜油

值廚房之雜役。見油卽偷。如鼠之狀。其偷法。用一白鐵酒桶。置於碗盞堆中。併到七八分時。乘間攜出。某獄官甚精細。一日至廚下。見一白鐵桶。注視之。雜役遽曰。料酒料酒。獄官知有異。細察之。乃菜

油斤餘。

又某獄官。囤新油百斤。儲兩壇而藏諸役室。恐其竊也。日臨視之。雜役竊其半而攙以水。水沈油浮。不見其少。及春將啓用。乃度諸自己臥室內。不謂食未兩月。油盡而水現。獄官質諸雜役。役堅稱挑油者之弊。不肯承認。獄官雖知其所爲。然亦無可如何。

(四)偷飯鍋巴

囚米囚飯。皆不經雜役之手。欲竊無由。惟飯鍋巴。則非經役手不可。蓋大鍋之飯。欲燒無鍋巴者。甚不容易。盛飯之後。值廚者必皆忙於分飯。雜役即趁此時。機代剗鍋巴矣。剗時故碎其大半。乘間取出。往往有精敏之獄官。頓頓要看。匭圖鍋巴。則雜役祇好於下頓淘鍋巴時竊之矣。

竊出之鍋巴。予曾見其售於雞鴨行糕餅店。及藥店之中。蓋雞鴨可以爲食。糕餅中之火炙糕。多以飯乾爲之。而藥店則研細和入丸散耳。

(五)偷糞

某獄官之初蒞任也。知雜役某來自田間。飭其兜包囚糞。該雜役之子。媳本治圃者。爲之轉售。言定

每月錢十二千文。日來担糞者五人。役之子與焉。月終該役他出包糞之老圃。四人各交錢三千文。合之已十二千文矣。詢之四人。僉謂某少年常另納三千文獄官。疑獄丁扣去。詬誶百端。獄丁無以自白。乃扭該雜役相質。對始知該雜役之子。每日担糞。乃不出銀者。混於四人之中。恐四人不。服。誑言亦繳錢三千。不虞鄉愚口頭不謹。漏言於獄官之前。致歸失敗云。

(六) 送信

因人家屬或親友之居處鄉僻者。欲通一信。欲取一物。困難殊甚。奔走跋涉。祇勞雜役爲之。然其力錢飯錢多寡。雖不同。比諸尋常使力。每倍蓰有加。若特別身分之囚人。則非逐件論價。至節至年。或至出監時。賞金索至四五金。爭多嫌少。尙時常有之。

予在申見一少年。在茶肆中爲一藍縷者所窘。細察其語。知少年前曾禁某分監。而藍縷者適爲雜役。今日失業。遇少年向索前在禁時送信酒力之不足云。後見少年給以銀六角。猶嗷嗷不休。加至八角乃去。

第六章 獄囚

(一)賣食物

囚人入監後。自知刑期長遠。乃厚納入監使費。并給交籠頭。再入資本四五十金。即安分者亦可設一食物肆於獄中矣。其販入原貨。倘由家屬送來。則又可省買辦之一層剝削。如糗子、糰子、年糕、以及烟草等。俱可售與同囚。

予至女監。每見門口有小灶二。其一中浴角黍若干。其一正在煮肉。問之皆售與男囚。即監外之人亦有來購者。

又見男監房。距鋪板二尺之高。擱長板兩條。上架烟草、糖果、糕餅、豆腐乾子甚多。蓋皆男囚之做買賣者。

(二)作抵押

監中作抵押。惟籠頭能爲之。然有資本之囚人。亦得與籠頭合做。雖同囚及監外之押入者。大半皆不甚值錢之物。然利率每五六分。而設期祇十個月。轉貫甚速。故往往有百金資本。除去在監吃用。甚至吸鴉片外。尙可年餘四五十金。刑之長者。至出監時。已成小康之家矣。

(三) 賣鴉片

民國元年時。在監中私賣鴉片。其風猶甚。今因土價昂貴。籠頭惟賣生烟及土皮。北方各監。雖一如其舊。但亦不如從前之盛。蓋囚人有資者。究居少數。而監房齷齪。又不如禁卒房中之尙有監外人吸買耳。(參觀看守章)

予三年前。至某監參觀。入夜見有二囚人在監房對吸鴉片。問之。乃兩籠頭合夥購熬自食者。非賣品也。

(四) 吃香烟

新監獄禁吸紙烟。防大患也。但因看守貪圖小利。往往火柴與香烟乘機輸入。監內售賣。雖被查出。而囚人團結甚堅。從不吐露。何人所運者。因此難以重懲。卽難以禁絕也。

囚人入夜吸紙烟。一遇查崗者。至監內看守固。有暗號。預打招呼。如屬白晝。或職員及不通同一氣之看守。猝然入。則燃後用力一吸。卽納入臥席下。以手用力一按而已。其火柴棒卽插入地板下。去年某監焚去監房多間。且燒死警目囚人一名。說者謂吸烟肇禍云。

(五)典賣囚衣

囚人家中帶來衣服。至不用時。往往典賣一空。至欲用時。再遍向親友乞索。其無人送給者。祇要與看守分贖。即可遇冬典單衣。遇春典棉衣。至收衣時。既可推諉。已經破爛。并可竊取。同囚破衣。作抵可其實。即使無有。亦不過略受懲罰而已。

予見某監。於五月中。入監收回囚衣。囚被時。令各囚人先出監房。按名點交。一人交畢。即便令入籠內。然交不出者。實居大半。有謂已破爛不堪者。有謂業被同囚竊去者。有謂藏在洗滌處不見者。有謂已將兩件縫綴成一件者。即有勉強交出者。亦往往棉者已成夾壳子。及單片者有衣。止存一袖。褲止存一脚者。總之。稍值幾文者。早已典賣。決不存留。以待公家之收取也。

甚者有函致家屬。索極破衣褲。倒換公家新物。出賣者。其無道德。無行止。可謂極矣。即有一二自好之囚人。將衣服善為儲藏。思以保全。不肯同流合污者。然同囚必設法竊取。或騙哄而去。甚或強迫其交。看守代賣。代質。平分其值。以買香烟。或各種食物也。

(六)贖公物

監內工場之不發達。雖由官吏侵蝕之故。一半亦由囚人糟蹋偷竊所致。糟蹋云者。不過其藝未熟。多費物料。其咎在於工師。若偷竊則詭計百出。固防不勝防也。

囚人在織布工場。竊紗竊布。無日無之。予門下士某生。任某縣獄官。飭工師每日下工。必每機於織到盡頭處。蓋一圖章。其落下布時亦然。布機上貼織者番號。令負責任。經紗工場將紗秤好。交付簡管。緯管合併過秤。經後重行復秤。然如此辦法。每逢星期入監房搜檢時。仍有織就布帶零星尺布。發現蓋布於落下摺匹時。潛行剪去。故監獄布匹往往有尺寸不足五丈者。且布於織盡一機時。零布上亦可偷竊若紗。則在紗工場時將紗噴潮。交秤故分量無從查出也。

他如毛巾工場竊毛巾。竊緯紗。尤難查考。織帶工場及網套工場。雖可以秤出秤進。嚴杜流弊。但仍不免有噴水噴茶之舉。獄中以其噴潮後物易毀壞。故寧減少分量。不復十分認真。然日積月累。其暗耗已不貲矣。

搜檢監房時。往往有竹牌木籤等賭具檢出。蓋皆出自竹木工場者。有極細之草鞋蒲鞋。查出此皆竊自織席工場者。有骨器板刷等物。查出此又竊之於牙刷工場者。總之監以內。令囚人工作一事。

必被竊取一物。雖百計防閑。彼自有神出鬼沒之機。使人無從捉摸也。

甚至令作種菜灌園等外役。必每人拾一磚入。詢之則云作枕。及下次仍然拾取。復詢之則曰爲他人代拾。試思磚之爲物。雖如無甚緊要。倘日日任其拾取。其危險爲何如耶。

某生任某監時。忽搜得洋鐵小刀多把。而鋒利殊甚。駭極細查之。乃洋鐵晴落之直筒被拆矣。是故皮鞋工場。裁縫工場。木器工場。每日收工時。必細細逐件點清。倘稍一不慎。被其將刀斧等物帶入監房。不但恐釀越獄反獄之舉。且有短見自盡之憂。卽不然也。毀器物。損屋宇。在所不免矣。

予僕某曾赴監牆外如廁。時方亭午。忽聞有大聲自牆而下。初疑越獄。及遠視之。乃見地毯一大捲。從監牆內擲出。方悟必是外內串竊無疑。故意徐徐執褲而起。果見一狀如乞丐者。偃僂而來。直赴地毯處行。如相約接收者然。僕乃大聲效嗽。丐者驚而遠遁。僕卽取以報獄官。得賞一金而返。

(七) 裝假病

囚人之詐病。在舊監中所希冀者。保出及得藥而已。因病取保。囚人及家屬所日夜希望者也。近自部令已決罪囚。不准保出。然如某監獄官。窺知事之忠厚。一再嘗試。有時竟得所請。囚人固出萬幸。

卽獄官亦不無利益也。得藥一節。予初疑之。迨前年夏。至監某參觀。夜入房囚。見囚人爭焚藥品以驅蚊。方知其詐病者欲得藥以重蚊蟲耳。越年又至某監。知凡囚人得有藥方。卽向帳房領錢二十文。爲煎藥炭錢。領得之後。監獄丁平分之。此亦詐病之所由來也。

新監獄囚病後。例入病監。其菜飯亦略豐。臥處自亦略潔。並可給與茶壺被褥等。故囚人之貪舒服者。時時詐病希入病監也。

又如某某等監。獄囚有病。往往送入醫院。或善堂調治。於是囚人多願入此室處。往往以輕病裝作重病。醫師既畏其污不肯近。而細診且亦誰願結此冤仇。樂得與之敷衍。然去年某某等監。皆以囚人入醫院入善堂診治而逃脫者。致獄官罰俸記過。

有一等囚人。生性怠惰。懼入工場。乃亦詐病。然此等情形。必出於最新之文明監獄中。若尋常新監入工場者。十之二三而已。初無懲役及強制工作之規例也。

(八)賭博

賭博在社會中。固爲一種惡習。而監獄亦未嘗不嚴加厲禁。然事實上。萬難杜絕。何也。集多數不自

由之人於一處。楚囚相對。邈焉寡歡。不藉此以爲消遣。永晝之計。則妄念易生。譁爭不免。反無以使之相安。所慮者因勝敗而起交涉耳。

故賭博之事。舊監中往往公然爲之。在新監獄雖屬嚴禁。而奕棋。葉子戲等稍雅飭者。亦在所不免。竊竹片以爲牌者。予恆見之。但尙少以金錢爲孤注。故抽頭等弊。不至如舊監之甚焉。

惟各看守所往往有公然大賭者。前年某看守所。由隣房開過兩人。來作雀戲。因而乘機脫逃者。至五人之多。

又海濱某看守所。無日不博。所官某。少年英敏。久欲察其弊而未得間。蓋與所丁串通。暗通消息故也。一日因輸贏爭鬧而敗露。囚人固略與懲戒。所丁送廳請辦。廳長力主寬容。勸所官不必多事。其事遂寢。而賭博之風依然。

某生任某監時。初到任。搜出紙牌、竹牌、棋子、四十餘付。後雖嚴禁。然以紙煙畫片爲紙牌。以線團上圓紙作棋子。尙時時搜得之。

(九) 敲詐同囚

獄官如何敲詐入監囚人。前已約略言之。而囚人之敲詐囚人。除極新之大監獄。無此等惡劣陋規。外。餘如少數分監。及外縣各監。并從未整頓之僻縣舊監。皆在所不免。茲就見聞所及。述其大概情形。

夫有陋規之監房。必有籠頭及號鋪等名目。同囚呼之爲老班。新囚人之入監。必須先請教之。而事之惟謹。其在鋪監使費已付給者。固可稍爲安心。然陋規仍未能包盡。是以初入之時。籠頭必以嚴厲之詞氣。相問犯罪之由來。家屬之如何。而旁聽同囚。皆冷語揶揄。且或以私刑所用之嘴棍大練等。陳諸跟前。以示威武。使之不寒而慄。此關過後。即使之服役。如倒桶掃地之類。然此因已納過監費者。故得有此便宜。否則一入監時。即須上銬。三日夜。夜則并加嘴棍。而使坐於糞桶旁也。

至夜新進監者。必令臥於籠頭之高鋪下。待籠頭臥後。必有籠稍來勸以再納種種規費。和顏悅色。一如甚爲知己。而特別關照者。然於是弱者即詢其價。黠者辭以無錢。詢價者即與講定。使代分布無錢者。籠稍當即悻悻然去。於是凌虐之事。逐漸加其身矣。

凌虐之加。必藉端以誣栽之。新入者一身難當衆口。安有分辨之餘地。即有視之可憐或不平者。自

已且在牢籠節制之下。亦敢怒而不敢言。獄丁與籠頭通同一氣。雖呼聲振天。亦佯作不聞。且搏斥其不應。高聲大叫。違反秩序。及告以被虐種種。獄丁卽掉頭不顧。一若無所聞見者。此時同囚之爲籠頭助者。必爭批其頰。謂不應呼冤呼痛。卽旁觀囚人亦譏其不知個中玄妙。宜其苦也。

誣栽之法。每使同囚一人。假作失去衣物或食物狀。始則衆囚和之。繼乃籠頭厲聲詢焉。籠頭詢時。必另有一囚人。謂頃時似見新入者竊去。於是誣栽之手續全。而獄中之獄興矣。新入者自問未竊。且明知其事屬子虛。必多方辯詰。然而籠頭本借端凌虐。胸有成竹。遑問其有無此事哉。因是而鞭背上及銬吊老豬婆。上老虎檣等種種私刑。日以繼夜矣。

上私刑期間。當然絕其飲食。禁其接見。使之苦不能勝。哀之再四。必有同囚代爲懇懇。老班勒令照賠若干。按日繳進。而後已。

又有誣栽之法。暗使同囚伺其熟睡後。夜夜將其鐐釘磨損少許。次晨故意報告籠頭。籠頭又故作驚愕之狀。卽報告獄丁。獄丁報告獄官。獄官或自辦。或送辦。於是加其刑期。且加鞭笞焉。其有再三懇求。願受私罰者。則不必報獄官。籠頭自行發落。則上銬一小時許。令納費若干。亦可結局矣。

予友某性素慈祥。任某獄官時。一夜入監。見一囚人壁立棚角。細視之。其髮辮懸於棚頂。兩手反銬於柵中。而兩足且將鐐襠下。吊於柵下。詢之。亦不敢聲。但目直視。而淚如雨耳。駭極。卽呼全班獄丁入詢之。籠頭乃謂此人犯監規。係自願受罰者。詢之同囚。亦衆口一辭。詢犯何監規。僉曰。毀鐐圖遁耳。某友心良不忍。乃飭籠頭姑放之下。籠頭云。此乃小的代老爺辦事。分老爺的憂。倘老爺施恩於此人。以後若有脫逃。籠頭不敢問事矣。清辨滔滔。旁若無人。無可如何。姑斥之退。以語同囚。亦覺羣情洶洶。獄丁亦不敢開籠柵門。入解其縛。某友旋至知事署。詳告情形。請調兵辦理。知事嫌其多事。未之許。某友憤甚。不三日卽辭職去。而由知事委警佐代理獄官焉。

某小販日必過予門。某月忽經旬未來。後見之。詢其病否。伊長嘆曰。非病乃老父事耳。詢以何事。堅不吐。固詰之。乃曰。謹告先生。老父以侵人墳地。被囚已匝月矣。昨日接其書。令送四元入監。謂納罰金。故連日無暇耳。予詢知其所入之監。與所科之刑。斷非四金所可易刑。心知有異。以喜事心勝。卽乘汽車往該監。投刺入。請參觀。兩日始知其底蘊。蓋此老褲帶上掛有多寶串一事。一日爲同囚竊去。老者爭吵。與索籠頭。詢之竊去。誑曰。彼夜夜奸我。此爲酬耳。於是同囚齊鬩。爭飽此老。以拳其實。

監房中雞奸之事無日無之甚有與女監通者此老未必有此餘興明係藉端勾通敲詐耳故籠頭於審判此事時斥其敗壞監規令罰四元仍將多寶串沒收焉

查監獄中籠頭資格取得之由來皆以戒護力弱敲詐便利所致蓋一獄之中禁犯少或七八十名多至數百人若僅恃四五名或十數老弱無能之看守或獄丁使之不眠不休專務守衛而薪工之薄且難贍養一身此實以兔搏鷹以絲縛虎耳近日外縣各監知事有飭縣警助之者然此等人既不受獄官節制大都徹夜高眠且縣警看守獄丁之類多半在幫與獄囚行輩相叙且有長至一二輩者何能與之相抗因此種種原因獄官之爲貧而仕者祇得仰望籠頭之賜噉飯矣嘗聞新委之獄官必四面探訪其監有無籠頭名目若或無之必扼腕不已蓋公則戒護私則敲詐兩事均無人助力故也

籠頭須爲全監所畏服遇出缺時非由籠梢拔升卽爲重案之罪犯而有金錢勢力者或雖非重犯却金錢勢力過人并入監資格較他囚爲老者若再加以兇悍陰險兩俱過人則必獲當選矣籠頭之任命也非獄官特任必獄卒共保或同囚公推而由獄卒保薦焉

籠頭之上任日獄卒以至同囚必共賀以酒。越日籠頭亦必設席答請其助手。若由籠稍升拔則此中必有一人推升籠稍矣。

籠頭之種種自由種種特權非特獄官卽縣知事立必與之故籠頭亦安於其素負代戒護代敲詐之責且自己亦有不願出監者。雖聞一囚爲籠頭十五年家事富有且納一妻一妾仍在監中充當籠頭樂此無期從刑若終身之職業焉。

某囚人入監使費已納一日其表妹往探在柵外隔籠談話籠頭語以何妨入內坐談囚人以爲好意抬之入戶坐以板櫬及將去同囚謂之入此容易出此難矣衆擁之入內強令坐於籠頭床上勒令出費若干始行放出迫之再三羞懼萬分支持久之卒被剝去皮背心一件攫去銀首飾數事而逸事後家屬訴於公署問之以事跡離奇竟却下不理。

有以食物負販入監求售者往往貪攬生意任其賒欠以爲中有獄丁熟識可熟無虞然積欠愈多大半索之不得貧苦生涯良可憐矣某生任某監後嚴禁小販入監售物恐帶入危險品也然而囚人從前積欠則無路可索矣。

(十) 鬧飯

人之無恥。莫甚於今。其殆亡國之朕兆歟。因無羞惡之心。遂無惻隱之心。獄吏與囚人。真一邱之貉耳。以今日米珠薪桂。油鹽昂貴之時。囚糧發給如此。其微而獄官猶從中折扣。員役猶從中侵蝕。雜役猶從中偷竊。其有不釀成鬧飯風潮者。幾何哉。夫身為官吏。卽擇肥而噬。已非喪心病狂者。不爲况敲脂吸髓。賤及可憐之囚人乎。真諺所謂強盜遇賊爺矣。

說者謂囚人之鬧飯。習以爲常。舊監固鬧。新監亦未必不鬧。尅扣固鬧。不尅扣亦未必不鬧。是蓋怙惡不悛。不盡咎在官吏也。然就予調查所及。覺鬧飯一事。囚人有意尋釁者。十中居其二三。而由獄吏激成者。十中居其七八也。何以言之。查民國三年。司法經費初核減時。囚糧大半皆打八折。當時獄官均深懼獄囚暴動。請知事出示到監曉諭。而囚飯向予二十四兩者。均折爲十九兩。囚人久已相安。一旦扼其喉而奪之。人情所難。然而其時全省數十獄。不聞有一二處有鬧飯之舉者。又如前清各監。往往由籠頭或禁卒包飯。亦從未有鬧飯之事。雖積於淫威所致。而其相安無事之原因。除入監者每飯不飽外。餘尙略過得去故也。今米價貴。囚糧減。而重重之剝削。轉甚於前。全監蒙其苦。

痛馬力盡則遠逸鹿知死則挺險其易犯衆怒也不亦宜乎

囚人開飯之時每在青黃不接之候其時米貴日長羣居無事凡飯少飯爛米劣米蛀均足爲開飯之媒介在獄吏隨其買賣任其探望毋靳要求毋厲詞色則猶可稍安不然旬必數鬧矣

鬧飯之狀況或合羣不食或羣起爭奪甚至擲碗焚蘿聲勢洶洶詈罵咒吵無所不至縣知事到時齊跪於前環求伸冤久而不起其知事與獄官不甚融洽者必當面申斥獄官以平囚人之氣好在獄官亦恬不知恥明日仍尸居其位有多數縣分戒護之事飭令警佐助理但警佐恆同行嫉妒遇此等事入監勸導囚人時未有不明雖婉言動聽暗中却語含譏刺微示不滿獄官之意者故囚人有恃無恐其凶燄亦愈熾

某監囚人向爲前數任所養驕不易駕馭某日開飯予却適往參觀見有部長某入監勸導語甚雋妙其言曰千里做官祇爲財汝輩當亦知之今日飯雖稍爛照現在米價計算委實無二分錢生意此刻請衆難友看兄弟面上吃了一頓飯把這事過去了下次當格外留心可也語畢衆囚人果一齊舉箸矣

囚人有當外役而在廚房幫傭者。監內囚人必暗托炒菜買物。夜間必將日所聞見一一講與監內同囚。作新聞聽之。是故與監內囚人感情甚洽。若一旦因他事將此等外役囚人禁入監內。或另易他人出充外役。勢必羣起扛幫。結團鬧飯。要求此人出爲廚役。必達到目的始已。

他若值廚房之獄丁。與籠頭情有齟齬。或因分贖不勻。致生意見。或獄官對於囚入有所懲罰。而爲籠頭所不同意者。亦必藉鬧飯以報復之。或威嚇之。

蓋能發能收。籠頭實操全監無上之權力。獄官無制服籠頭之法。籠頭却有挾制獄官之能。喉令聚衆鬧飯。卽懲戒獄官之一種手段也。不然飯卽劣而且少。不得籠頭許。不能鬧。亦不敢鬧也。試思獄官之對於籠頭。且如庸夫之於悍婦。不敢相抗。以下職員丁役。有不戰戰兢兢。仰其鼻息。以爲生哉。

然鬧飯之事。若在新監。雖尅扣特甚。而此風不至過張。蓋緣獄官權重力厚。戒護人多。上無知事干涉。下無籠頭唆使。叱咤風雲。軍警立至此等事發生時。非特拋棄一頓權利。并下頓而罰去之。且將爲首多人。減食七錢。閉入閹室。倘猶強項不休。坐以挾衆反獄之罪。卽予以大辟之刑。民國二年。江

蘇某新監。會斬四人於監內示衆。亦因聚衆要挾獄官耳。

(十一) 越獄

別妻子。屏社會。赭衣三木。寂寞寡歡。累月經年。不聞世事。役使工作。寒暑靡間。囚人在獄中。一日不能安枕。誰不忍早離苦海。於是弱者抑鬱而死。強者日縈一洞穴。踰牖之計於夢寐矣。

防越獄之法。無非嚴出入。勤搜檢。固建築。堅戒具。多夜巡查。假病而已。然此種種方法。皆須看守得力。方能辦到。經費稍裕。方可從事。否則有名無實。徒勞而無功耳。

平日外役囚人之出監門也。凡戒護之得力與否。軍裝之完整與否。獄官之精勇與否。大門守衛之嚴密與否。甚至建築如何。出路如何。皆一一寓於目而會於心。及其入也。見宥可以毀牆。毀門。毀鏢之物。無不思竊入。監房自用。或售於他人。非第囚人出入然也。卽如倒糞者。售物者。受負工場者。探望者。以及本監買辦雜役。當其入監之時。恐有囚人詢其情形。諸凡獄官疾病。焉調任焉。他出焉。看守與獄官有隙焉。皆囚人利用此時機。而竊圖僥倖之會。至危險物之帶遞。倒糞。售物。受負。探望。雜役。等。人或圖利。或賣情。在在須防。是故監獄之一出一入。關係重要。一如戰爭時之防砲台。軍港。日

夜時刻宜以全副精神對付之也。

至若監門以內如監房之晴落內籠棚外屋簷上地板下牆角階隙衣中被裏鞋尖帽際以及泥中有埋廁中有藏凡遇有特別情形或逢入工場之一日必須多人入內每月行二三次之大搜檢平日亦隨時留意凡有監內無須用之者雖非危險物亦取而出之如有危險物發現即當不動聲色明查暗訪並加意防護但此等手續既爲囚人所不喜看守又往往憚勞不肯實行即強之使行亦不過虛行故事而已蓋看守自己尙在將紙烟等物暗中運入豈願其弊絕風清哉

建築之完固與否全視經濟問題如何矣當此朘削民膏供給內閩之時何來閒款爲監獄改修牆舍之需予向有一種痴想常勸各監集資合建數窰即令囚人工作自用之餘將售價再購鐵木粉漆等物以爲建築之預備無如爲獄官者人存一五曰京兆之心莫肯分廉爲之故元二年時有獄官捐墊多金改造各監致今日已頽廢破落久失修理矣間或有建築堅固之監獄大半皆前清所遺者耳

建築物既不可恃所恃爲堅壁者惟在人力而已但看守薪工之微辛苦之甚稍有餽粥資者決不

願爲而欲恃此輩以收衆志成城之效。勢必不能。况看守名額。新監雖有二十餘名。而獄囚衆多。事務殷繁。亦往往不敷分配。若舊監有減至四人。而女看守尙在其內者。有時獄官尙欲再扣去一人。是故囚人思越之心。日甚一日。而可越之機。亦日迫一日。所幸者同監互相猜忌。互相箝制。每致無隙可乘耳。然其危險已不可終日矣。

鐐爲戒具之普通者。然西式鐐價貴。舊監經費支絀。每嗟無力購用。至舊式鐐。只須以碎磁碗磨之。不久鐐釘卽損。若以人糞塗之。不十日亦必銹爛。况今囚糧不飽。囚衣不結。皆須囚屬送食物送物件來監。檢查雖嚴。終不難以銼刀鋸水等物攙入。是以搜檢之外。又必逢星期或逢五十驗鐐一次。見有損者。立卽重釘。以防意外。

卽如籠柵木梗。大抵活筍居多。其有加釘鐵皮竹片者。稍爲堅固。然亦須時時注意。又如柵門上鎖之後。必須以手拉之。不開不脫。方拉他鎖。蓋洋鎖彈簧無聲。鎖梗易致空扣。且也搭鈕上之機關。囚人每於日間扭鬆離木。而仍插入。入夜伸手一拔。鎖與搭鈕同去矣。欲免此弊。無非將搭鈕轉脚。或以鍊條繞柵而鎖之。曾見南北各舊監。有夜仍穿總鐐者。法以長數丈之大鍊。一頭釘在柱上。入夜

收封將該鍊之彼一端於人人鑿檻之命鋼圈穿過後。即將此端由監房下小洞中拉出。鎖於百餘斤之石拖上。則不但無謀越之餘地。卽一有轉動。大聲琅然。但此亦未免太酷。況在向未革除此例之監。尙可行之。否則必羣起反對矣。

囚人越獄。必前數日早已買通同囚。或預穿洞穴。越風雨冰雪之宵。至夜半及天將明時爲之。於此等時間。能加意巡邏。或每夜竊聽竊視其舉動。見有可疑。卽嚴防範。或可少免失事。惟巡邏必須二人同行。并攜器械。恐數人同逃。拚死來撲耳。

又若囚人有病。切不可另置一室。及移至監外。蓋詐病而遁。或由家屬來劫者。已屢聞之。女犯尤須留心。

上述種種。在考於獄務之看守。類能防之。但亦有久而疏忽之者。某監令囚人出爲修牆。兩囚人各扛一籬瓦屑。一囚人另挑一担瓦屑。入空曠處傾倒。忽扛籬兩囚人棄而分遁。看守祇一人。追其罪較重者。挑担之囚人。佯言代爲追其一者。亦棄担而奔。看守將罪較重者追獲。卒被逸去兩犯。又某監令囚人入園灌菜。看守欲如廁。恃園牆高有九尺。不虞其逸也。囚人見看守暫離自己。乃急

脫他廁之門作梯。越牆去矣。及看守覺而由頭門繞道出追。已不知去向。

予友辦獄。素善搜檢。一日點飯碗。數少其七。廚役苦之。然碗儲監內。且監牆四周。無從攜出。亦無碎碗痕。心疑之。乃詳細再檢。不可得。越旬天大雨夜。巡至庭心。覺地下有鏡映燈光。視之碎碗也。蓋因雨衝去其上之浮泥。故現出耳。掘之得碎碗。并無數。方悟囚人埋於地下。用以備擦鐐釘者。

某新監建築既固。并居鬧市。方可共慶無事矣。乃一夜雜居囚人六名。將被褥扯成布條。取短鋪板。綁接成一丈餘長之長條。再從氣樓窗洞。剜出屋面。將長板一端。搭於屋脊中。吊以布繩。搭上監牆。亦人乃緩緩從此懸橋上而過。過後再以板搭上民房而下。幸爲營弁帶隊夜巡者所覺。開鎗圍捕。至次日午乃齊獲。

某新監。今春於白晝亦越去六人。予函詢之。方知囚人多名。以工場鐵鑿。日日更番。至浴室剜其壁。浴室固傍監牆而砌。日剜日大。恆以破蒲包等掩之。看守亦不巡邏至此。是日洞已大啓。故挨次鑽出。幸一體胖囚人。爭先不已。致阻他人出路。衆人憤甚。忽聞搖鈴換班。羣思報告以自掩。故僅逸六人。不然員役既漫無覺察。卽全獄一空。有何難哉。迨看守繞道追出。見外園門兩重。已皆洞啓。事後

細查之。木工場失去一斧一鑿。徧尋不得。乃知其帶出開鑿耳。

某監一夜逸去十七人。皆從牢洞內掀去大石而出。鑿則脫於牆隅。視之旁有劈柴刃一大黃石。一又某監一分房。囚人逸去。直至次午方知。蓋柵上之鎖雖如舊上好。而搭鈕則離木矣。出後仍舊裝好。故看守不之覺焉。午飯時。啓門入內觀之。祇存鏢在枕畔。

某監禁囚人於樓。囚人將窗之戶樞下端。剗去圓眼大一木。而將鐵柵抽去一梗。入夜以被扯成大條。套於其他鐵條上。垂之而下。逸後仍將布條帶去。以免立時覺察。

其看守一人夜巡時。見監內一無頭鬼。長僅齊胸。蹣跚而來。駭極狂奔。及呼他看守偕往燭之一無所有。益信爲鬼無疑。翌晨聞病監囚越獄矣。經月乃獲。詢其如何走出。乃謂以衣領頂在頭上。僵僵而行。趁看守驚遁時。乃出監門也。方知曩所見之鬼。卽病囚耳。

某監囚人患肺癆病。恐其傳染。驅入監外室內。一年有餘。骨已如柴。死在旦夕。室中祇一鋪。一桌。一板檯而已。一夜風雨大作。聞室內慘呼聲。看守知其將畢命焉。羣不敢入。至曉將爲報告病故。入視之。則室內已高桌三級。矗立矣。蓋一桌搭於鋪上。桌上更加板檯。掀屋頂一孔。出至鄰牆一桑樹。

而下。四處躡緝。至今未獲。聞此犯罪本二等。有期徒刑。向爲盜案。業業者。

某監女囚。入監時。卽有瘋病。見人卽咬。不得已鎖於鄰屋。今獨居焉。一日逸去。視之。自外牆以至內牆。有竹梯木梯二件。其竹梯卽間壁廟內救火會中者。此必數人劫之而去無疑。

上所述。不過略舉南北各監。近一二年中。新發王越獄事之一二。則言之。使辦獄務者知警而已。故從前至今。各越獄事。不之贅焉。

(十二) 反獄

反獄之事。雖不多觀。然自民國元年至今。南北各監。已不下百數十起。其勢力最強者。莫如東三省。模範監。囚人掃北爲首。與官軍對敵三十小時。鎗炮齊施。死人數百。其次莫如江蘇崇明縣地方監。一年之內。計大小反獄五次。獄官看守。恆帶傷痕。血跡染門。經月不退。囚人被格斃者。亦有多人。夫思越獄而不得隙。則合羣力以反獄。然反獄非旦夕事。能預防於早。亦可銷弭於無形矣。

某監於正月十三日。囚人家屬送節景糰子來監。計大者三枚。小者十二枚。雜役竊其一。大者食之。後二月十二日。反獄。幸外無接應。僅打傷看守數人。逸去囚人五名而已。未幾距城六十里之某鄉。

揭竿起事。謂欲來城劫獄。援其同黨計其日。則正三月十二日也。蓋前送糶子之時。暗約記號。大者三。爲三月小者十二。爲十二日。幸被竊其一。獄內誤認爲二月十二。早一月反獄。以致內外不相策應云。

某監反獄。獄官倉猝遁入米房。用米袋蒙其身。適露一衣角在外。遂被囚人隔袋砍斃。

又某監至暮收封。一僕提燈入。久之不出。獄丁飭雜役入。亦久之不出。獄丁知有異。乃奔告獄官。獄官適在縣署。來至監門。袖舉手槍。旁立以俟。囚人之闕出。未幾縣知事亦帶隊來。齊集監門。議欲攻入。然闐然絕無聲息。持至初更。決定排隊而入。及進監房。已無一人存在。惟僕與雜役兩尸橫陳路隅而已。遍察四處。見監房內地板下有一地穴。直通牆外。深不可測。其長可以二人伏行。乃循而出。迹之於城外山上。獲得四人。餘皆不知去向。

某監新換醫師。獄官卒領入監診病。未幾監門看守聞獄內人聲鼎沸。知有異。急入。子鳴鎗。衆看守皆警。鎗實彈來。啓監門而入。見囚人盡拆布機上鐵木器。各持其一。蜂擁而出。綁獄官醫師二人。以爲護身之符。看守見上官在其掌握。不敢開鎗亂擊。思瞄準開放。又苦於且戰且退。勢必不准。不得。

已用刺刀與之鬥。乘間得一鎗。倒其一犯。支持久之。衆囚闕出監門。獄官與醫師方得脫焉。監門以外。看守與警兵成隊。鵠立。囚人知難突圍而出。仍退入監房。事後審訊。知中有一人思遁。故唆使同囚反獄。伊或得乘間脫逃。蓋監獄難友除互相猜忌。箝制者外。以利害關係所同。常有團體。故一遇出事。往往拚命前進。互相附和。卽有不願附和者。到此亦必被迫使助矣。

予友某獄官。適午睡初醒。心殊煩悶。辦公室本卽在監門之外。忽聞監內鑠聲。人語亂甚。乃隔戶厲聲斥之。衆囚且笑且詈。聲愈雜大。乃呼獄丁入問。誰人爲首。衆口皆稱。人人都是爲首之人。死則同死。可矣。獄丁甫出復命。而囚人羣已上屋瓦。如雨下。擲出監牆外矣。會軍隊駐紮左近。來人一排開鎗百響。始息風聲。但此役幸獄官先將監門上鎖。否則危矣。

又某監正在開飯之際。外役囚人送飯後。欲出監門。看守乃啓其門一半。及門甫啓。而囚人已擁上。推住監門。不使閉矣。看守卽拔刺刀亂砍。卒以寡不敵衆。監門均被洞啓。出者百餘人。與羣看守格鬥於庭久之。兩方各有死傷。待軍警至。已被逃去七十餘人矣。

反獄之舉。出於文明監獄者居多。蓋戒護旣嚴。無由越獄。積忿至此。又種種野蠻。自由剝奪淨盡。旣

無籠頭以羈縻之。轉多機謀有志之士。禁押在內。近在革命風潮未息時代。此類不可不防。前崇明反獄之先。監中搜出文字。中有人皆合乎汚世。予獨戀夫清潮等。駢句後湖北某新監女監炸彈案發生時。先有看信。出與其同學。中有救國先流血。成仁須殺身等詩句。

今外縣各監。向有鎗枝者。皆被縣公署收去。蓋以看守人品日下。與以利器。反有損事益也。

獄中而釀出反獄風潮。其非一朝一夕之故可知。故有機警之獄吏。能預防其通信商量竊議等事。亦可使彼功敗於垂成。

囚人反獄。必借端而起。非罵獄官。即打看守。甚有同囚假作爭鬧。一人來勸衆。即和之。看守或獄官來詢衆。即聲辨。旁囚伴爲證明。愈聚愈多。即一闕而出矣。又或先從放火入手。或先自工場啓釁。去年北京監之反獄。亦出自藤器工場。事雖未經鬧大。而典獄長已受傷矣。

又獄中語言。半屬切口。予友某固老於江湖者也。一日囚人之表兄來探。某友走近監門。探望者與囚人皆不知其爲新獄官也。談話自若。囚人謂其表兄曰。此間俱係洋剋子（鎖也）下次望帶些新式探筒（鑰匙也）來。方好探者。又云。汪某處有錢糧（鎗子也）可惜。此間門風大緊耳。某友聞之。駭

極○卽○走○赴○縣○署○召○丁○壯○八○人○待○其○表○兄○出○卽○捕○之○送○縣○一○訊○而○服○此○時○守○門○之○看○守○尙○不○知○所○爲○何○事○蓋○看○守○雖○立○於○其○側○不○知○其○兩○人○所○言○爲○反○獄○計○耳○

撰述者一百七十人 **中國黑幕大觀第五版出書告白**

中國黑幕大觀一書描寫齷齪社會揭發奸惡人心至詳且確承滬上各大日報如時報評（摘奸發覆裨益世道人心）神州報評（描寫社會種種狀態為近世有功德道之作）亞洲報評（振發聲警醒社會）新聞報評（包羅宏富）民國日報評（洋洋百萬言足當大觀兩字）中華新報評（義重勸懲文主淺顯洵足改良社會）時事新報馮叔鸞評「內容豐富」無不贊美他若京師大學校長蔡君有「近世寫實派小說傑作」之獎評各省督軍有「慧眼識奸熱心救世中國一線光明藉以不墜」之褒美各省教育廳長有「苦口婆心」等題字尤有海內文豪王鈍根吳東園劉豁公張冥飛瞻廬觀奕諸君惠賜序言出版以來風行全國茲將本書內容揭載左

一 政界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二 軍界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三 學界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四 商界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五 報界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六 家庭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七 黨會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八 江湖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九 翻戲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十 優伶之黑幕約六萬餘字 十一 娼妓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十二 僧道之黑幕約四萬餘字 十三 拆白黨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十四 慈善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是書費時六載編輯百七十餘人子目共七百餘種都白萬餘言又有孫君泊雪泥類繪圖神情畢肖洋四大厚冊定價每部五元持價每部二元四角郵費每部兩角郵票一律收用惟須掛號以免遺失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沃卹仲子

總統眷屬之弊

官眷之弊。不外嬌奢。甚有不守壺內之箴。而干預外事者。若夫近世小說家。所摹擬。則中冓之醜。等於桑濮。著者既惡其穢褻。且慮其虛造。今茲所傳。頗多趣史。讀者可以消睡。亦可以噴飯。而謔不涉虐。肖不傷雅。非徒以揭穿黑幕爲長也。第既言官眷。必始元首。我國總統尊嚴。至袁而極。古之帝王。蓋無以過。今雖不敢擬項城。而以視美法。固自煊赫。眷屬驕貴。更不待言。其初袁氏。什清有寵。拉后妻女。得入宮掖。天家華富。羨之久矣。故自設新宮於三海。全眷入居。其起居動作。禮節儀武。莫不摹擬清代。世徒知洪憲僭號。旨出克

定若秦王之贊高祖不知欲正位朝陽而勸夫壻加翼善之冠者固大有人在聞當二次革命平定府中稱謂已易羣下呼袁衆姬曰某宮殆法日人朝鮮姬則南宮也子女日暮入請安雖所行不過數十武而各有護從室自置庖廚僕媪皆衣官衣其尤甚於清室者則諸公子多喜西式陳設裝飾璀璨滿日而門禁之嚴則府中雖龍鍾之嫗垂髻之童咸有照片繫諸通行證無證與證貌不合者立擊斃之不付裁判也雖黃波繼任力崇省約國慶日縱人入府游覽已着一粗劣制服偕眷屬出而觀玩在衆人目中幾忘却爲元首矣孰知其眷屬服用之奢實不亞於項城危夫人所蓄珍物說者謂無一非至精之品及河間扶正私產之富本三倍於袁周夫人支配指揮綽有餘裕惜入宮未久寶婺遽沈此老親持家政專務剋嗇或謂是時入公府者覺

有冷氣撲人然諸公子各擁私財時以珍物美饌進獻家庭之樂較勝袁黎矣殆東海膺選此公任東三省總督時眷屬住屋純用西式錦幔絨毯輝煌照眼實則皆公家製辦聘女教員授二妾及女公子書西偏專置課堂內室外室電鈴四達著者見其差弁室電鈴表凡按四下則通女公子室豈亦師郭汾陽以裨將侍閨門裝櫛耶雖眷屬寥寥而規制整肅服御精美亦僅遜於項城蓋擬總統爲帝王視眷屬猶后妃太子公主公府中人已成爲一種習慣牢不可破種因者則袁氏也故袁氏之家庭卽民國元首家之模範如凡任崇文稅者例進羨餘十萬爲夫人諸姬及男女公子化粧品用亦開端洪憲僅黃陂一人不取耳袁夫人闊達大度有丈夫風其御諸姬亦簡而有法唯化家念尤急每夫妻對談輒絮絮以任滿後家將安適爲問又數於

世凱前名諸子曰爾曹何弗習一業他日爾父任滿卽平民初無此爵此祿豈皆終身爲總統公子耶又每聞滿蒙王公有承襲事必曰若此則革命徒損漢人耳何爲哉數數以微言引逗實爲洪憲動機之一而世人不知又在清代出入慈寧頗惡諸內奄故力主設立女官雖未成事實而其左右尙書才人嬖好之類已濟濟在列大都皆其戚舊僚屬家之孀婦也惟不喜干外政從未勸袁氏委拔一人而朝鮮姬乃思攬權用事嘗納一官吏餽引進者袁任北洋時之文巡捕王某也一日侍袁晏微露意袁笑曰汝勿受人愚若輩欺爾女子所餽物皆膺鈔亦非眞試出我爲爾辨之姬愕然不能對事遂已時有傳宣官某者多交接賈人凡各省蔬果珍錯之先時至者某恆得以獻諸元首眷屬一日袁氏飯於某姬室含醬瓜而甘之問何來姬固愍遲答

曰此某傳宣官所獻之潼關醬菜也袁頌之次日召其人獎藉之然未久卽假事罷去衆議其喜怒不可測自是賄諸姬營進者遂鮮自項誠眷屬有戲癖歷任皆然故公府恆演劇唯河間吝賞且值周夫人喪故不近音樂袁氏諸姬中多擬絲竹朝鮮姬且能舞然袁粗豪性不近也一女公子學奏鋼琴聞而嗤之曰汝欲值女牧師登壇唱歌耶抱存初以文學得父驩已而知其嗜曲有戲迷嘗詈之曰使汝爲元子吾卽傳位汝亦陳叔寶李昱之流耳咏臺亦喜女優且善秦聲而工掩飾項城不及覺故始終寵信之其左右侍從皆咏臺心腹事無不走告者一日有馬班妓至京師在彰德日嘗侍項城飲稱其明慧者也詠台知之立囑袁乃寬飾之以進項城大喜頗譽藉乃寬乃寬前席對曰此元子旨某特奉行耳以是父寵更專而以

乃寬尸名亦不得罪母氏宜北洋派多服其才識焉

黃波眷口寥寥家政操於筵室危夫人其弟某頗用事然代黃陂治產營運爲謀甚忠至今黎氏富有賴其力也計在總統任年餘危夫人私財可二十萬秘書某君告人謂此皆樽節所得然黃陂在任應酬用度並不過儉而樽節之餘猶有此數則元首眷屬勝於前代皇后遠矣

三海賣魚久已騰笑全國今試述其內容則河間當國受制段徐後喪內助老懷於邑除每晚王叔魯電話至少有喜色蓋其銀行存款皆按日計息王爲經手息到則以電報告也其國中商業及家庭用費則張調宸管理皆周夫人所委派足見知人善任然河間性嗇諸姬及公子等除規定月費外凡用款至百金須張氏先請示衆以爲苦其實公子等已各擁私財百萬數十

萬不等。一日復逼張取資。張適以他事受河間申斥。忿然答曰：「偌大三海，苟能賣其樹木魚蝦，何難萬金立致？不知爲諷詞，竟貿然行之。後爲報章所譏，此老始知秘書中有勸其禁止者，曰：『罵也。』罵過了，率性歸公，辦理所謂歸公者，不令諸子私得而據爲己有也。」

東海夫人素工應酬，老到大方，項城尊以嫂氏，每有勸誡，未嘗不拱聽也。其人表面亦開展，而內實吝嗇。在東三省時，飲食日用皆責之支應局，綰局爲陸勤伯出入東海內室。若家人子弟，甚至女僕傭資亦由局供給。近則大事，吳世湘主持小事，楊冠如主持二人，得直接回事。其人凡費當探囊可省，則省。自去年雙十節受任，今夏存款得四十萬，由夫人貯藏爲不動尊。秋間端午樵家持其遺物求售，東海頗欲得之。夫人謂：「俟再得四十萬買，不爲遲事。」

竟已。又官潘陽日。偶公謙演劇。頗垂睽女伶小四寶。賞賚甚厚。屬官窺意。卽議購之。以獻陸勤伯戎。勿然謂夫人外和內妬。幸弗以此貽帥座憂。則其人可想矣。

眷屬既以后妃自居。視諸官猶臣子。當然無嫌疑之可言。自項城時。屬官舊部均得請謁。夫人若心腹。則並諸姬嬌女子。婦亦不之避。歷任元首。皆然。故貴官要人。必以能與元首眷屬接談。示尊寵。去年歐戰慶賀。諸督軍到京者。多咸聚於太和殿東海。夫人設几於殿廊。參觀方其出時。經殿前。諸督咸致敬。獨倪嗣冲趨前問候。衆莫能擬也。

總之。自遼金叩降北京。卽爲帝宅。雖國禮已改。而侍從廝役。仍視元首眷屬。爲天親。摹擬清制。無微不至。故驕蹇之弊。終不可讒。然洪憲時代。雖極侈泰。

却禁烟賭自黃陂正位而戚誼中有吸煙者矣河間更何論哉。

總理眷屬之弊

民國總理曰唐曰趙曰熊曰陸曰段曰王曰錢曰靳時期短促者爲龔仙舟未及任事則李仲仙也唐少川摹仿西式家庭素開通任總理時尙未續絃卽其女子數人皆善交際有聲社會長壻則同時組閣長交通之施肇基次則今使美之顧維鈞施之奢顧之爽皆有舅風皆賴夫人以活動卽唐氏家範可知矣任總理日恆入公府家政胥女公子操持邸中有彈檯有球場有跳舞廳無星期不設茶會或讌飲者一月開支至三萬金而唐氏僅四日飯於家中耳適有某國女優來游與諸女訂交竟下榻總理邸中外國男友來訪者直造唐宅陳鐸時謂睹其來賓可稱中西合璧阮斗瞻曰直是五洲大

旅館宵止中西兩地人哉

趙智庵素懼內蓋以上將而兼都元帥者自宣統間罷官僑寓津門夫人慮其爲狎邪游出入須命一老僕隨之僕蓋夫人隨嫁之紀綱也及攝總揆每日至院辦公仍以是人監之智庵以爲苦陸建章等凡聳之置俊僕竟以是縱慾死而世乃誤傳爲袁氏所謀斃焉趙開爽有幹才而營運非所長夫大則節儉好小利一日有警官餽一金佛像重四十兩值不過千餘金勒智庵酬以要職智庵有難色夫人曰此不難吾翌日入府面求慰庭可也無如何爲落於直督張錫鑾竟得權某縣知事

陸子興所取婦比利時產也碩大無朋而富於才識陸氏奉之爲司命邸中一摹西式侍者皆白衣紅袖若餐館之僕歐初所僱女傅皆京師旂人夫人

嫌其粗穢。乃以重資僱東女。或告以日人多奸細倡妓。且然外交官左右。不宜置此輩。陸以爲然而婦弗從。卒不敢易。以過肥步履艱不甚好交際。然偶值大禮宴客。所談娓娓四座盡傾。好置珠鑽。價所罔計。有時值陸匱乏。不能應。則飾病却餐。以嚇之。必貸款購之。乃已。

鳳凰夫人自清代已負時名。深沈饒智。計女維新家也。而不易裝服。無浮薄相。出常熟朱民父仕湘。拔熊氏於童子試。外舅而實兼受知師。故終身敬其夫人。不敢置妾媵。所織閣號稱第一流。季直卓如皆厥舊友。眷屬頻過。從或觀劇。或游覽。恆熊夫人爲主。衆女賓從之。故人稱爲女總理。復好佛喜談禪。理時謂北地某徵收局長。實由某禪師介紹。納餽於夫人。始獲委任。則揣摩過甚之詞矣。若張弧壽鵬飛之流。其室皆奉熊夫人爲女師。故得爲鳳凰所

拔擢。今其兩女子已畢業。頗露頭角。有名於析津云。

段芝泉。四任總理。負天下重望。却無人議其家庭者。蓋剛愎自是。於家亦然。妻子皆畏其威。莫敢多事。然皖習好引私親。故妻黨及兒女婚媾。少有瓜葛者。莫不盤踞於政軍兩界。其邸中用極煩。夫人公子。知其叢怨甚。結果難言。遂各殖私財。然不敢索之。段氏復不能通賄賂。則又務節月用。以贏餘入己。以是購物發薪。及諸應酬款。每無出主計者。苦之則告諸門下。要人私獻以足之。徐靳吳曹陸王諸人。輪認供給。彼亦佯爲不知也者。今方築園林於津門。規模夔絕。聞亦門下所報効。又好奕。日恆父子二人角勝。揪捩間而奕。實不如子衆知其每奕。負必詈責人。則靳其子。故虧敗以博驩笑焉。小徐尤善伺喜怒。每議事。恐干駁。結則以賄求公子。勿勝公子。或闕用。故拒之。則餽益。

增聞有一次至三千元者。

王聘卿持身誠慤而姬妾獨多且有通房婢家居置酒則諸姬環侍或爲小博負者備飲饌自謂閨房之樂非人所及而不干外事任總揆日亦促無可言者錢幹丞家非素封而眷屬皆摹擬貴族服用甚侈任內務總務日夫人嫌居處不稱促覓新屋適豐盛胡同錫良宅出售錢病其價昂夫人曰是非往日以撤奉天參贊署君者乎彼家亦中落矣我正當購其居示今昔興衰不同錢從之遂購以重價奔走錢邸者向分浙黨同也鄉東三省黨故吏也廣西黨門生也若有事晉謁總理已赴國務院則重賄司閹亦可引見於夫人第汎汎者弗能也嘗以壽日設讌招名伶宴劇夜分客散內室失現金珍品甚夥家人將召警吏夫人止之未兩日諸物復還僅失鈔票數百元邸中

人。遂。謂。狐。仙。爲。崇。而。實。莫。名。其。故。吾。聞。之。粵。西。蔡。君。若。靳。翼。青。登。台。未。久。無。故。事。可。言。惟。眷。屬。素。奢。靡。任。山。東。都。督。時。恆。至。商。埠。劇。園。觀。劇。聞。其。夫。人。亦。頗。嗜。博。云。

總次長眷屬之弊

著者二十五年前游京師時漢官眷屬好酬應者祇張樵農一家故都門竹枝辭有日斜罷值歸私邸對面剛逢太太車之句自新官制發軔而一變矣宣統間而再變入民國而三變顯官眷屬幾無一人不加入交際場者交際多則弊生弊生則報章之傳播小說之摹擬不曰某總長姬妾之艷史卽曰某次長女公子之香蹤蓋可慨矣某君故世族素拘謹持家範自任某部次長未一年而其女公子至御車獨出飲於酒肆聞者失笑其老僕歸余以問

之趨趨對曰事非誣所以至此者則京師官眷應酬繁今日非某總長夫人招觀劇則明日某署長女公子招西餐相習成風不赴則開罪權要主人亦入裸國而同裸耳是則已成風氣莫可湧拔矣

某總長夫人喜收義子女屬吏及衆官慕其勢者多以小兒女寄投膝下亦有司長僉事室人而願稱女以侍者俗例來者須具贄而主人則賚以厚禮稱之爲認乾親夫人獨不然來者當先以禮單呈閱過菲薄不之納而賚人則手作針黹數色值不及數元而必以親愛之詞相告曰是皆我手製者特以畀汝祝汝家長者或夫君遷高官擁厚資更祝汝聰明壽考也蓋所繡非官上加官卽富貴長春若是者半年義兒女繞膝所納贄約數萬已所費不及百金而總長已隨總理倒閣下野矣衆乾親第相顧罵女騙子無良而已

某甲以偉人得任總長家固匱乏前頗賴岳家周濟既貴乃思納妾屬官以妓獻方謀置金屋夫人偵知之盡藏其秘密函札文件以相要挾某懼願悔前議夫人曰任爾納妾而爾當任我參政自茲我有所囑爾不得易一字甲曰諾於是夫人廣通賄賂爲之說合者則賣花媪某媪之表弟則一律師也聞總長初至任時運鴉片若干箱以行其資本亦出之岳家也有主事某乙運動外任金爲媪所乾沒未達之夫人事不諧乙忿甚始洩之衆人曹汝霖之親日實始於清代以那桐爲傀儡及入民國長交通富已數千萬金屋貯嬌誠其分也所納妓固明慧素知其親日狀每於無意中探其計畫孰知小瞞深識老奸雖閨房燕婉情過畫眉之際而口風絲毫不露偶見是姬一珠盒製作工緻珠亦圓白精神玩之不忍釋手姬曰是某路局長所獻

者既愛之。可使取去。曹笑調之曰。爾曹亦能納賄乎。此輩難相與。今日致賄。明日索報酬矣。爾能以身酬之耶。姬大不懌。自是勃谿。曹告其妻曰。彼恆絮絮問外交事。吾早悟其奸矣。侍姬旁聞之。以告於人。而此姬今仍在曹所寵。亦甚專。

朱三小姐之名。久爲社會所豔稱。所以養成其恣縱。則全在朱桂莘長內務時代。是時袁謀稱帝。亟桂莘參密謀。憑藉寵幸。聲勢傾衆。小姐既得多金。供揮霍而所至人皆承迎。遂忘其爲女子。日騁馳於交際場中。其姊氏適浙江某翰林子家。貧甚。並壻皆住母家。以是不樂。適人每晴日御足踏車出西裝。綽約崗警。皆識之。爲沿街將護。一日都下忽喧傳。袁朱將結親。已而事竟已毀之者。謂世凱有言。名媛必大方。不大方者必三家村女。故朱氏揣其旨。縱

女游蕩然。袁終薄其行。故姻事不諧云。

某總長有錢癖。所積至五十元。卽送之銀行。生息經手者。其同學友某。不任。第三人知。券摺秘藏之。雖妻子不識其處。所一日內。兄某自鄉里來求貸。甚迫。某以窘謝。僅爲具三十元。夫人大忿。典衣飾遣之。去某若無睹者。一黠婢。偶夜起於窗隙。窺某方點儲蓄。蓋見書櫥有夾縫。在最高處。疊几。其下始能上也。立以告夫人。翌日伺其出。如所告處。搜之。得券摺紙幣纍纍。席卷納諸己室。某歸。見書櫥狼籍。知變生。訊僕人。知夫人率子女曾入是室。往詰夫人。夫人殊不諱。第欲平分。所有返鄉里。某佯應之。未幾。夫人果行。而某反揚揚。有得色。蓋納其同學計資夫人者。皆僞鈔也。

總長某乙。寵妾因惡嫡子。雖已授室。而夫婦二人。月費十元外。此不得多用。

一錢公子外貌固碌碌而中實饒智計善摹父書頻作偽札以取人財乙知逐之還鄉瀕行假父手筆立據向某國人假款二十萬謂資之以營礦業實收八萬抵折津購船票二而實僅其妻登輪既行哭覓其夫不可得抵烟台始得一紙於牀下倩人讀之絕命詞也一舟大驚知爲某總長子婦買辦以電達京師是時某國人正索資乙邸知其子所爲特發電追回交之法庭而噩耗已至不獲已如數償之風潮始息未兩月得家報則公子發之上海初無微恙乃知受給一忿幾死

販煙總長某丙以滇土失敗於上海賴有大力幹旋卸其責於外交員趙宏欽趙四川天主教徒初爲滇越鐵路工頭繙譯月薪十餘元入民國突擢外交特派員固仰偉人力至此遂代丙坐罪丙因得脫然赴任時農商總長某

丁者號稱半偉人。欲由丙以結識西南要人。論交甚驩。眷屬過從尤密。然丙室起鄉鄙。驟貴而驕。嘗宴客。食品皆鄉味。惡劣。客不能舉。著主人反笑。客更盛誇其鄉餌。塊乳餅之美。丁室本大家女。不能耐調。之曰。我輩已醉飽。所需唯鴉片。尊處必饒此物。何出響。客適有蠢婢在旁。遽應。可惜。售罄無以供。夫人丙室怒。立起批之。且以詈。客至起衝突。兩家遂斷。往來後仗某政客夫人。置酒爲調解。始復過從。

次長某戊。以善外交。有寵於總揆。屢參預。借債得回扣。近百萬。一月間。納二妾。後至者。寵尤專。因使少少習英語。每赴外人宴。輒攜與俱。詐稱正室。其配積不能平。以素懦。不能與爭。已而其姨姊某女士。至蓋留日師範生。其夫則軍官。供職參戰處者也。因告以故。女士大不平。固習西文。遂假戊夫妻名。書

東邀外賓。飲及期。始告。戊客已臨門。女士自爲通譯。引戊入室。遍謁諸賓。賓見主婦。非素所見者。頗錯愕。戊旁立。若木雞。酒罷。召二姬出。指告客曰。敝國俗。准置妾。寒舍亦不能免。俗此二人。皆娼從良。爲媵者云云。客聞言。半現不懌。狀以去。後某國鉅商某。固貴族也。頗訾戊不應娶蕩婦爲妻。以愚客將與之絕交。戊憂從此不得預外債。再四解說。始已。

某次長前清之奉天民政司也。妻奇妬。畏之如虎。置一妾賃屋於石橋胡同。處之。每至妾所。則給其妻。以至公署辦事。入民國爲內部次長。仍前清行之。其甥楊某。以招搖爲所。斥怨而洩。其事獅威。大作。勒某出妾。否則將起訴。與離婚。某大窘。賴許矮爲調停。東海夫人復自青島專使爲構和。始准遷妾邸中。

仗室人交際得官。諺謂之裙帶官。古近多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更未有如某次長之奇者。次長久斷絃。當其充國務院諮議日。偶獵豔平康。悅一妓。納爲簞室。以其老醜。門前冷落。故人無知之者。而獨擅烹調。其父固習方術。故亦略知醫。元首愛女病進。諸醫無效。某適窮甚。竟上書薦其妾。召入診治。數劑而愈。總統夫人德之。酬以重幣。由是府眷有病。輒來邀。妾亦時以美饌獻往來。歡洽若家人。無何而某次長命下矣。妓亦扶正室。嘗值除夕。膳房供饌多例。菜主座方不驩。忽傳某夫人親製之羊肉包乾煨菜。正至。亟取嘗之。果異凡味。羣餚皆廢。立命侍從以全鹿賜之。明年某入謝。笑語之曰。吾雖爲元首而福。遜於君。能日餐護世城中美品也。同進者謂是有絃外意。而後亦卒無他故。

某次長生子僱東洋保姆乳之月費鉅金有勸其節省者對曰吾將假以習日語也衆譖其懷不良念然實無他夫人聞而疑之防範頗嚴日婦狡甚故於夫人前露種種輕薄狀一日盛暑某假寐北窗下保姆經其前知夫人且來窺乃佯坐其旁以扇輕扇之果見狀忿甚直前批頰某驚起不知舛從何生呆立弗能語益信其姦進並攔某一室鼎沸保姆已涕泣出鳴警謂無端受辱觀者鬻集越日其夫函來謂某誣婦名譽且縱妻毆辱人當訴之公使與交涉否亦將訟之法庭某懼甚蠲四千元事乃息

某以次長權總長幾半年儲蓄頗豐後任總長至以異黨時生衝突自念腰纏已富何事受人詞色遂辭職瀕行清理存款則紙幣亡其半儲款券亦少二紙自念紙幣雖儲正室而夜恆親自檢點儲券則嚴扃鐵櫃中鑰在己手

他人不能啓疑。莫能名快快去。後有婢女告人曰。某夜分。雖檢紙幣第點幾。束束若干張而已。每張多少不問也。小夫人及公子輩知其然。凡百元鈔。則易爲十元五十元者。易五元。其竊儲款券。則小夫人伺其睡熟。竊鑰腰間。以盜取之也。

總裁總辦署長眷屬

名士某甲。卸總長職。政府以其望重。特任爲某處總裁。其夫人某。居東洋久。頗研究佛學。然造詣甚淺。其家往來者多政客眷屬。尤勤者。則後任法部總長閩人某乙之室也。並欲學佛。竟奉甲夫人爲師。間三日輒來聽講。少能文者。聽講後各爲筭記。猶禪門之語錄也。其實都不甚了了。而無識者競稱之。甚有欲假此階進。營差缺者。湘中某丙曾充大學教員。思入政界。則令妻妹。

投其同鄉某夫人所夫人某總理之妻與甲室訂姊妹交者也因是汲引得入佛學會久之事殊無濟蓋主者實不干預外事丙乃代其妻作書述匱乏狀微露乞貸意上之甲室頗欲周濟而甲固奇嗇生平交友皆口惠而實弗至然又不欲過拂夫人意且甚賞來札文字因召丙與談大契合爲落之農商部說者遂疑女佛學會爲終南捷徑其實中有別故也

某任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並非北洋官僚亦不在偉人政客之流特仗李九及辯帥汲引力頗與朝士扞格則專講酬應其妻尤敏練無三日不宴客平居亦恆招女友爲竹林游圓通周到衆頗賢淑然某猶慮其不善演說不能爲新游戲尙非完全交際乃延皖中某女士日來授新名詞且教以鋼琴籃球之法而夫人苦其煩不願學強之稱病不起一日蜀中某政客遣妻來

探疾詢知其故。啞然笑曰：有是哉！子夫婦之迂也。演說例有籃本，正當倩牀頭人捉刀。若種種新遊戲，舊之太太奶奶誰能之，而竟無弗能者。正在不求甚解耳。踏琴一曲能事已畢，處處時時皆用此一曲也。或僅能半曲，亦可假故翮然以下。籃球勞力然，其規則儀式已有成書，能記其數語於他人。比賽時爲壁上觀，偶指點評獎，卽引伸成語，便中竅要人當稱某夫人爲籃球專家矣。不學可能縱學，亦旬可畢事。何憚煩稱病耶？某妻頓悟，奉之爲導師。數日卒業，再出酬應。羣羨開通元首夫人宴外賓，亦柬邀作陪。夫婦皆引以爲榮云。

某署長舊綰，齷於長春，以千八百元購得女優姊妹二人，一獻之。故撫陳昭常，一以自享。已而生子，遂擬專房寵迨。入民國而運使而次長而署長，日處

金窟中遂如楊行密覺美人非美矣初出金二萬購某妓繼又以七千元南下買一吳姬以其善調停閨房之中亦以事長官待同寅之法處之家室得相安然其銀行儲券秘密函札則盡藏之三妾吳姬所以其非風塵中人性較質實也若酬應則任次妾某妓以其活潑工交際也家務瑣屑則任長妾女優以其入門在先也其邸中每晏客皆顯者飲罷必博博則次妾必出入局已成習慣矣規定每房月費百元衣飾酬酢藥餌另支公帳然酬酢費爲次姬獨據偶博負數千元某如數畀之無難色長妾妬之乃結三妾以謀抵抗自是遇客飲博二人亦隨出否則某取資時三妾輒絮絮問此豈二姨所博負何若是之多也積久亦成習慣矣某處之泯然若無跡而次妾恨甚無何半月間輸出九萬金贏者皆要人眷屬某不敢不償或謂是皆勾結他人

爲之非置負也。又本署轄地廣屬吏有所獻納則致某者。由司閹進致諸姬者。由庖人某進。凡出入其門者類能言之。

某總裁雖受特任而實不居京師。第支乾俸而已。一日忽有中年婦攜子女僕媪自南來。居某大旅館。自稱總裁眷屬。越日投謁某。鉅公蓋總裁密友也。既見鉅公正訝其非真。婦遽涕泣告曰。妾某地倡也。初爲總裁所眷。遂自脫籍歸之。且助以金盈萬。蓋時總裁猶冷宦。以畏獅威故別立門戶。以居己生子及女矣。自是別數年不知蹤跡。妾唯茹苦以待。今聞朝命特從遠道來。殊知彼又出京去。奈何。言已痛欲絕。鉅公夙亦聞是說。略不之疑。資以千金。作書令往投總裁。久之殊無耗。再書詢之。得復則絕無是事。始知受騙。有見此婦人謂舊爲總裁邸中女僕。蓋與主人有染。故知其秘事。特假之以給人云。

諮議顧問眷屬之弊

今日東華塵土中當改明末人詩曰顧問賤如狗諮議滿街走庶足形容其醜然亦大有分別其力能奔走南北而望重又不屑小就於是乎受聘爲公府高等顧問者此甲等也又降而清代顯官與當路諸公有舊老而不遺之流若樊山諸人則乙等也至無聊之偉人依附之詞客退間之窮宦等斯下矣此輩既無權勢可言眷屬亦奄奄少生氣而其趣史則有足述者

公府顧問某甲仕清爲方面以反正功擢上將自謂能調和南北者也然項城惡其人嘗語張仲仁曰吾聞南中稱騙子爲滑頭若某者可稱之爲老滑頭矣語少少外傳甲恐一日聞元首夫人小極餽糕餌謂出其室手製費四百圓乃得達竟蒙賞收喜甚剋日卽令其妻入侍疾自是運從無間貢獻賞

豈費至數千金以爲前嫌盡泯矣。遂託都肅政某乙探諸袁氏。袁氏曰：極知某賢然以其望重非巡閱將軍都統不欲借重也。乙以告甲於是預定以某人充參謀某人充副官甲固揮霍厲中食客驟增久之信息渺然囑其室探於內宮還報曰：茲得一機會聞宮中紛紛傳說主座決稱帝勸進者居首功甲掀髯笑曰：是易易耳遂結合鄉人爲第一次勸進已領銜焉翌日果蒙傳見獎藉有加謂少緩當屈君先就一巡按何如甲九頓謝無何滇黔軍興袁不暇及此甲復慷慨請行聯絡滇桂旣南下遣使先以禮幣投陸幹卿殊無裁答俄而桂亦起義乃沮喪以歸更五月洪憲帝崩甲依然故我而眷屬應酬所費至萬餘金故今猶奔走南北以謀蠅頭焉

名士某乙以狀貌奇古得入公府充顧問喪妻不復娶攜二女侍長善詩畫

次工音樂。然壺範嚴。外人罕得謀面。一日總統公子至其廡齋。見此老方操管改詩。問孰作。曰此小女稿也。讀之融景抒情。若楊徽之佩。甚請一見。竟不可得。然自是公子無三日弗至者。至則談藝。知二女所學各有獨至。愈益傾慕歸。聳其母設筵召飲。比至則長女中人姿而嫺雅。有林下風。次女嬌麗。曼妙府中無與比者。公子雖久娶。然不能無垂涎意。夫人尤愛憐之。收爲養女。元首歿後。方出宮珍飾錦衣。纍纍充笥矣。乙所得亦踰二萬。捆載南下。聞二女實非所出。乃舊蓄之女弟子。攜以爲餌者也。乙瘦幹長髯。眼若貓睛。善談論。每捫蝨一座。盡傾。

政客某丙。國務院諮議也。月薪二百元。其妻固女學生。喜交際。出入乘馬車。歲包資千元。餐館劇園時睹芳蹤。而衣飾摹時所費。尤鉅而不能供。恆逢詬

譯而卒。無生財方。後同學某入都。其妾固滬土。娼俗所稱。碰和檯者也。睹狀獻計曰。以君交游不少。貴人聚而博戲。取資頭費。日覓數十元。當非難事。丙豈願承教。因盡傳以招客抽頭之法。遵而行之。踰月已別賃華屋。氣象一變。且由是交通某總長某督辦。夫人乙竟得稅務處差。以風聲大恐警察干涉。乃托詞妻病收場。息賭聞所贏尙萬金。其妻吸雪茄飲香檳。自稱女解放家云。

鄂省有名之女學生某。軍官某丁室也。丁自洪憲倒幕後。充陸軍部諮議。月支百六十元。爲活狀恆鬱鬱。妻則勸之投民黨。丁不能決。一日忽得南中某黨魁書。謂來札悉能爲探刺秘密。感甚。月奉二百元爲酬。云云。殊茫然。已其妻見自承所爲。然丁實不預秘密。無從探消息。慮無以應人。妻奮然自任由

是段黨用兵計畫無鉅細皆爲偵知以告元帥府而實不知其妻以何術取來第見其午后四時必出八時乃歸耳問何道堅不吐時所得費已增至月六百利其金多姑聽之而已無何妻病瀕死告丁曰我死君無術取民黨金宜就此時故露形跡以驚段黨已則速南行彼中必有位置好自爲之婢某雖醜而謹慎當納爲媵萬無遺之出丁謹受命後果得南軍某旅旅長而嫌婢醜竟以配差弁婢慍甚告人曰向日夫人午後出惟我知之蓋軍政司皖人某所也其人呼夫人爲姊而夫人呼之爲弟然固非同懷也

館長眷屬

湘綺攜周媪出游播爲笑柄其實此老以衰年行役故挈婦人以從經師泥古謂承禮訓正不足怪然子女煩好尙各殊老人守舊達極點而所守又非

流俗恆見之。舊覺其行多怪奇可駭。而長公子則俗甚。第嗜財。他公子尙有能讀父書。被服儒雅者。其子歸楊者。獨開通自歸王氏。以所學輸之。諸姊妹幾相率而維新。老人忿欲死。自是家庭分新舊兩黨。各尊所聞。其從之京師者。多新黨。居里閭者。則舊黨。然新黨恐觸老人。怒待坐。或問視寢膳。仍循舊禮。口中不敢作新名詞也。凡門生納贄。官吏餽遺。皆致京師。或以多報少。或匿不以聞。利皆在侍京寓者。故新黨勢尤雄。又老人素戒奢。惟飲饌少豐。而子婦皆喜衣飾。嘗聞其女適丁氏者。曰布棉衣。與緞綿衣等。暖緞徒以悅他人。而增已矜持。念視食之美。惡口舌。能辨蓋有爲人爲我之判矣。而衆皆笑其迂無遵之者。

湘綺擁皋比五十年。所得已足贍家矣。壬子之出。實家人所聳。以不覽報人。

世。詆。譏。之。詞。初。不。之。知。後。洪。憲。禍。作。方。以。病。旋。里。聞。耗。笑。曰。彼。爲。曹。氏。讓。段。琪。瑞。馮。國。璋。輩。爲。司。馬。可。耳。不。及。其。他。越。日。楊。暫。子。電。來。謂。勸。進。者。多。獨。闕。耆。儒。師。門。能。領。銜。籌。安。會。當。以。十。萬。金。爲。壽。長。公。子。惑。之。勸。老。人。署。諾。老。人。於。來。電。批。四。大。字。曰。心。不。應。口。知。難。遽。允。竟。矯。名。復。電。勸。進。其。詞。亦。公。子。與。門。人。曹。某。所。撰。而。老。人。不。知。也。然。終。慮。事。破。則。故。以。詞。激。之。曰。聞。衆。論。欲。舉。孫。文。爲。總。統。而。黃。興。副。之。并。逐。清。袁。不。得。居。京。師。老。人。推。案。起。曰。若。此。全。國。皆。投。天。主。教。華。夏。已。矣。不。若。袁。氏。之。稱。帝。之。爲。愈。也。長。公。子。進。曰。若。然。父。何。不。勸。進。曰。我。老。寧。辦。此。爾。曹。爲。之。可。矣。前。跡。遂。泯。然。長。公。子。所。獲。僅。四。萬。元。蓋。爲。楊。度。所。給。也。

某館長仕清官至總督夫人乃續取者豐重敏達尤善交際嘗往來於諸貴

族所某起家帖括中道忽維新摹擬皮毛至爲可笑其主動力則義子杭人某甲固慧絕少年甲科某無嗣居恆鬱鬱夫人曰有義兒若此生子何貴故某歷任封疆內外事皆甲主持出入內闕視同己出某初仕有剛名由郡守擢至方面家中資夫人以爲憂嘗告甲曰今達官皆擁多金彼獨不名一錢幸無子有亦爲餓葶耳甲曰是不難我當有以附益之未幾某卸將軍任殊無後命甲與其室內外激以危詞果私取財政局金數十萬以去

館長夫人如夫人皆好博有麻雀癖時邀戚眷博若闕人門客亦可加入而館長殊不入局第有時作壁上觀而已一婢有外遇值夫人等博於堂竊其首飾篋行方及角門適館長自外來都未燃燭衝撲於地僕婦聞聲以燈至則主人與婢女也而首飾篋在其旁衆皆掩口笑館長問婢不能對衆擁之

入面夫人夫人曰鬼崇至此而情反顯然何嫉深求哉已見篋則已珍物盡蓄於是謂館長老悖卽寵婢爲私會亦何必盡我所有以神之豈謂我已死乎館長百口不能辨婢轉藉是掩其迹故作羞愧狀衆信爲實後夫人勸納婢不應未幾仍逃以防檢嚴未及竊物館長冤始白

摹仿文明自時流少年事老官僚雖竭力爲之匪特不能工且形其醜若某館長年已六十外始維新並打彈擊球等遊戲亦一一摹之夫人從而和之廳後置長臺打彈夫妻日有常課如夫人以下迄婢媪并延女教員教授體操女公子則延師授鋼琴然觀者終覺其勉强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踏琴擊彈尙書第粗服蓬頭娘子軍可爲噴飯

館長有弟行七者清代直隸道員豪縱喜爲狎邪游年負債纍纍皆賴兄爲

清償嘗以萬金納某女優爲妾攜之京師居兄所於是正室鋼琴未終西廂秦聲已作人稱之爲中西樂館館長不能禁也又以無出繼五弟子爲嗣視其叔尤恣縱時館長居京師子居青島亦取一女優爲妾而妾有外遇頗多醜行近人所爲桃源夢小說已備載之是子衆奉爲青島嫖王以總督而都督都督而館長且爲洪憲皇帝四友之一殷富固其分然館長頗飾貧或訾之爲假道學不知其家財政什五操夫人手其三爲繼公子所有聞已揮霍瀕罄其二爲如夫人與女公子所有將以備粧養老者故館長有外用必取之於夫人而夫人以其所行無益輒拒不付以是用恆窘手其實已久擁厚資近聞其繼子負債已踰十萬然則敗可指日俟矣

大禮官侍從武官眷屬

久任公府大禮官者非即侵吞賽會公款罷職死滬上其妻通伶人李春來某甲之弟乎其人初以唐少川汲引得入袁幕已官奉天緣事降調入民國遂久任大禮官以其通英法語也其眷屬皆開通嫻方言總統夫人宴外賓亦進而陪侍任舌人故並擅聲勢妻妾俱揮霍好餽遺嘗購金女表二十枚皆瑞士名製攜入公府一夕送罄故府中嫗妾婢媼莫不頌其賢云

某禮官起下士以嫻日語得待項城家固匱乏恆爲室人所謫既貴懷前恨托言赴東瀛妻不知其居公府也女士某者北洋師範生也時方授讀某次長所次長爲某業師聞何弗攜家對曰斲絃久矣因爲執柯以女士歸之婚禮既成偕謁元首項城賜予甚優女亦頻入新華宮眷多向之習日語以此聲勢漸隆人亦漸驕一日飲明湖居倚酒罵客座有知其家事者告諸其鄉

人。鄉人歸。竟告其妻。妻攜子女。並內弟。至京師。直達所居某方。入值。新婦不知。爲何許人。彼此大鬩。家人速其歸。一見嚇。幾死。妻欲扭以鳴警。賴僕媪苦勸。始已。而新婦已赴訴於府矣。翌日。咏臺公子出爲判斷。新舊各析。居現財。及衣物。盡歸新者。其仍月結以資。若干。舊婦共夫居處。若再至新婦所。尋衅。咎卽坐。某當立撤差事。乃息。或曰。此袁夫人意也。然某終爲主座。所薄不保。其位新婦亦與之離婚焉。

侍從武官某者。籍津門。黃阪宿識也。初爲參謀部差遺。已被薦入公府。嘗奉派至開封。勾當公事。娶一馬班妓婦。見者駭然。曰。此妓舊在彰德。嘗一度侍項城。寢以狐腋氣放之。出子。今妄嘗禁鬻。勿乃不可乎。某不爲動。攜以寧家。室人雖妬而畏其暴。第隱懷恨而已。一日。某醉後。指妾告其妻。曰。爾無輕彼。

彼曾爲天子所幸。其不爲后妃者。命也。妻佯識之。得暇告妾曰。今總統已改元。洪憲行。卽帝位。妃嬪備位數百。汝果得進。動以前情。雖至弱。亦在才人列矣。奈何。久侍此窮武官哉。妾大動而苦。無路謀進。妻曉之曰。距此不遠。爲某中將。彼與新君同姓。寵至專。素出入掖庭。汝果投之。必得當。吾當以人導汝。妾拜謝。逕投中將所。中將不遽信。問之府中舊僕。答事不誣。遂留之。已宅而以情告元子。元子言於洪憲。果尙省記。命將之人。宮授爲女官。怒某私禁。鸞不報。立逐之。出聞袁歿。女放出。禁仍爲某所有。盡悉前情。竟逼其妻服毒死。公府秘書某甲。翩翩美少年。以喪妻喜作狎邪游伴之者。侍從武官某乙也。乙以多言坐洩。漏嫌疑。賴甲求解於秘書長。得保其位。感激無地。遂託同官爲媒。灼以其妹字甲甲。雖允婚。而所識蕩婦女。優多心實。別有所眷。旣納。采

淡○然○忘○之○矣○。乙○數○促○其○成○禮○。漫○然○應○之○。久○而○不○諧○。妹○疑○有○他○。頗○詬○其○兄○。乙○無○以○自○明○。偶○共○甲○飲○。被○酒○觸○前○事○。厲○聲○責○讓○甲○。少○年○氣○盛○。立○以○惡○聲○反○之○。竟○致○揮○拳○。甲○已○力○薄○。負○傷○歸○。翌○日○託○疾○。不○入○。秘○長○親○來○視○疾○。見○面○目○腫○。敝○亟○詢○何○由○。負○傷○度○不○能○隱○。傾○情○告○之○。秘○長○大○怒○。謂○子○前○託○予○救○彼○。今○竟○若○是○。報○何○無○人○心○。乃○爾○。况○以○文○學○侍○從○之○班○。而○爲○若○輩○。赴○赴○奔○走○者○。所○擊○實○增○吾○鄙○。羞○予○當○有○以○懲○之○。歸○告○黃○陂○。謂○乙○恃○侍○。弁○敢○毆○擊○。秘○書○非○嚴○懲○。無○以○示○戒○。秘○長○固○黃○陂○。素○倚○爲○司○命○者○也○。立○從○其○請○。褫○乙○職○。且○解○回○鄂○。管○束○姻○事○。竟○不○諧○。人○擬○爲○反○。鍾○馗○送○妹○云○。

皖○人○某○。兄○弟○二○人○。皆○侍○公○府○。兄○爲○侍○從○武○官○。弟○則○供○職○傳○宣○處○。皆○有○錢○癖○。父○仕○前○清○。爲○繡○兵○。遺○資○五○萬○餘○。以○一○萬○爲○祭○產○。二○人○各○得○二○萬○餘○。然○兄○信○其○室○。

人言以財貿易盡喪所有弟資則年有贏餘以此貧富大判然兄無日不思弟產弟則假一錢與兄所不爲雖以同懷兼同舟而彼此視猶陌路也一日某將軍入覲父執也召二人問狀皆陳清苦將軍曰若然兄其從吾行當任爲某旅旅長弟可從其兄爲參謀長弟雖不願而不敢言唯唯稱謝而已翌日將軍言於元首如所請行兄召弟曰今而後入吾掌握矣速獻金治行裝弟稱病不行後兄以暴戾罷職還京師弟已運動復入公府自是二人雖對面不接一談

普通京官眷屬

前清京官攜眷者不敢脫居鄉習以俸薄也其無力攜眷者則假鄉館或授讀於人家光復後京官俸入稍厚然例有折扣實得亦無幾而眷屬奢侈則

遠過清代。又有留學生服官者。夫妻二人。賃居於旅館。襪被一皮篋。一若外人之爲旅行。然更有賃妓爲妻。以備酬酢者。宜報紙恆登其笑史矣。以吾所聞。大約私人愈豐者。宅第愈多。弊端眷屬亦愈多。趣談若外陸海財交五部。外之稅務鹽政菸酒公賣諸局署是已。而老官僚笑話在。嫗妾兒女新官僚笑話。則在本身與室人。雖充屋之紙。弗能盡書也。茲特錄其近實者。

某局長北洋舊僚也。以吸烟困頓不樂。煩劇乃藉一局自娛。然聲勢則不讓。特任官也。某性固落拓。益以嗜好處事尤顛預。而夫人則精細省嗇。一錢若命。火食車馬費。嘗積欠至數月。始一發。紀綱苦之多。引去後。其弟某甲至京。師自承願。司會計。人皆笑其愚。然從此邸中諸用不闕。上下相安。甲狀亦頗餘裕。羣始服其才。而不知所操何術也。後有知其內容者。告人曰。甲與其姊。

先有秘約私宅月用身願報効惟藉政事活動姊丈勿禁阻約定遂勾結局中某科長廣通賄賂傳遞消息一年之間所得三萬報効私用月才及千宜其綽綽有餘裕矣

前代京朝官清苦鮮有不負債者然吳幼農以翰林欠人至六千金衆詫稱奇若在今日未免爲小巫矣某司長室女學生也不解持家專務酬酢且迎其母若妹同居皆泰侈而局長弟則徵逐於名士記者之間以捧女伶評娼妓爲事日午起就食於福全館食已驅車出城觀劇一日輒三五家晚則酒肆徵歌或設讌妓寮非夜午不歸所負酒資纏頭資戲資每節須三千金而其嫂氏用尤煩每出必游洋行購珍異物品若干以歸衣必法蘭西縐杭緞所不屑服也幾於無肆不欠欠亦無數索卽還者吾友鄧君嘗八月十四日

至其家見債主鬻集惡聲大作主人主婦不知所之僅蒼頭數輩敷衍債家狀至煩苦翌日其弟至鄧所賀節馬車華服豪態依然及還拜其家則夫人西裝出珠鑽炫目攜世妹登摩托車驩笑去矣及見某方手財政學一編蕭間無事客來呼僕進雪茄香檳狀頗陶陶鄧叩昨何追逋者之多今當清結矣答曰究竟揭債若干債主爲誰我且不得而知何從清結哉相與一笑罷聞某本富家自薄宦京師已產遂罄債臺高築負人至四萬金日有坐索其室者而某及眷屬略不當意是可異已

某參事初爲直隸某署秘書無子以姪爲嗣而待之殊苛月畀以一元衣履費亦在其中一日姪乘其入署辦公而嬌適臥病席卷所有付諸質庫已則徜徉以去比某歸睹狀大忿以責其妻妻病本篤一憤而歿亟覓姪圖報復

殊不可得。又二年入都爲某部參事。至見同官某所乘包車。御者頗似其姪。然不便遽問。訊翌日入署。則衆方聚言某僉事御者無故逃矣。知確爲其姪。而無處物色矣。

贛人某甲以外吏入爲某署科長。宿已擁厚資。妻妾三。父妾一。子及子婦。又一女及笄而未適。人妻老病不理。家事甲素狠暴。家人畏之如虎。每食攜其女共蒸豚魚膾饌。至豐腆。他人則月准朔望葷食。日供蔬飯。夜九時必熄燈。不熄者干責。晨七時必興。不興者不得午餐。御其子尤嚴。已授室矣。尙延一學究。課之讀。日必作論說。闕課撲責不少貸。然公女子有奇癖。對人羞澀。食不下咽。比人散則潛入庖廚。取殘食自啖。諸嫗則分竊所儲器物。之爲某所不及察者。暗令僕婢攜出。或售或質。子尤浮梁。頻貸金。鄉人所鄉人皆知其

富則剝以重利勒其書券必明載有田某鄉凡若干頃四至若何卽以爲押品因原券未覓得書此爲據云云蓋衆皆欺甲老而祇有此騃子也一日甲方負手踱於廳事突有人入自稱某奶奶家遣來邀公子飲者甲亟叩居何所答居東城某胡同豈子猶不識耶甲許轉告公子早至其人去立率僕廝輿人如其言跡之蓋暗娼也揮衆毀其居方擾攘間警至始得解圍

外交官眷屬

內眷之弊每發起於應酬其不好應酬者雖有弊人亦鮮能知之若外交官則凡百交際必攜內眷登場苟一不慎卽貽笑柄然不過應對周旋之誤耳若因是而釀成家庭之紛爭則其弊誠有足述者某總長雖曾留學嫻習外交而夫人則拘泥頑固酷信神權奉玉匣記爲枕中鴻寶讓星驅崇費重金

所。不。惜。已。納。一。妾。俗。所。謂。鹹。水。妹。工。爲。英。語。故。奉。使。在。外。輒。攜。之。登。嘉。謙。赴。茶。會。積。久。則。純。摹。西。人。儼。然。一。巴。黎。女。子。頗。嫻。跳。舞。歐。人。殊。驩。之。惟。正。室。鄙。棄。不。屑。指。目。爲。人。妖。幸。同。居。時。少。得。免。衝。突。及。某。長。外。交。不。得。迎。夫。人。來。特。於。東。城。賃。華。屋。以。安。瀛。眷。然。所。居。樓。級。三。層。天。人。以。升。降。爲。苦。且。不。復。分。廂。正。欲。覓。祀。神。所。而。不。可。得。心。已。厭。之。住。未。久。而。子。女。僕。婢。頗。有。病。者。益。疑。廢。祀。爲。鬼。崇。逼。其。夫。遷。居。而。妾。不。願。然。某。服。官。久。財。政。盡。操。妻。手。其。主。會。計。司。產。業。者。亦。多。妻。黨。中。人。宿。已。尾。大。不。能。制。竟。勉。從。其。說。遷。居。華。式。房。有。廳。有。堂。有。上。房。天。人。之。喜。可。知。也。自。是。妾。偶。出。游。須。於。廳。外。登。車。而。悶。時。弗。能。推。窗。眺。遠。至。不。可。耐。以。是。嫡。庶。益。水。火。一。日。妾。招。客。擊。彈。竿。誤。傷。小。公。子。夫。人。謂。其。有。心。戟。手。大。罵。客。驚。散。比。某。歸。妾。亦。不。知。所。之。蓋。已。溷。客。叢。中。出。矣。

翌日妾書來謂外人皆知我爲君配我若流落君自問能復立身外交界乎然牀頭夜叉實不能共處望別營屋以居吾某勉從之而由是頗有醜聲甚謂所接者爲碧眼黃髯之流蓋可喟矣

某次長摹西洋家庭制不置嫗妾然多蓄麗婢後房三五皆饒姿態年已踰笄殊不遣嫁夫人疑之謀諸僱嫗對曰是不難乘主人出盡嫁之可耳會某乞假南下如嫗言畢遣之某返問故對以皆年事長不安於室慮生他故乃權遣嫁某以其義正不能却而暗囑家人訪求侍役某者嫗子也知其處蓋并落勾欄矣告某亟以重金贖歸藏之外室每日乘赴部辦公暇必至其處泯然無迹未幾總長奉差出某攝部事勢頓煊赫妻爲其弟謀某埠領事故許其納寵爲交換條件某已醉乘機言曰與求新歡寧續舊好夫人適忘前

事以爲調笑語也。不之答。嫗旁聞之。翌日告夫人曰：是蓋思求故釗耳。宜留意偵察。無何果探得諸婢住所。勸其並納於邸。某立允。然仍婢稱以避取妾名。而內弟得委充某埠領事。久之總長將回任。又適當外交多事。某恆早出。夜午始歸。一夕旋邸正室。方擾攘。亟問夫人。答以諸婢逃矣。驚恨交迸。第告警爲訪。拏越數日。嫗子密告曰：實夫人遺之。出逃乃僞詞。今奴復知所在。望主人贖歸。密藏之。某喜過望。果蠲重資。收回藏於後門。某胡同聞其權。總長將一年積資甚富。而俱爲嫗與子所騙。沒賢夫婦。同受其愚。而始終不悟。其愚誠不可及。

某公使駐日本時。眷屬從者。夫人與長公子。某服官久。頗倦勤。內外事皆公子主政。公子慷慨能爲大言。而實鄙吝。視一錢猶性命。使署公用務。從省齋。

禮多不備。夫人出故家。頗識大體。而以公子爲前室。出且年長。不欲遽指其短。一日以頻擾人酒食。議置席酬客。所延則日政府外交官夫人及各國公使夫人公子。慮費多。選饌務求其賤者。應備物半弗備。客皆不驩。散夫人以告某某。責公子自是仇其繼母。而端淑無可指摘。第退而詛咒。有隨員某甲者。於館中調公使婢女。狀至穢褻。爲某所斥。度出夫人指。則結公子爲援。且授以秘計。一日有東人來謁秘書。自稱新聞記者。謂有訪員投稿。隱約皆述中國公使夫人風流豔聞。雖未實指名姓。而事與地則確鑿可據。愚素慕公使高名。特以奉告。望設法事前消弭。秘書固某老友。聞而大詫。立託來者先勿登載。竢訪流言所從來其人。唯唯去。秘書遂以告某。幸某更事多。置之不理。後亦無他。蓋其公子與隨員所爲也。

某甲漢軍旂人。其先則回族也。以廣方言館學生薦升。至出使歐洲某國。大臣適夫人病。未與偕行。至駐節所。卽微服出治。游通一嫖。雌久而情洽。始告以吾乃中國公使。且贈以影相。是嫖方營一酒肆。聞所交爲貴官。喜甚。遂拓大其相懸之肆門。代商標焉。有鄂籍學生某。具呈控於外務部。察實。撤回。既入民國。數任某埠交涉員。取四妾。狀皆醜劣。而並恣縱好游。某出乘汽車。某雙馬車。某單馬車。視寵之厚薄。爲差。聞一僕婦頗少艾。固給事妓家。殷勤能伺人意。甲調之。已入港矣。爲其妾。撞破。致興醋。海波賴其友馬某爲調解。始已。

漢口妓某。爲某軍官所納。已而逃出。腰纏頗富。且少少通東語矣。乃北走京師。就旅館。居住間壁者。浙籍留學生某乙。謀差春明者也。久之。二人訂交。稱

姊弟進而結婚。乙仗其資運動得爲某使館書記。以機警擢任某埠領事。埠有酒肆。其主婦則乙留學時舊好也。至是不能忘情。頻暗中往來。偶不密。爲其妻所知。以乙得官由己。而所行若此。殊負恩義。欲鳴之於公使。乙臨求。乃已然。夫妻感情漸漓。一日偕游溫泉。逢一本國人。彪然丈夫也。目注其妻。妻則惶愕欲逃。乙大詫。亟偕妻行。其人尾之。至領署。竟探刺來投。謁視其刺。則中將某來東游歷者也。夙耳其名。延之入寒暄。竟中將謂適與君偕行者。爲誰。曰此拙荆也。叩母家何姓。何時何地。與君結婚。某知有異。故變幻其詞。答之其人。嗒然懊喪。乙再四探其故。始答。故有妾捲資逃。狀貌頗類夫人。故以奉詢。吾知過矣。立別去。乙始知爲其妻。故夫也。入內盡情以告。謂某實已得消息。故偕證人來。雖吾以飾詞拒之。渠殊不信。恐將日伺吾館。妻聞而大懼。

雖不自承。然自是不敢踰內闈。閫威大歛。乙因得時來往酒家。覓當釺人。共醉焉。

巡閱使經略使眷屬

巡閱使權力視人而差。張勳勢在江淮。張作霖勢在東三省。陸幹卿足不出戶而粵桂兩省及湖南之半皆遙領節制。獨倪嗣冲擁長江巡閱使之名。而江贛鄂諸省初不容其干涉。巡閱使中之至無聊者也。而挾姬妾。駐蚌埠。一榻烟雲千萬家。產亦足以自豪矣。其人雖恣縱而吝嗇甚。諸嫗月費僅足給用一錢。弗能餘。有時召與共博。負者不容少欠。衆以爲苦。聞南妓某獨擅盤龍術。每戰操必勝。權乃共延之。靳傳其法。殊無所吝。踰月衆皆升堂。妓曰。可以一戰矣。而倪猶未知也。其夕爲麻雀戲。負二百元以爲偶然耳。次夕再博。

負至千元。詫甚。叩衆何技之神。都弗答。後爲一婢所洩。謂有是異人。我當親與角。奈何隱匿。因立召妓入。與博。復負。遂留不聽。出日夕。拉之博。則搖攤牌。九蔑一弗。精喜甚。告左右曰。得是人。可以娛老矣。問須身價幾何。妓半跪曰。身婢自有。惟阿母貧。賜金以卹其老公之恩也。敢論多少哉。倪嘉其詞。令不俗。弗欲示儉狀。因出三千金。畀其母。妓復請歸與母妹別。度無他許之。至夜不歸。遺足覘之。室虛無人。知挾款南去矣。亟電追。殊不可得。蓋實北行。由濟南之青島矣。是妓嘗告人。彼聲勢雖赫。而神不附。驅猶塚中之枯骨。吾何爲從之。况彼諸姬處室。憂貧冀寵。如在囹圄。吾睹之幾欲呼菩薩救難。豈躬入其阱哉。聞近嫁一花生商家。頗溫飽云。

某巡閱使。亦有烟博癖。然不共家人睹。正室早沒。家事以兒婦主。政諸嫗職。

務則一人剔燕窩以糖和而蒸之一人爲司阿芙蓉且拂拭烟具一人司服
裝一人爲洗足四人各有田若干頃屋若干所義兒義婿若干人兒婿非軍
官則富有之士司也歲時皆有貢納以此四姬擁資並踰百萬然畏某甚且
年已老故門庭頗肅人無間言某巡閱起盜籍今則財力威力兩皆敵國姬
妾至十餘人猶不時召妓侑酒夫人獨慈祥視諸姬若子女然以爭財政羣
雌輒起私爭一日大衝突夫人調解衆直不理至巡閱使拔刀入始已亦一
笑柄也

某經略巡邊奉其母夫人行置輿黃飾舁以八人輿前執羽扇金鑪者又
八人香氣四溢母若坐雲霧中自以爲戲劇中之太后不若也沿路召父老
至輿前賜以果餌得賜者侍弁喝令九頓謝一日宿驛館值秋深西風大作

觸庭樹。颯颯有聲。聞而祝之曰。若必樹神來乞封者。吾當令吾子定封號。神其速退。又呼經略曰。汝聞之乎。其速加封。勿失神望。聞者咸笑不可仰。

都督督軍眷屬

督軍某甲。段黨健將也。語言粗橫。人皆畏之。生平獨畏其妻。當前清時。已膺閩。寄顧無出。欲納妾。妻閔於室。事中止。乃養他人子爲嗣。及入民國。以袁舊部。任鎮守使。太夫人幾百齡矣。抱孫念切。嘗以爲言。妻聞而厭之。竟送其姑回鄉。已遷護軍使。不敢迎養也。母旋鬱鬱以歿。無何。甲擢督軍矣。家政一聽夫人主張。不敢置異。同妻六十壽。欲稱觴。客謂制未終。不宜舉行。甲是之。乃大逢話。謫卒張筵。大脯演劇三日。乃已。蓋甲粗率治生。非所長。妻則精細工。營運賴其力。私入日增。某商埠多其房產。公子雖賴父蔭。綰權某省。實碌碌。

無一能居恆。嘗謂我父子皆木偶。賴卿提攜耳。然不喜干外政。且不甚吝嗇。故人尙有頌其賢者。

浙人某以附生習武。備捐納道員。充標統。入民國一躍而爲都督。取其鄉張某女爲室。女穎慧而詐。某弗能御。或遂謂其實天閹。旣貴以無子爲憂。己又不能人方怏怏。夫人已爲置二妾。未幾並生子。蓋皆娠婦也。某私款舉存之。銀行舉內弟某乙經手。凡簿據皆乙所簽字。而券上僅書堂名。以其好貨。不敢摹北派軍官故。三年餘積資不過二百萬。後以附洪憲爲部下。所逐客死。析津私財大半歸夫人。小半爲內弟所有。以取存款必賴其簽字也。妻得錢頗揮霍。因有醜聲。衆勸盡留少許。遺二子曰。是皆野種。非我族類。安有金遺彼耶。

鄂中某丙以次長外任將軍且兼省長丙四十無嗣在滇時納一妾年餘產子遂擅專房寵然其妻頗端淑未嘗爭夕而滇女工媚且奇妬蓋土性然恆訴正室之短而某明達不之信也妾乃殷勤以事太夫人太夫人頗稱其賢然實亦不憎兒婦妾竟告諸戚鄰謂夫人如何不孝如何失太夫人驩已身如何調停無識者竟信之已某外任母畏險遠不能行妾故於衆前自請留侍養妻則曰爾可侍主人行吾留此奉姑妾遽稱諾遂定妻留妾從臨行復挈一黠媪自隨媪素出入貴人家爲通賄說事者也蓋慕外任權獨操欲借媪通外以取賄孰知至未久而丙兼省長乃整頓吏治人弗能干以私署中關防尤嚴妾大失望繼以洪憲禍作爲某軍所逐狼狽出走並原攜衣物亦失之滇女始大懊喪反不若夫人之怡然侍親矣

某督軍者在北派中以善戰稱。段派健者也。以拒南軍功。特任某省督軍。兼省長。則請任其弟某丁爲參謀長。丁乃爲定計。販私鹽。鬻官缺。橫征暴斂。縱兵劫掠。雖年餘而富至千萬。然中外詆譏。報紙攻擊。無虛日。某納諸幕僚。諫有悔心。欲辭兼職。丁聞之。攜手槍入其寢室。某方吸烟。就榻上逼之曰。今茲宮貴。以性命博來。不趁機多擄金錢。則時局轉瞬。千變此位。不知又落誰手。財政實業。皆省長轄。不兼此職。味如嚼蠟。誰教兄辭者。我當以是擊之。某固素畏丁。且其言亦適中。已慾遂取消前說。自是一省軍民兩政俱總之。丁手偶聞有易人信。則立鬻知事三十餘。缺照常價八折。政務廳長某。昕夕高臥。事舉以讓丁。然丁實粗鄙。佻薄不諳治體。裝束尤異。帽嵌巨珠。衣袴僉摹京津優人。自洪楊亂。定蘇浙。大家收藏半捆。載入湘。至是多爲丁所擄。所居珍。

玩充棟琳瑯滿目。

又同時某督軍有弟多人亦輕鄙喜事其一差穩健已任省長餘則游手自號貴族唯報章載其賄鬻差缺則不盡實蓋督軍以所轄乃鄉邦尙不敢公行賄賂也而倡寮劇園落子館等則無時不有諸弟蹤跡一日弟戊召客飲某妓所興采甚烈酒餘縱博爲警察所聞不知乃督軍弟貿然入拏睹戊大謾罵謂爾曹豈不牛眼者警官日照章禁睹雖省長在此亦無所畏語未竟戊已起批其頰適有差弁某來警官素識也告之曰此軍座弟幾大人也子猶不識乎警官始惶懼叩首伏罪戊怒猶未息經差弁再四求請始允於妓寮堂中罰跪一小時以示薄懲否則立告廳長撤差末職貧苦弗敢抗果跪妓堂中搗母龜奴咸挪揄之。

督軍某河間之心腹而略帶神經病者也其人對外亦有宗旨能肆應獨家居則喜怒不常而夫人復強硬不爲所屈坐是日聞勃谿幸某偶爾暴烈一刹羅間又復和平既和平則向夫人負荆屈膝蔑所不至有戚某素爲司會計其人視友事若己事撙節稽考必一絲不漏乃已署中人莫不惡之後省垣有故家出所藏珠玉釵串求售索價二萬金夫人尤爲購入而戚某嫌其值昂爲之反覆駁論卒購以萬四千元蓋易兩爲元又加七扣也見者皆謂其若在滬上可立售四萬元而某終以爲不值乘間言於督軍曰公專闖曾幾何日所入甚細而夫人費若泥沙後何以爲繼請少裁抑適神經病作返室詬其妻勒退所購物妻亦惡聲以報之遂致揮拳已而乞恢復和平妻殊不之顧其戚又鼓以如此則他日夫人必恣用公且貧矣因以志志不能決

竟去之。京師久住不歸。一時報紙騰載。謂其自請辭職。又謂以款項被留者。皆皮相論也。

某都督清遼藩間幹吏也。以揮霍老無餘財。其公子舊官直隸道員。頗善居積。而不以供乃翁。用後袁氏當國。某卽爲第一任直隸都督。夤緣差委者。爭投其子之門。以是私財日富。而某不知也。然某委用官吏。公子初不得干預。特以性開爽。某缺欲委某人。事前輒言之。公子卽假是招搖。某雖巧滑。徇私不絕。餽遺而實未嘗鬻官也。後以事失。袁寵調爲將軍府將軍。月俸不足。供用賴張作霖接濟。以養老。其子擁厚資。不問而翁寒煖也。

巡按省長眷屬之弊

省長某甲。洪憲之偉臣而復辟之健將也。在清代已官封疆。性奇齷。除運動

外不費一錢。公子則肆應多才。以京職投某貝子。爲義兒。故乃翁遷除。咸仗其資緣。甲入民國。初管倉場。父死。弟殉。未嘗奔喪。後擢直隸巡按。袁死。改省長。其任巡按。仍留子京師。供職內務部。其實日侍袁克定。所爲探聽。項城喜怒。傳通消息。甲固起家近畿。牧令順直。官僚半其寅誼。至是。乃多降格。與其子訂交。能求其家書吹噓者。獲差缺捷如影響。故人呼其京寓爲直隸官廳焉。

皖人某乙。以總督公子。有寵於袁氏。得任某省巡按。其家資本踰千萬。而爲乃兄一手把持。或叩其何不析產。曰。非彼不能制。父浪費。吾故利用之。何析爲。素風流。自賞好作狎邪游說者。遂訾其父子聚麀。其居滬時。故矚一妓之任。時將攜妓從。則告其妻曰。某地多瘴厲。卿荏弱。不宜去。吾擬單騎之。官俟

營他調再迎卿至任妻已信之已而爲一僕婦所洩臨期忽變議堅持偕行乙無如何乃雜妓僕從眷屬中輪船人雜妻亦不覺及入官署則地迴屋多非內眷所能遍至乙乃於舊土地祠旁營屋數椽以居妓辦公暇卽往就之妻偶至書室窺探則僕廝預受囑非答以在前廳接屬官則方至某幕僚室議事也妻不之疑反訾告者誣告者無以自明專心訪尋竟得藏嬌地以報乙妻如跡偵之良信一日乘乙在妓所率婢媪擁至曰此家人室也君何不顧官箴而與之相暱苟爲報章傳播何以表率全省屬僚抑且墮家風乙殊忸怩無以對又呼司閹者至曰吾素存忠厚今茲亦不問其爲誰氏婦特官署不容再居可立遣之去妓欲辯剖乙乃作色以示之竟被逐去後有乙妻心腹二人爲監不能欺飾妓始知乙懦妻妬不可同居索四千元自行

當陸建章爲陝西將軍大開烟禁爲之推助波瀾者則巡按呂某也呂固清代直隸牧令得爲新朝疆吏樂如登天妻妾子女莫不驕縱聞其至陝日經驪山眷屬浴於華清責臨潼知事供應猶前清督撫入境威勢已而爲陳樹藩所逐逃出時一物未攜自此困頓津門諸子益習爲下流呂不能制也後賴某武人力起爲安徽省長至則內外事皆其二公子操縱每出乘華輿視其父輿前以衛隊引導後則護以材官人皆側目一日衛隊兵偶滋事街間爲崗警所斥忿歸告諸公子公子立率隊卒馳至警察所毀屋毆警致全城警士皆罷崗呂乃佯逐其子去而衆怒難平至今風潮未息云

清代官吏少自愛者逢誕日多不稱祝若顯官蒙賜壽者不獲已始設筵招客然如德馨許應駮則竟因是被劾罷官民國成立文武官吏勿論親壽已

壽無不演劇置酒大晏僚佐凡有餽獻直納不辭若省長某丙尙少少守官箴者而爲太夫人稱壽日遇禮輒收不僅聯屏也又省長某丁以與督軍不睦知位弗可保適其妻六十壽意興闌珊議不稱觴而丁任監司時妻固隨任如屬官例餽節壽敬若大壽則所獻尤多今乃夫爲一省長官苟一鋪張所得當不資遂昕夕爭嚷勒其稱壽丁亦貪鄙囑政務廳長函告各屬屆時置壽堂召名伶演劇置酒數百席而官場第崇勢利衆皆知其去任在邇竟無餽現金者是日督軍稱病不至來客遂寥寥至午電至已免官衆賓聞耗盡散筵啓飲者無人以夏日酒肆又不議退計所耗幾五千金僅收得無用之聯障壽屏數堂而已丁以此大忿幾以身殉而妻則一病竟殂焉

省長某戊少孤露耐隣叟某資之讀得登拔萃後取叟孫女爲媳復假其資

始得一官。叟子某。蓋其親家。亦羣生而素工刀筆。頗肆毒鄉里。然饒智計。里都呼爲小諸葛。戊旣膺省長。小諸葛翩然來探親。住官署中。殊無去意。戊惡其吸煙。欲下逐客令。夫人曰。非彼君有今日乎。何味良至此。勿謂省長尊小諸葛。或不君懼也。然戊終怏怏。某已窺旨。自請辭。置酒設錢。則席間所言皆道陰事。若受賄買官。舉人所不及知者。聞而毛戴。知諸葛不可侮。餽五千元。壓裝焉。

某督軍兼任省長。而識字無多。夫人亦沒字碑也。然以判牘未可盡假手。他人則納一貧家女爲妾。固肄業女子師範而未卒業者也。凡案牘至必令其斟酌。改削。然後親筆判行。而女僅習教科。讀本略知新名辭。公牘殊不了了。以欲得寵。又不能無所改竄。以是笑柄百出其關繫重者。政務廳長某甲。恆

爲糾正不報某知也。秘書與某乙方謀政務。席知其事。喜甚。告某曰：甲鄙夷公。凡公所判牘。彼輒改易。專擅若此。他日尾大不掉矣。某心動。調案卷檢閱。果有妾書而爲甲塗乙者。頗怒。然猶未發。翌日某諮議來謁。蓋老友也。出卷示之。乞判改者與被改者孰是。諮議固乙黨。已承囑閱。未竟輒拍案呼曰：原文甚當。改者何點。金成鐵某聞而計決。遂令人諷甲辭職。念乙忠於己。遂以請簡。自是妾所改藁。幕僚一字不敢易。遂有人通遞關節。凡應准駁者。皆擬進而妾爲書於牘。雖笑柄較少。而無一非賄賂。偶夫人見其多金。詰所從來。度不能隱。竟以實告。夫人笑曰：吾今而後知此亦生財之道也。二人遂聯結得賄四六分之過。付則收發官與馬弁某皆某鄉人。皆出入內衙者也。

浙東某以飾爲廉吏。擢守江南。入民國。竟遷疆吏。人實庸鄙。第知逢迎武人。

初以女公子寄督軍某膝下。督軍夫人壽令其妻攜鈔萬元親餽之。妻念何多則私其八千僅以二千元面致之。後一媪以事被逐始洩於人。蓋當日侍夫人赴壽筵者。

政財實教四廳長眷屬之弊

政務廳長者無一定權限。若省長事必躬親。廳長職僅承宣而已。某甲本不諳吏治。以外舅某公力得爲某省政務廳長。未幾省長由爲督軍兼任行政事。皆取決於甲。未免叢脞。參謀長某乙言於兼省長。欲另易員。適甲妻自京師來。聞耗立請謁督軍夫人。餽以厚禮。謂奉父命來。晉謁叩起居。蓋其父與夫人兄同肄業。同文館者也。旣述叙淵源。甚晰。夫人大喜。留之。晏飲。後數過。從竟投爲義女。督軍本懼內。遂取銷前議。乙恐提舊事。則致譜與甲結蘭盟。

然甲雖得寵握重權人實碌碌妻曰子真不可教矣何任我爲之由是遇要事皆其妻自商於兼省長決定後某第起草人稱爲女廳長不肖官吏竟有納贄女廳之門以謀善委者而有求必應十不一爽衆咸稱其開爽督軍夫人壽甲夫婦所餽珠串鑽鐲精奇華耀費至二萬金夫人大喜欲令督軍辭兼職讓之乾堦以爲酬報云

某丁任政務廳長亦督軍兼省長事多決於參謀副官軍務三長已位若間曹則置一妾公署後每日言入署辦公實至妾所也事遂無跡然丁僅恃月俸而兩地支應又好購金石古玩以是用恆不繼妻始少少疑之星期日某科長來謁已洪醉矣聞丁已出嘩然笑曰豈今日亦辦公耶汝曹何於姨太

大所尋之言已逕行妻聞拷問諸僕果得底蘊親索之其處而甲已先行妾

自承某紳眷屬詞氣嚴正妻無據問罪歸竟具呈兼省長請後此公事罷遣
弁押丁回家參謀長本笑丁迂謬竟如早以二弁監之每日斜時則傳呼起
解丁亦無如何也

財政廳有委任釐稅沙田衛田官產諸員之權故奔走門下者人多鑽迎眷
屬者亦不少若某廳長妻本貴人女素驕侈苦所官地瘠自留京居母家而
令某某婢爲妾攜之之官無何婢遣人來迎其母已而其弟歸京師服御鮮
華妻猶不以爲意後有僕因事被逐還乃傾情以告夫人謂妾隨任僅一年
所入已鉅萬詰所從來則其弟爲引綫以賄賣稅差也妻爲所動竟赴任所
凡差委皆已專決夫不得示異同某本因妻得官又素畏岳家勢遂俛首從
之如是半載貪聲四溢卒免職去然以有粵援不久復任京師要職妻驕恣

如故。

某財政廳長以其從弟爲科長。是固向以包漕糧爲活者。於各縣徵收利弊窮源。尋委羅貫胸中。旣任事。首議變通漕折辦法。果如所議。則知事無毫釐盈餘矣。衆託人來疏通。科長謂開徵在邇。能共籌三萬金來者。卽取銷前議。否則立具呈請省長通行。衆苦其多磋減。至二萬三千元。可議始廢。而廳長不知也。後復以此法勒索各署局。爲省長所聞。始囑某遣之還鄉。

蘇人某戊任邊省實業廳長。眷屬留居京師。其弟若子皆奢靡。頻作狎邪游。資不繼。則揭債。債不能償。則以父所轄礦廠林業荒地招搖取資。後交一旅人富於資。囑出十萬元共立公司墾荒。謂荒地領費廉。且勿庸繳現。是十萬元。特以置農具。購牛馬。招墾土。若建圍築屋。通溝亦須十萬金。則到後可取。

之實業廳滿人多駭竟信其說付以十萬元久無音耗探之人已南下親訪於邊省戊本不知初弗承認已見所立合同弟子名俱在列且皆親筆不獲已畫下等荒若干頃畀之其實則石田也

教育廳職掌簡俸入薄眷屬宜安分矣而某廳長妻本女學生酷好交際遇開會演說則眉飛色舞既抵任日西裝乘輿遍參觀各校省長聞而薄之微示諷意然某懼內不敢阻也又畏長官譏乃以書迎其泰水至冀可少制其女比來則攜子姪六人皆畢業中學校以上者囑爲差委且聲明非科長校長不可若尋常職事所不屑也某更以爲苦方無計置頓而其子已游美歸頗提倡過激主義日隨其嫂或單身出輒至學校講演解放改造之說某禁之則以個人自由非父母所得干預對謂既不受我干預汝可自出獨立謀

生不宜復居我所則以未聲明脫離關係當然可承受遺產對某無如何第鬱陶萬狀後從其友諫決然辭職去妻黨與其子燄始大挫焉

道尹眷屬之弊

鄂人某甲著名運動家也耐黎大鈞之子引薦於黃陂然以其語言顛預終不獲大用其姪嘗留學日本所交際多三四等偉人當洪憲崩駕時甲以爲民黨必復興遂事其姪如祖父孰意朝局爲徐段把持偉人殊無勢力乃投於政客某乙之門乙固馮段兩黨所器重者也甲先以妻拜乙母爲母日必過從過從必犒從者其妻雖已雞皮鶴髮而逢迎揣摩之術則不讓其夫乙母偶病甲妻侍疾夜不歸宿爲之按拭乙妻及家人皆嫉之面加嘲笑故作不解者如晷兩日乙母疾痊召其子曰非甲妻吾幾不得生汝當有以酬之

乙就甲問所欲曰江海關則所願也乙爲說項而政府皆知其無能然重違乙意則卑以南省一道尹蓋駐省會乃出其故智以事督軍省長果得憲驩又甲任成都造幣廠廠長日以出將軍提攜日遣其妻入侍將軍妾譎阿萬端至爲僕婦所毆而毫無怒容說者謂甲服官二十年而用人行政從未親出一意見凡事皆仰顯者鼻息故雖兩眸子光不及寸語言文學僉不甚了而在民國乃遍任關監督運使廠長道尹蓋妻力也

某道尹紹興人老吏也賴辦帥薦舉得任某省道尹妻瞽留家園攜兩妾從以長妾弟充收發員次妾不平然實無兄弟則認一縫人爲叔勒某派充科員二人雖思攪權而某諳練不易欺遂勉安分某固省嗇謂妾弟叔起田間不當摹官習致濫費月俸祇給什三其七則己爲儲蓄備卸職後養身計而

二人皆少年出身微賤。陡入政界。頗事狎游。費不能供。長妾弟商於其姊。叱曰。若爲本署咽喉。能事者何愁不致重金。我且耐汝供應。今汝乃轉索於我。耶弟告以某精刻狀。妾無如何。鬱鬱而已。無何。夜間恆現怪異。走石飛沙。俄而飯中有死鼠。某正接屬官梁上。忽墜。女子履履內。則貯穢物。衆謂狐仙爲祟。某乃爲位樓上。以奉之。始少安。當其作祟甚日。某恆避於外寢。終夕擾擾。未有甯宇。至是檢點內室。則藏金儲鈔無翼。都飛。始疑出諸奸人。而不知實兩妾弟叔所爲也。

諸君猶記三年前某道署附設女演講所之事乎。所長則道尹之女長公子也。女粗通文學。嘗隨舅氏一游日本。歸卽以女教育家自負。在京師日恆預於諸名媛之列。若梁督辦夫人。梁總長女公子。皆與論交。某之被簡。女與有

力既至任。卽參觀各學校。以地方風氣蔽塞。女界尤甚。則拓地署東。偏立演講所。逢星期六日。自臨演講。已而改爲女界改良社。自爲社長。縣知事妻爲副社長。而民俗錮陋。以爲無益入社者寥寥。乃立社規。凡充社員者。苟無職業。可爲代謀。困苦者可資以衣食。而土著尙鮮應者。適鄂中。天門。沔陽。逃荒難民。麇集。皆願入社。挈兒攜女。竟來索膳宿。不得已爲供蔬飯。而以人多難安插。不允留宿。衆大譁。擁入道尹。分據堂廡。警察來驅逐。則曰。我社員也。爾奈我何。聞某蠲錢千串。始遣之行。而改良隨之歇業矣。

知事眷屬之弊

某知事通其僕婦。納爲窻室。妻居內署。妾於二堂旁。建新屋居之。已昕夕在妾所。非令節祀祖不入內室也。妻固懦聽之而已。妾乃舉其義父爲監印表。

弟爲會計官。媒何姓者。日出入官署。爲妾傳遞消息。交通賄賂。所得資則貯之裕順。乾菜鋪。然地方官署納賄。莫便於詞訟。而承審員劉姓者。剛耿不可干。以私妾義父表弟數以言誘之。弗爲動。妾乃譖劉於某某。雖信讒。尙未遽發。一日有販私米出境者。爲警察緝獲。送縣。劉判現值米禁甚嚴。奸商胆敢爲此。宜全數充公。爲賑濟貧民用。而官媒已來告妾。謂販米者非他。卽裕順號東也。願以若干爲壽。乞還其米。妾知劉不可說。則強某翻案。某遂謂全充公太苛。當酌罰什三。則爭不聽。忿而襁被去。某後卒爲妾罷官。妾反謂是蓋其妻。日涕泣詛咒於內署。招致不祥。某信之。竟逐妻還母家。已而次子自美留學歸。獲任財政部僉事。又卑詞迎其妻歸。

江陵戴某任某縣知事。攜二妾從。初至互爭。印哄於內堂。戴有老友汪姓者。

方爲司會計聞而闖入曰爾二人且莫爭讓我爲管理可乎襦印逕出二妾自後追之莫能及自是怨汪日思報復會汪妻至故蕩婦也戴常吸烟汪所妻亦共榻談笑然實無染二妾聞狀時令婢偵之一夕戴果在汪所遂率媼婢直入汪室摔戴鬚幾盡以兩健婢剝汪妻衣裸其體而呼號曰今拏奸已獲衆盡觀乎科長科員僕役等聞聲麇集見狀大譁笑越日汪潛逃未幾戴亦免官

知事某丙妻與警佐某丁妻同學姊妹也相愛若手足不可一日離然丁頗專橫事多不稟承丙丙以妻故胥包容不與計一日拏獲大宗烟土中實干涉某鉅紳丙欲切實追究而丁已自專罰辦釋其人出矣輿論大譁丙忿甚飭追回烟犯候訊丁置不理而道尹亦風聞是事派員來察詢丙遂據實揭

劾丁撤任候懲辦。妻謂丙有意陷丁人面獸心。大肆勃谿。丙怒曰。彼豈汝外夫何護之緊耶。妻謂丙誣其名譽。赴近邑控於審判廳。請離婚。賴同官調解。始已。後丁從征歿於湘中。其妻仍依丙爲活。丙近亦擢道尹矣。

浙湖某戊大族也。任某縣知事。終日酩酊。事皆決於老僕某。僕固久爲清代牧令。署稿案頗諳練。公事第一二科科長皆紹興人。爲僕友。勾結交通。大作威福。而戊妾則僕義女。蓋其家婢也。一日警佐以事與僕。僕批其頰。佐訴於戊。戊呼警卒。繫僕。方擾攘間。其妾已奔至廳事。謂誰敢擊僕者。我將與之拚死。戊叱曰。彼何人。爾敢爲干幫。曰。彼我父而汝岳也。以壻縛岳。有是理乎。聞者皆笑。戊氣極不能出一語。而卒已釋僕去矣。警佐控之道省。戊竟撤任。江南某名士困頓無聊。乞同年生保送知事。考居優等。分某省補用。久之始

委權某縣綜其計偕北上與到省諸用費皆取之其妻妻則名士教讀某鉅室時所私通之僕婦也以某主翁驩聚有多金而主翁懼內弗敢納筮窺某灑落遂與爲夫妻時某正悼亡也既之官妻燄大張勒某薦其鄉人爲承審員每讞獄設座屏後聽之科長科員苟失其旨立撤換如是踰半年控案纍纍賴道尹爲其詩友得無事未幾名士弟至矣弟固留日學生以參預革命官少將後以嫌疑爲袁氏褫拏已黃阪復其官得挂名陸部差遣當名士家居時薪水日用皆仗弟挪供既至欲取五千元爲運動費妻不允一夕夫婦已寢弟率馬并三人排闥入皆擊手鎗先數某不義乃以鎗擬婦卽喝令指藏資所懼甚吐實遂席卷入囊然後縛某及婦以絮實口星夜出城去所取蓋萬餘金矣

某中清候補道入民國夤緣任某地知事年幾七十矣事皆其子主政子法政學生婦則女師範生也時邑中大紳李某長子爲衆議員次子爲其地中學校校長聲勢甚盛甲子乃與紳次子訂交婦與婦亦結姊妹自此表裏爲奸愚民莫不疾首有小報館以登某富室家事故撫穢語圖詐富室忿極毆其主筆一時各埠報紙皆載某邑暴民搗毀報館毆辱新聞記者云云甲子卽囑警拘富室聲言將重辦報學界並助之然富室之祖若父皆端人凡邑之書院育嬰恤嫠養疾諸政皆所創置鄉黨戴之如父師卽其人亦勁直好義特下解維新耳鄉民聞耗爭來城請保甲已允釋而其子不許婦復納紳次媳言謂宜罰其重資以辦學甲竟勒富室輸萬緡衆聞大譁知出中學校長指遂登門訾之謂汝家本寒士自光復後富致鉅萬不商不農金從何來

乞答復某遂謂衆毀學招警來捕治益激衆怒竟毀其室復擁入縣公署尋知事子婦賴諸紳勸息方欲興大獄以南北戰作其地在戰綫內衆匆匆避亂事竟已

釐稅員眷眷之弊

滇中某釐員其妻固娼也拜財政廳長妻爲母因得委任妻父與弟皆綰分卞凡商貨過秤妻自坐高椅上監之一日有販黃烟客過貨若干擔方秤其重輕竹筭底脫貨並墜地則中藏鴉片甚多妻見驚喜命巡丁盡收沒之商不甘退言於警局警長來曰罰辦烟販權屬警察乞人贓并交某不從警曰若此子必盡數呈報省城我今日卽須點數且派警來護同起解某方與磋商妻聞出而戟手大罵警長怒甚竟令從警入室搜煙局丁亦抗之遂成大

閔彼此互揭於長官某呈文內有警官率衆搶局辱及婦女云云官中傳以爲笑然以其與唐繼禹有連竟以罪坐警長焉

稅關監督某乙某總長婿也妻體固不甚弱以嬌貴日必服補劑燕窩遼參視若蔬菜以高麗參磨粉和蜜漬之加黍爲糕客來亦款以是斤費至百餘元一關羨餘所入不足供用之半乙愁欲死妻見狀謂其厭已勸納寵乙承憂貧非有他也妻笑曰是何難言之吾父立移腴地矣然今茲宜有以解君憂遂令僕遍召埠中妓來擇其最麗者令夫納爲妾乙不從強而後可費至七千金製備衣飾又三千金皆妻所爲未幾調任所入較豐而其妻每夕輒召諸女優入唱曲賞賚費月二千元又僱曲師教諸婢歌技師教諸婢舞與擊劍用以倍煩乙懼虧累愁病以死妻涕泣踰月亦死人皆謂爲惡姻緣云

警官眷屬之弊

某廳長督軍之乾壻妻時出入軍署顧某性強硬初不畏其妻有侍弁美秀而文爲某所喜或以爲龍陽也妻頗妬之數勸某驅逐某苦其絮煩叱之曰彼何礙汝事而汝若此再來噪聒吾且以汝配彼矣妻驀經是辱涕泣求死某不理遂哭訴於督軍夫人夫人乞督軍懲之遂傳至軍署加以申斥殊某謂此家事非軍座所宜問語竟拂袖去久之亦無事或謂督軍有陰私事某知之稔故敢挾制又謂某部下多異探能預知黨人舉動以此屢破機關且深悉南軍情形故督軍不敢遽撤二者必有一於此矣

某甲舊爲長隨已侍某公至日本取得一警察卒業文憑歸而廁身警界入民國竟爲某省廳長妻老且醜矣遂多置姬妾第四妾女學生也以家貧其

兄充書記廳中獻妹以獵進果得拔爲科長女奢浮喜交接入門三月已爲督軍署參謀長之妻道尹夫人之姨妹訂姊妹交中喜其能遂遷其妻後房令女居正室命家人稱太太焉長子妻所出雖幼而黠見父凌母狀積不平乃通妾寵婢妾固十日九游於外子與婢則伺其出時盜取所積甲私入本貯妾所以此盡爲子有子同學某父方爲軍官素賞子慧子因涕泣言父逼辱母命在旦夕舅在京師而無川資往投某曰是不難明日軍座眷屬入都已備專車我眷亦從行爾可奉爾母偕去不責川資也子又曰若此不宜使父知致我阻某亦諾翌日果卷所有並妾珍飾徜徉奉母攜婢隨督軍眷屬之京師比甲見失物已無可追聞是子近隨母居京西富有田產亦異人也某乙以附生畢業警察學堂入民國歷爲各縣警佐爲之運動者則其嫂嫂

權奇過男子。以其夫沈湎於酒。遂移情乙。後乙以侵吞罰款。爲紳民所控。拘繫省獄。賴嫂氏奔走某政客之門。始得釋出。尤異者。娶妻未久。卽爲嫂逼之。大歸忿死。自是不敢續娶。當其爲某埠警官。有要事。必專函求計於嫂。尤要者。則乞嫂親來判斷。蓋省埠固通火車也。

警佐某丙。父清代廩貢生。善爲刀筆。後復習師範於日本。辛亥冬。以逐去知縣功。自稱民政長。己而取銷。然一縣中。必推爲巨擘。丙乃借門蔭。得任警佐。然事皆父主政。丙特尸名耳。父晨興。必蒞茶樓茗飲。請託說事者。皆候於是。磋商畢。歸飯。飯後至議事會。起坐則有若干人。承其指揮。出爲偵探。各事俗稱爲老大王。雖歷任知事蒞官。日多不直。老大王然後竟與水乳。一日至鄉村。爲其戚題主歸路。逢盜死狀甚慘。或曰。蓋仇家所爲也。

普通外官眷屬之弊

記存簡任職分發某省差委之鄂人劉姓有妾三人各不相容則分三所住之而劉恆居次妾所蓋漢口倡也長妾爲家婢三妾則購之貧民家到省初供職通志局已而卸差賦閒久日用暫不繼三妾同居者爲某軍官眷屬時通往來頻賴軍官接濟次妾知之告劉曰彼僅同居初非親故而稠密若此有染必矣子豈甘戴綠頭巾耶某忿而勒三妾遷居軍官殊落落然劉鮮至某所軍官仍與通往來久之益貧一日遇軍官於途憫其寒慨然贈百元劉謝曰原惠何以爲酬曰是區區烏足言苟不棄可結答岑劉卽與聯譜未幾奉檄充軍署諮議蓋三妾復還故居而軍官則督軍之妻弟也自是三妾亦恆出入軍署省長知劉能得武人驩遂囑財廳委任某局統捐然劉仍攜次

妾之官三妾則留之會垣也。

某以省長表姪充任省公署第一科科長兼管譯電處父則以候補道尹管
理官銀號勢頗煊赫然父庸俗除吸煙賭博外無他能子則恃才喜事自負
財政專家奉熊希齡等爲主臬時助省長變更財政財政廳長苦之一日招
其父賭從容囑戒其子父謝不敢衆嗤其懦同官播爲笑談新聞紙中且紀
之某不自安辭職赴京師省長後亦免官乃父官銀號虧空數萬爲財廳揭
劾押追適其子方供職內務部人勸其爲父運動怫然曰彼自取也何預吾
事哉竟置不理。

普通軍官眷屬之弊

某護軍使有煙霞癖然甚畏人曉知其事者惟一馬弁一婢與其妻而已爲

某妻通賄賂者亦是馬弁蓋幼卽給事某所者其人迂緩背微偃視之若老拙無能而精細譎詐軍需課長又爲其鄉人且製辦服裝購置軍械例提回扣二成報効軍使夫人馬弁爲經手酬以二釐然軍衣莊及洋行軍裝買辦非馬弁引進者貿易必弗能成功又管帶以上節壽有餽而軍使避嫌不稱觴禮物亦由此弁暗齎進門包至薄者亦二十元以是在任三年夫人積資數十萬馬弁亦十餘萬後嫁婢奩薄始洩其吸烟事於人

皖人某甲幼爲人僮厮己入軍界光復後擢旅長妻則某督辦家婢也甲之貴賴其妻故奉之甚謹且迎妻母同居婢本不知所生事督辦家乳媪爲母媪深穩有識自入甲家百事皆仗其主持衆視之若太夫人固籍皖北戚族多來求位置以屬甲甲不敢違也軍中稱爲奶媽黨然媪不通賄賂士卒騷

擾閭閻。苟爲所聞。必命甲重懲之。以是甲無劣聲。而褊裨及士卒。無人不怨。媼者。幾激成某團之變。甲怨事之漸薄。忿走京師。告之督辦。督辦責甲曰。無媼。汝有今日耶。爲長跽伏罪。乃爲母子如初。

某團長以久領騎兵。富致二十餘萬。而踰五十。猶無嗣。憂之廣置。姬妾一歲。間獲三子。人皆知非其所出也。而某罔覺。喜甚。名其堂曰三喜。未幾。亂事作。所防爲敵軍攻陷。踉蹌攜眷屬逃。資財盡佚。以無輿援。論失陷防地罪。褫職。年餘。住屋亦售。却家用。莫支。第四妾先逃。忿恨欲死。長妾曰。勿庸也。有我姊妹。數人。君苟不加干涉者。吃着不盡矣。某喻意。自此門庭若市。又年餘。得資運動。始而某軍署諮議。繼仍爲騎兵團長焉。令其長子投某師長爲義兒。某益見重。上官指日專閫矣。

有江湖賣技者。辛亥冬以光復功任軍官。踰年擢團長。其室則某薙髮鋪主。婦方肆主死時。某猶落魄。婦重其有封候相。遂以身事之。所組光復軍。皆取妻財。其軍中團營連各長。亦振容堂中人也。既貴。妻不忘本業。招舊夥數人。啓肆團部本部官佐。曰兵不得外出。剪髮免利權。外溢外部來者。照價八折。示驩迎。同袍誼。軍政府聞而薄之。然以所交偉人多。且部下半幫匪不敢。遂撤則擢之爲總司令。某大喜。謂可與陳都督黃留守抗席矣。而所轄實不足一營。復爲北軍所敗。遂畔南。

附議員眷屬之弊

某議長北產也。自入民國。數爲國會領袖。名重國中。女公子尤風流倜儻。且工繪畫。議員中年少輕薄者。恆思與訂交。而女眼高於頂。視諸人爲程不識。

不值一錢。有南人某甲，議長門人也。既畢業大學，嶄然露頭角，頻出入議長家。女公子雖微示許可，而夫人訾其目動言肆，乃狡詐者流，故過從雖久而婚議未申。然甲已由是得爲軍府顯職，女公子凡作畫，某必爲題識，其上珍藏於笥者尤富。其對外人恆謂已中議長東牀，選一日爲夫人所聞，與議長大鬧，賴某總裁解釋始已。

某省議員，高等師範畢業生也。性豪放，喜飲博，坐是匱乏，日用幾不能繼。後以避債游日本，識一女學生於旅邸，未久卽正式結婚。女父爲齷商，富有資財，女已許字其戚某，嫌夫荏弱，自由離婚，父怒逐之，母畀以萬金，乃薄游東瀛，遂與某偕琴瑟。既歸，出其資爲運動，獲省議員妻偕之，至會垣賃居頭等旅館，僱馬車二，夫婦分乘之，劇園歌館日有其蹤跡。某俸入不足，萬端獻詐。

以濟之終弗能供未二年復離婚去某期滿以訛索爲人所薄不得置頓退就一學校教師月俸僅三十圓某報曾刺以數詩

皖人某以軍官起家而包辦政黨富致千萬者也以非法選舉充衆議院議長取二妾其一吉林女優也最有寵而正室則恆出入某督辦之門亦擅聲勢故甲既畏妻復懼妾其在京師日分兩寓居之偶住妾所妻尋蹤至既擱某頗復拔其鬚幾盡顛親家鹽政署長某調解始無事未幾南下充議和總代表厲西人園妻謂妾不應居正樓妾則謂所居近僧寮入夜梵唄聲作不能安寢爭莫肯下遂致動武某跽謝乃已

滿蒙官僚眷屬之弊

滿人服官京師若都統副都統等職並清苦異常有副都統某甲固世族而

母妻妾弟子女。下及僕婢。蓋近百人。無術以供饗餐。而眷屬素嬌惰。不習一業。客有過其居者。謂妻妾子女皆敝衣蓬首。家婢至有着半袴者。直一卑田院耳。夙與蒙人某乙爲至戚。乙入民國供職東邊。已擢旅長。一日至京師來訪。見狀嘆息。立餽千金。囑其少贖衣飾。踰月乙自熱河還。已嚴冬。再至甲所。則家人破衣單袴如故。唯紛折窗櫺。檻代薪以取煖。蓋所居固先世遺宅。兼有園林者。也以破敝人無購之者。故得保所有。問千金消耗何速。不能答。叩諸其僕。欵欵對曰。金至日少。贖衣飾主人率眷屬頻出觀劇。讌晏未久。卽罄所贖已復質矣。乙知其不可救。太息去。著者聞之。順天王君云。

舊官僚之家庭

沃邱仲子

官僚二字。幾成中國之特別名詞。外國非無官廳。然居官者。大率學有專門。

爲國服務階級貴族之習亦既湔除其人又多富於平民思想故其家庭之間與尋常家人雖有豐嗇之殊雅無特殊之迹中國之官僚不學者居多數又習於專制政體之下其家庭亦惟專制是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約舉之一曰專制一曰蒙蔽專制之弊老官僚之家庭十九相似前清時有皖人汪某簪纓世系也治家以嚴整聞於時子弟之對父兄如天神然言笑不敢苟每見則重足屏息以待汪起甚晏子若弟俟汪盥漱畢則以次往朝行禮屈一膝曰請早安於是奉茗者持湯者敬烟者獻盂者紛然前陳卑躬謹持以爲容無敢後先汪則目迎頷受而已每食汪則獨踞上座諸子環列莫敢呼吸每夜諸子魚貫入汪室復屈一膝行禮曰請晚安則鵠立以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日以爲常鄉人僚友咸嘖嘖稱道以汪之治家爲美談戒子弟者

必曰視汪某汪亦以此自豪謂吾家世無犯法之男然按之實際殊不然長子嗜博次嗜烟三子裙屐翩翩妝束恆如婦人時時作冶遊率三子以爲不肖者則汪之族弟也汪既治子弟甚嚴犯規者杖必流血故其家人轉以峻法相護持雖踰閑蕩檢無敢舉發者蓋犯者既受重創告者必種怨毒也無何汪雙目皆失明子弟稍稍弛其禮平居既各有嗜好至是乃漸無忌憚一日長子某出外博博負甚鉅索賭債者詰朝駢集家人弗爲報衆憤而譁汪既育於目聽聰特敏微聞其辭大怒咆哮若火始燎原厲聲呼縛逆子來操杖貫索如紅樓夢賀政之責寶玉也長子至跪而受責呼號自艾然受杖者實某轎夫子出貲屬代受刑者已則僞爲號泣而已汪猶強睜盲眼作盛怒狀其左右則掩口而笑其後三子皆不肖惡聲四播汪以恚死

陽。羨。任。某。前。清。官。僚。也。妻。朱。氏。以。專。制。聞。於。鄉。嘗。曰。做。官。人。家。家。規。不。可。不。立。故。子。媳。三。人。每。日。起。居。朝。謁。如。喬。坐。衙。午。夜。而。睡。猶。往。往。詈。其。無。恥。起。稍。晏。必。誚。其。貪。牀。第。稠。人。廣。衆。中。侃。侃。而。道。不。顧。也。每。晨。三。媳。皆。有。專。職。長。媳。先。進。鹽。湯。以。沸。水。調。食。鹽。嘗。之。而。後。獻。其。事。甚。易。顧。必。雞。鳴。而。起。寧。息。以。待。命。否。則。惡。聲。隨。之。矣。次。媳。進。參。湯。或。牛。乳。起。可。稍。晏。而。烹。調。必。親。不。許。假。手。於。僕。從。三。媳。侍。粥。蔬。菜。餚。饌。皆。須。手。調。役。最。繁。稍。不。適。口。擲。箸。而。起。矣。則。子。若。婦。必。長。跽。請。責。終。日。不。敢。食。以。示。自。懲。更。番。執。役。習。以。爲。常。也。一。日。朱。有。疾。子。婦。日。夕。侍。湯。藥。夜。則。更。代。而。事。次。媳。娠。孕。將。臨。蓐。矣。夜。聞。呼。疾。趨。向。應。誤。躡。戶。限。仆。而。殆。傷。其。脫。息。痛。不。能。興。朱。竟。不。顧。而。詈。受。創。者。既。痛。且。憤。竟。以。難。產。死。後。朱。氏。病。革。自。以。齒。嚙。舌。本。淋。瀉。晝。致。而。後。死。人。謂。其。善。罵。之。報。

云。

官僚家庭之專制略如上所述。其次則爲蒙蔽蒙蔽之害。率行於僕從姬妾之間。官僚之家無不廣蓄奴僕。擁內寵者若輩之城狐社鼠。雖禹鼎不能鑄也。也有達官某富於資。好骨董。字畫。老僕車某平日善傳主人意。小忠小信。某倚之如右手。一日某於坊間買得小忽雷。傳奇歸而語門客曰。安所得小忽雷。雷（樂器如琵琶而小馬上樂也）車僕聞之。思有以賺主人者。門客某故稱賞鑒家。車僕則密與之謀。求市骨董家之斲輪老手。依據舊說。鍛鍊揣摩。製成贗鼎。夤緣轉輾。以售其欺。某竟爲所賺。以重值購之。僕與市骨董者。朋分焉。主人則大宴客。出其贗鼎。自豪於衆。識者爲之忍俊不禁。而某不知也。又有河南某甲者。亦前清大員。有一妻一妾。妾專寵。尊崇過於其妻。妻住東樓。

家人呼之曰東屋裏太太妾住西院則稱之曰西屋太太妻有一女一子女已嫁子亦成年矣子若女頗不善妾之所爲時爲其母計思有以制妾妾知之則先發制人日夜媒孽子若女之短行浸潤膚受之術某竟爲所惑絕婿家弗與通問禁女毋得歸省並以他事逐其子子竟流離親串家戚屬僚友時時爲之說項某終不納妻以絕女逐子故抑鬱致疾愈託病不敢問事妾遂專家政一日賓客盈庭大張筵席庭中百戲雜陳門以外車如流水詢之鄰人則某妾產一子作湯餅會也下午樂聲忽止家人皇皇奔走栗錄如轉輪互頻顛而語曰糟糟怪而問之則曰東屋太太問妾生子恚憤叫號而死云。

紳士之家庭

紳士者所謂縉紳之家也。其人不必身登仕版。其父兄弟或叔伯苟曾爲達官顯宦者。即可取得紳士之資格。紳士之家以模仿官僚爲惟一教育。故其家庭習慣亦與常人不同。浙東有某甲者。其子曾爲巡按使家。故務農平日稱以老爺者。至是皆稱爲老大人。老大人雖驟貴而行事仍蹈三家村故步。平日手持長煙袋遊行市肆間。某夜自戚友家飲酒沈醉而歸。途遇縣官老大人當道而立。若攔輿告狀者。縣役呵之。從人遽答曰。是某老大人。在此縣官察其醉。方下車與之周旋。老大人笑以長烟袋桿擊縣官之帽。落地則狂笑而去。官懾其勢。無如何也。由是老大人愈驕。里中無賴知其嗜酒。頻以佳釀博老大人之歡心。而羣以老大人家爲賭窟。家人頗沾其利。官吏弗敢問。而若妻若女若子姪。遂無日不以博爲生活。勝者各有貢獻。負者否。老大人

人於勝負之數能爲青白眼過其門者時聞呼盧喝雉之聲則相顧而嘻曰此某紳士家也

吳人陳某曾爲某省藩司以事被議滿載而歸則營居室治園亭以爲優游林下之地陳故以幹吏起家豪猾工智計鄉人皆畏之如虎地方官吏亦結納恐後蓋其族兄某猶執樞政也陳雖擁厚貲而貪得彌篤凡利之所在豪奪巧取無微不至有子三人不使其讀書日惟督課珠算及習字嘗曰吾儕縉紳子弟無事咬文嚼字效寒酸兒相也子旣成年則以學官話爲唯一之家庭教育延直隸人某甲專教官話子若弟本吳人習於土音旣經某甲之教練則鈎輒格磔時以不規則之官話驕其鄉人聞者皆掩耳而過陳某好色而陳妻嗜賭一女甫及笄亦頗有母風終日以樗蒲爲命陳某故畏妻常

以陳季常自名。日惟利其妻之博。妻既與人博。陳則乘間。撻其婢。僕姬妾。家庭之內。蓋不可道也。後其女竟偕直人某甲遁去。不知所終。

大商人之家庭

直隸人孫某。工貨殖。庚子之役。近畿商賈十九喪其業。而孫獨善居。奇人棄我。取操縱乘機。數年之間。擁資至百萬。數富商者必推孫爲巨擘。遂以貲捐納道員。交接官廳。以通聲氣。冠蓋往來。門前常有長者車。然孫雖列名紳籍。而仍操故業。不輟。惟家庭之間。僕役輿馬。一仿官中人向之呼以掌櫃者。北人呼店主人之稱。至是皆以大人稱之矣。孫之妻嗜阿芙蓉。起必日晡。不問家人生產。有妾二人。皆北里產。孫有足疾。每日箕踞胡床。兩妾爲之更番洗足。有漢高祖之風。一子庶出。爲之延師教讀。平生以經商致富。祀財神。

惟謹。每當陰歷朔望，必具衣冠而拜其子。入塾亦命其先拜財神，然後拜孔子。其言曰：科舉已廢，以後非仗錢神之力，不能做官也。孫雖致鉅富，而居恆頗刻。覈煤米之類，皆有專室鎖鑰，甚嚴。二妾分司其事，每日一妾啓貯米之室，支配家人之食指，爲之料量而取給焉。司煤者亦如之。家人惡其猜刻，呼二妾一曰米蟲，一曰倒煤蛋，聞者絕倒。

中國富商類多不學之人，於社會供求之理，經濟生活之故，茫然不解，而操奇居贏，居然致鉅富者，有之。不知者羣相艷羨，漫爲命運之說，以證其致富之由。故富商大賈，無不習於迷信者。又其平日工心計，較錙銖精出內，故無不習於刻嗇者。浙東黃某，名廿六，其鄉習慣多以生子之年名其子。黃某生時，厥父年廿六，故遂以廿六名。廿六少窮困，及長爲絲綢業工徒，主人善其

勤懇幹練。以養女。妻之助。以資稍稍。權子母。以販賣。起家積年。浸至鉅富。廿六工貨殖。凡所居。奇無不利。市三倍。若有神助。平生事關。聖甚虔。家設神座。朝夕膜拜。數十年如一日。性刻嗇。雖有男女僕從。卒不甚信任。每購物品。必親自論值。僕人但司取攜而已。有子四人。既長。皆給以田產。使之自立門戶。四子皆不肖。坐食既久。漸鬻其房舍。廿六知之。則轉假他人名義。而出資以納其子之產。無何。子之田產典賣罄盡。皆爲廿六所吸收。幾不能自存。而廿六不之顧。子乞貸於門。則詈之。廿六有妾。頗預家事。貲財契券之屬。妾實司其筭。三子乃乞憐於父。妾盜其券。欲質於人。審視券署。卽己所鬻產。知父實假名。以行藉產者。乃洩其事於兄弟。行羣向父索故業。弗與。則用武。廿六偵知盜券者爲妾。則大恚。曰。予勞碌一生。爲供爾輩雞鳴狗盜。耶。予平生不濫。

用一錢。今若此。予知過矣。金錢者。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予擁此多金。何用。乃均其貲產於妾若干。已竟遁入雲巢山爲僧。

留學生之家庭

留學生大率沾染東西洋習俗。故其家庭之間。與普通人不同。以予所見。凡以留學生之資格。結合爲夫婦者。其平居恆不事生產。米鹽瑣屑。更不足擾其懷。來其家庭之弊。有足錄者。林某。江蘇人。少曾留學日本。妻徐氏。亦日本某美術校畢業生。結婚後。賃居津門日租界。夫婦各任教員。每日晨起。各適所校。夜歸。互爲遊戲。或彈棋。或日本遊戲之一。以木盤畫界線。舉棋對彈。中者勝。出者負。或擊球勝負之爭。有如童騃。而飲食服御之事。一以委之僕役。予取予不計也。夫婦皆嗜博。恆覓戚友作四君子。戲夜午不歸。又嗜劇。聞

某名角來二人必互相報告預向劇園定座夫婦二人則架金絲克羅克踏革履橐橐而去有女一尚在襁褓寒暖饑飽疾病悉委諸乳哺者夜號寒而晝啼飢蓋熟視無覩也夫婦二人非博卽劇無虛夕登門者十九不相值習以爲常矣一夜夫婦皆博負喃喃而歸己夜半涼月當空門戶洞然疑有盜同聲呼女僕弗應燭照四壁闌其無人入室偵視則金錢細軟皆不翼而飛幼女啼於床乳哺者亦不見蓋女僕預知主人好夜遊卷逃而去矣夫婦相顧而視譁然自怨乃告警察請捕究久之竟不得踪跡

鄒某者亦留學生妻某氏爲某商人女貌不甚揚而習於舊社會之軌轍舉止殊質陋鄒旣居外國久每歸家視其妻之頑固也輒愀然不樂有離異之意旣而復至日本竟與某校女學生結婚頗稱戀愛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

哭也。回國後，逕與某女士僑寓京師，渺不省家人。家有老母及妻女，故居天台遠道，隔音塵，僅知其居京謀事與某女士結婚事，未之聞也。某女士亦不知鄒有故妻，故結褵雖久，戀愛不少減。既而鄒夤緣得某部主事，又兼某校教習，朋從往來，恆涉足於八大胡同之間，石頭城中，胭脂坡下，往無虛夕。戀一妓曰薛寓，嚙臂要誓，竟結不解緣。女士微聞之時，相詰責，鄒諱飾甚，工力辨其誣。一夕，女士以多金，招包車夫，架黑玻璃風鏡，革履，手套，皮冠，而大衣經往薛寓，詢鄒某在焉。鄒見女士，顏色慘變，女顧不動，聲色點頭微笑，瞥然而返。鄒亦倉皇歸。女士即提出離婚條件，責之曰：子聞諸天下，真愛情從無。第二分潤者，子既別有所戀，請即離異。鄒百端譬解，女堅不允，竟離婚焉。初有常熟余某者，與女士爲留東時舊相識。鄒來京師，余亦爲某部辦事員，頻

相過從如通家之好。余狀貌昳麗，偉然美丈夫。女士既與鄒離異，未幾竟從余去。去之日，女士謂鄒曰：余與子夫婦之關係業已斷絕，他日相遇，我呼子以鄒先生子，亦當稱我以某先生母作兒女態也。鄒唯唯。女既從，余時或相遇，二人必互以先生相稱，謂余蓋見其相敬如賓云。

醫生家庭之弊

某甲以醫起家，富致鉅萬，自命爲葉天士嫡派，居恆誇其妻妾謂醫者意也。無成法可泥，凡諸疑難症已皆能以奇方輕劑起之。春日內弟某患傷寒，作熱譫語，勢頗沈重。岳家祇此一子，慮有不測，特賃輿專役來迎甲夫婦。比至見病者狀若發狂，略一診視，曰：此春溫症，熱入心經也。且覓黃牛糞炕乾爲末，調水飲之，無不愈者。勿候開方也。衆素服其醫理，聞而驚喜如法投之，病

者。黑。其。臭。味。拒。不。願。服。甲。令。人。捏。有。鼻。灌。之。服。訖。氣。已。奄。奄。越。日。斃。矣。妻。爲。母。家。姊。妹。所。激。出。揪。甲。辮。且。拔。其。鬚。而。數。之。曰。此。卽。爾。之。奇。方。輕。劑。耶。病。死。於。藥。者。此。固。有。之。吾。弟。乃。以。牛。糞。斷。送。性。命。吾。誓。與。爾。拚。死。矣。甲。不。得。已。願。以。千。金。爲。棺。殮。費。事。乃。已。然。以。妻。怒。甚。不。敢。先。歸。迨。五。七。畢。返。則。室。中。空。空。妾。與。婢。已。席。卷。所。有。遁。矣。百。計。探。訪。始。知。姦。拐。非。他。乃。其。弟。子。某。乙。所。爲。方。將。呈。訴。官。署。適。得。一。匿。名。函。略。謂。自。君。懸。壺。草。菅。人。命。不。知。凡。幾。若。某。某。者。藥。不。對。症。其。方。案。尙。存。余。處。卽。如。令。內。弟。外。雖。作。熱。身。實。畏。冷。明。明。傷。寒。而。君。乃。投。以。牛。糞。庸。醫。殺。人。律。有。專。條。若。逼。人。太。甚。則。證。據。當。送。諸。官。府。矣。云。云。知。出。乙。手。遂。忍。痛。弗。究。其。事。

浙人金某時醫也。年四十續娶某氏。恐妻憎其老。則百端吹牛。以愚之。日常。

手。一。鼻。煙。壺。指。告。繼。妻。曰。此。某。年。入。宮。診。御。疾。太。后。所。賜。也。價。值。數。千。金。妻。信。之。一。日。晨。有。人。以。急。病。來。邀。故。擡。身。價。謂。廷。請。者。衆。弗。能。早。蒞。比。至。已。頻。晚。矣。草。草。書。方。及。行。佚。烟。壺。於。案。病。家。固。惡。其。驕。乃。匿。不。以。告。歸。妻。問。烟。壺。何。在。方。覺。曰。以。佚。諸。外。矣。妻。曰。此。御。賜。珍。品。可。聽。其。佚。乎。立。命。輿。夫。往。索。於。病。家。病。家。曰。若。先。生。日。出。診。數。十。戶。何。以。知。烟。壺。必。佚。吾。所。其。尋。諸。他。處。可。對。曰。實。相。告。今。日。出。診。祇。尊。處。也。曰。或。者。昨。前。日。已。佚。矣。對。曰。不。出。診。實。已。旬。日。聞。者。大。噓。傳。爲。笑。柄。求。治。者。裹。足。幾。淪。餓。孳。後。突。爲。某。統。帶。延。爲。副。軍。醫。官。氣。燄。如。前。或。謂。其。繼。室。固。少。艾。實。與。統。帶。妾。訂。姊。妹。交。宜。其。有。內。援。也。某。醫。生。性。奇。嗇。家。五。口。火。食。日。費。大。錢。二。百。歸。其。妻。包。辦。脈。金。則。納。巨。纏。中。裹。之。腰。際。臨。寢。取。出。點。數。嚴。封。之。堂。中。固。懸。功。同。良。相。額。則。舉。封。投。額。中。其。

上下皆假梯於隣人某甲。甲家有病，診不取費，以代報酬。且聲明非晚間親來，借勿畀他人家。中則素不置梯，以爲如此計，誠完密矣。而日食不足，子女皆號啼，其妻憂之，恆泣訴於甲。甲曰：「是不難，嫂果能取額中資分，我以半我願假梯供用。」婦大喜，如法行之。非一日矣。某核計所積已富，託人置產鄉間，議定候交價，卽立契自登梯取資。探之，殊不得大訖。僱匠取額下中實，空空一忿而殂。妻謂皆是額害人，實不祥物，勿得復懸。遂置堂中，後子長，繼其業，竟剖額爲二，以代方案。至今猶存云。

某醫自稱爲清代大員，出診索費二十番，掛號二番，得掛號費者則其一。妻二妾也，妻八角，妾各六角。初行日以善裝點吹拍來延者，日三五戶。妻妾月得各百餘圓，以爲取資之易，甚於官場。妻乃縱吸阿芙蓉，次妾日出觀劇游。

謙唯長妾猶知居積無何術忽不行踰年減價至出診五元亦無問津者妻癯發困頓死長妾攜所積遁乃鬻次妾於某伶得八百圓適聞辯帥舉復辟乃以資製朝衣公服置假辯將行長妾突歸入門卽長跪號泣謂爲人愚今知罪自投乞正家法某爲所惑置前事不問攜之偕行抵濟南聞復辟軍失敗辯帥逃入荷使館大懊喪探囊所存不足五百圓方欲計進止而妾又攜此四百餘番偕僕遁矣今其人尙設藥攤大明湖上

某丙日本千葉醫學卒業士也以妻貌陋置之鄉間己則取一日女賃屋行道於某商埠未幾其妻尋至而日女謂其行詐雙娶將與起訴不得已以千圓予其妻遂離婚然日女自是不安於室日竊其藥品賤鬻之丙覺微斥其非不辭逕去莫可蹤跡而聞醜妻以獲中新華儲蓄券致萬金且猶居母家

利其多。金。洩。戚。好。說。合。破。鏡。重。圓。乃。越。日。日。婦。復。至。謂。吾。爲。若。誣。辱。偶。外。出。避。若。數。日。奈。何。卽。重。娶。訟。之。必。矣。丙。以。婦。去。日。未。呈。報。官。廳。而。婚。約。則。猶。在。婦。手。無。如。何。議。以。二。千。圓。爲。離。婚。費。假。資。於。妻。妻。曰。吾。安。有。多。金。者。曰。卿。不。曾。中。巨。采。耶。妻。曰。此。隣。家。女。也。其。告。者。譌。乎。丙。欲。逐。妻。則。戚。好。居。間。者。爭。起。責。讓。欲。逐。日。婦。更。無。可。措。詞。竟。乘。夜。攜。一。革。囊。匆。匆。遁。去。聞。今。方。爲。護。國。軍。某。軍。官。自。稱。民。黨。偉。人。焉。

夥友家庭之弊

某甲爲衣肆夥友。月俸四元。而家有妻。母。子。女。六。七。人。日。食。不。能。供。妻。乃。爲。傭。於。某。巨。室。所。事。者。則。其。長。千。金。也。年。幾。三。十。猶。未。字。人。家。政。畢。操。其。手。甲。妻。固。善。諛。頗。得。主。人。驩。凡。宅。中。製。衣。皆。就。甲。肆。購。辦。肆。規。凡。夥。友。經。手。貿。易。

每百元提用金四五元。甲則與其妻均分之計。夫婦二人歲獲資各百餘元。若此幾十年。巨室女公子死。婦歸積資至三千圓。蓋合之所得工資賞金子。母並權也。而甲則傾所有供家用。囊無一錢。婦金多而驕視姑。與夫蔑如也。甲固懦聽之而已。鄰人羨其富。頻來承奉。以爲傭日。頻侍主。博已亦嗜之。遂與諸鄰博。兩年資盡。夫時已擢司帳。歲入差豐。而婦得資。卽赴賭博。偶獲博。進則以購美饌。供啖。卒罄其家。夫死再爲人傭。以竊拐收禁於獄云。

魯人楊某。夙執事報關行。以其能爲大言。某大旅館延之爲司帳。適有老妓某。以門前冷落。楊竟娶之。妓色已衰。以自承私蓄。富楊爲所惑。故納爲室。而母妹等偕之俱來。母與妓且吸烟。所入不足供楊向。儉蓄金。堯爾曰。吾金雖多。若以供家用。能及三年乎。今某輪船適闕。買辦運動費約五千金。我願承

其半其半則取之茶房押櫃可也。且行中總買辦爲我舊識代君運動可期。必獲楊聞大喜告之旅館中人衆知輪船役人便帶私土私貨利不資於是帳房侍者等皆辭舊事爭投資於楊楊則交之於妓所取幾三千金矣。及揭曉則爲粵人某所得衆憤楊詐騙訴之於理判禁三年及出妓金雖罄而已。置雌雌數輩課之應客楊則執事於公司爲招待家計視前綽有餘裕焉。浙人查某藥房夥友也以吸烟所入不能供乃令其弟仿製肆中藥品冒牌行銷議明弟按月納資二十元爲津貼若是數年爲肆主所知逐之出其弟已他賃秘所製藥查不及知偶向索津貼歛歛對曰自兄被逐慮有他變藥早停製日食且不繼津貼安從出哉查無如何癩至病幾死妻固中人姿假售報來往旅館爲一客所匿賃屋隱衢以安之客所居在樓上樓下則其弟

製藥所也。於是弟之詐嫂知之。嫂之姦弟亦知之。相約互容隱。不以告。查踰年。某化粧品公司。延查爲經理。侵漁中飽。月入甚豐。偶識一暗娼。以其善煎烟膏。遂包之爲外室。娼所住屋。卽其妻賣淫弟製藥之廂房也。一日查至其地。見院內晒藥累累。與己製同。詫而進。窺則其弟方製丸堂中。入與爭樓上。有男婦二人。擲手來觀。男非素識。女則己妻也。意轉茫然而弟妻已奪門遁矣。見者僉謂果報之奇。

蘇人江某爲夥某書肆。每宵恆竊肆中書數冊。以歸。積至一星期。則以廉價售之。販客妻好佛。每遊方。僧至必齋助之。江誠弗從。一日值星期五。方飯一少年僧於室。江突歸。見而怒。罵婦殊不遜。乃痛詆之曰。是僧爾姦夫耶。妻大忿。逕奔肆中。以江盜書狀告之。主人肆中屢失書。察考正殷。聞報立遣人隨。

婦。至。其。家。則。江。方。欵。榻。上。吸。烟。環。榻。所。置。皆。肆。中。失。書。也。扭。而。鳴。之。官。訟。結。江。又。控。婦。有。外。遇。請。離。婚。以。無。證。據。竟。斥。不。理。

苦力家庭之弊

人。力。車。夫。苦。力。之。一。也。在。北。者。多。魯。人。在。南。者。多。淮。揚。人。魯。人。皆。隻。身。淮。揚。人。則。半。有。眷。屬。妻。爲。女。傭。或。供。役。工。廠。子。則。提。籃。售。食。物。爲。活。蓋。十。室。而。九。如。此。也。吾。友。唐。君。一。包。車。夫。初。甚。勤。謹。已。忽。怠。慢。逐。之。去。越。數。日。見。其。絨。冠。披。呢。敝。蹠。躩。街。頭。狀。若。富。室。子。衆。皆。詫。之。未。踰。月。又。短。衣。赤。足。叩。唐。所。乞。錄。用。問。何。貧。富。異。態。之。速。垂。涕。對。曰。向。者。吾。妻。所。結。女。友。皆。素。販。條。子。者。因。與。合。夥。我。以。道。路。熟。恆。爲。引。導。藏。避。曩。之。暴。富。以。此。今。妻。事。犯。捉。將。官。裏。判。禁。五。年。我。亦。幾。被。拏。傾。所。有。以。奉。偵。探。乃。得。脫。耳。安。得。不。貧。又。著。者。所。僱。庖。人。

揚產也。其姨妹恆來與談話。衣飾整潔。而所天乃黃包車夫。詢其底裏。蓋亦業拐販者。後乃知車夫妻業。此者甚多。未足爲異也。

某甲供役學校。爲打掃夫。月工資二圓。以夫婦勤潔。恆爲學生縫洗衣物。年獲百元。竟得溫飽。然妻利心熾。月必出資購獎券。或鄰人以重利乞貸。必摒擋應之。皆匿不以告甲。一年甲因事爲管理員。所斥自念家已有餘資。卽逐小販。亦可活。奈何長受斥辱。遂辭去歸。索資於妻。瞠目不能應。搜其篋。惟已開未中之彩券數十條。鄰人借券十餘紙而已。大沮喪。然以借券尙可索資。持以追逋。則皆小販逃去久矣。

某乙某名醫之轎班頭也。以服役久。得醫信任。月分帳甚優。妻則工事鬼。爲女巫。二人所入。歲至七百元。僅生一女。狀貌奇醜。年十九。無人求婚。而獨喜。

修飾短褲長襪頭油面粉皆摹時粧美人以得母寵諸費應手後與其表弟某丙通丙西樂家也恆向女索資偶却之則數日不至女爲所制求無不應始取於母已而母靳不給則質己衣飾更進而竊諸父母笥中兩年餘乙所蓄罄矣丙絕迹不至女得狂疾妻以爲鬼祟百計禳之無效乙乞主人降診一劑而斃母妻登門詈之乙竟被逐歸察所有不翼都飛遂并投普育堂以終老焉

天寶礦務公司許君嘗爲予言礦廠中一擔水夫年已六十矣衆憫其老勸息役不從後代礦丁私運礦砂出爲稽察所獲廠長研訊自承以擔水出入桶中藏砂甚便爲此凡六年年獲資幾千金而今已矣問金安在曰皆以供吾兒用矣後調查據知其家事者言其人蓋惑於相者謂兒主大貴十六卽

爲娶婦。頻歲罄所入。供用猶虞不給。今其子實日吸煙。二錢廠長尙不信。翌日故傳其子來。具保比至。則貉裘氈靴類。素封者始知人言不誣。

女醫生家庭之弊

女醫生舊時罕有。近則有所謂按摩女醫。產科女醫。出焉。皖甯某甲。清代浙江之候補佐雜也。以吸烟罷官。懸壺蘇州。殊無人過問。遷居滬上。同居有日。婦業賣藥者也。甲二女皆與善。日婦固少。少諳按摩術。因以授其長女甲正。憂貧。知女擅技。竟爲散傳。單登招帖。自稱女按摩大家。輕薄者爭就之。有鄂人詹姓。革命家也。二次失敗。匿跡租界。腰裏甚富。嘗就女治疾。竟與私通。甲利其金多。佯爲不知者。未幾詹以僞造台票案。費重金運動。得脫資。雖罄而女稱其文明。過從更密。後竟贅甲。所反賴女以活。女遂由按摩醫生進而爲

中西內外並治所製種子丹尤奇效女界多喜購之月獲資三百而父嗜煙
壻好博母亦溷跡麻雀場中入恆不敷出一日女醫生大怒與父母析居踰
年所有爲詹卷逃始仍歸父所而以色衰道亦弗行矣

產科醫生某女士人有知其根抵者謂乃大連灣之土娼也東醫某嘗止宿
其家因得心傳遂之他埠於報端登廣告絕巨書產科專門某女士至埠現
寓某處云云室中惟一妹年已破瓜他則車夫一或謂其面首也掛號人一
或謂其義父也又有一中年偉男子似軍界中人恆出入其家每至皆妹爲
招待交誼居何等人無知之者一日有貧媪至操魯音自承爲二女母適醫
生方出診其妹已奉母登堂矣比醫生還見狀大叱謂何物乞婆敢冒充貴
母揮衆逐之出媪殊不懼狂呼稱冤披髮覓死衆勸始息仍留女家未幾竟

與挂號人爲夫婦其家羣稱挂號人爲袁老爺媪爲老太太老爺稱二女爲小姐車夫爲張二哥偉男子爲范大人范大人又呼車夫爲小張稱謂離奇吾友南寧李君與對衡居聞之甚熟又謂女醫士兼販私土故用頗侈泰其車夫冬日亦着灰鼠裘云

天主教徒家庭之弊

天主教規甚嚴而我國教徒有因藉此以避事者亦有假此以謀生者故信心未必盡堅蜀人呂某其家舊業醬園爲勢家所欺凌忿而投教至某已三世矣母病日幾瞽爲一游方道士治愈傾信其說私於內室祀純陽不敢使教中人知也後子娶婦婦固懈於操作且好竊食物常冬日煨龜肉盈罈竟爲婦偷啖幾盡姑素暴戾睹而惱甚痛捶婦自此昕夕楚辱婦不能堪歸訴

母家母家畏呂勢未敢發也會有戚王某至刀筆吏也聞狀且知呂奉祀純陽因教婦曰汝歸彼若再肆虐汝懷其神象訴於天主堂一日婦復爲姑虐適有神父至其家婦竟引之至祀神所神父以其供奉魔鬼怒甚欲逐之出教賴人解釋始得免

無錫某甲二十年前滬上之斗方名士也老而失業以舊曾充教會報編輯因卽入教得執事於學堂嗜酒每醉則毆詈家人子乙卒業法文學校素抱神經病謂其父文名被天下不愧大儒奈何投彼教甲則謂非教且無以謀生坐是父子責善至於乖離乙一日乘父出盡付室中物益質庫製男女僧衣帽二購磬木魚鐺鉢各一陳之堂中衣帽則已與妻服之相對跪宣佛號甲歸見狀操大杖以撻乙逃而婦受杖幾斃更棄衣磬等於河及還入室則

無一長物。問婦婦不能對。追乙不得。則購燒酒。痛飲。謂醉後將自盡。賴其族弟某迎之。至家百端解諭。得不死。然弟固不信教。時祀神分胙。甲亦領福。大嚼。無異平人也。

蘇人江某。世爲信教徒。已既畢業教會學校。遂爲教堂管理工程。兼司房租。且任中學教員。歲入數千金。其人固揮霍好飲博狎游。又娶妻十年。無所出。乃以千金。置秘藏於外家人弗知也。已而妻見其數不歸。宿疑而偵之。知其已置外室。乃訴於主教主。雖愛其靈敏。而以所行犯教規。欲令其遣妾。江聞恐爲人笑。且私計所虧。亦不資。遂逃赴南洋。至今不歸。老母妻妾并子女等。竟無以爲活。

耶穌教徒家庭之弊

湘人某。清室輔臣也。及死。妻投耶。穌教。然其子女。則有信教者。有弗信者。至不一。致。故。祀。祖。仍。設。供。於。堂。信。教。者。不。行。禮。弗。信。者。則。跪。拜。如。儀。焉。有。媪。夫。爲。縫。人。並。陰。狡。老。猾。冒。稱。教。徒。以。逢。迎。夫。人。旨。果。得。信。任。家。政。幾。移。其。手。諸。公。子。嫉。甚。欲。乘。隙。逐。之。媪。知。其。意。忽。引。其。戚。之。某。女。來。司。針。黹。女。明。目。善。睽。初。至。而。三。公。子。惑。之。久。竟。與。通。更。延。女。父。於。邸。中。稱。曰。畫。師。畫。師。至。迷。信。祀。一。財。神。磁。象。祭。拜。極。慤。夫。人。聞。斥。毀。其。象。畫。師。怒。攜。女。去。三。公。子。鬱。陶。致。疾。竟。廢。食。夫。人。憂。懊。賴。媪。力。復。招。王。來。至。今。潭。潭。相。府。中。夫。人。及。長。公。子。皆。奉。基。督。三。公。子。研。哲。學。持。無。神。論。畫。師。則。祀。財。神。甚。虔。媪。夫。婦。入。邸。則。教。徒。歸。家。則。百。神。皆。奉。狀。至。離。奇。有。館。於。其。家。者。爲。余。言。之。

某甲初業儒。研公羊已而棄去。學佛再進。投入福音堂爲信教徒。自稱三變。

先生先生中歲出妻納一妓爲妾而御之甚嚴每出談道則反扃其戶暇且督之習風琴繪畫妾苦煩苛席卷所有逃甲坐是惘惘成心疾然不慣獨宿有姻家贈以一婢逐納之婢孔武有力一言不合輒以老拳相餉甲竟爲所制當耶穌誕日招致賓客弟子暢論聖教博愛之旨四座拱聽婢方厭客多供具莫辦聞其大言出而數之曰若子前日致書某官吏發其陰私欲恫喝取資豈亦可謂之博愛耶又一舊僕子尙欠其工資彼昨狼狽至欺其愚懦餉以閉門羹更可謂之博愛耶至夫婦居室雖人大倫而必求媚藥以勉強周旋似亦非良善信徒所應有事座客皆掩鼻逃去甲自是不敢講學談道

回教徒家庭之弊

馬某天方教徒任清室官參將久不得差缺貧甚繼妻挈幼子食於母家共

居僅一妾及前妻所出長女耳。妾善烹飪，恆以牛羊脯製餅餃，設攤門前。售之。妾偶入，則女出司攤。女具姿首輕薄者，爭趨之。日恆贏錢千餘。家用賴不闕。已有某道員子甲者，戀其女，欲娶爲外室。道員旂籍適總辦營務處，馬慕其勢，以女奉之，弗取身價也。然滿人嗜食豕肉，甲尤喜，血貫腸，至馬所必令供具。馬亦勉應之。未久，果獲委充省防某營管帶。妻聞信歸，一日見有少年華服貂冠，坐女室中，驚問何人。馬告以故。妻忿曰：子亦三品大員，奈何縱女爲暗倡，方爭攘間，有婢捧豚蹄自廚出，妻奪而傾諸地。曰：此豈我回族食品。我當鳴之。阿捧馬大怒，捧而痛扶之。妻乘間逃歸母家，言於其弟，聞者嗤之。

律師之家庭

民國以來，公私法政學校畢業生，強半皆註冊爲律師。都會之市門懸某某

律師標幟者鱗次相比。杭州有童某者，律師也。爲某富紳辯護一刑事案，以曲爲直，驟得多金，乃營宅第於城北，服御輿馬，傲然顯者。鄉人慕其名，凡涉訟必造而請示，有臣門如市之概。歲入頗豐。妻某氏，紹興人，蓋童某糟糠之妻也。貌本中人，童恆以老憎之，而以其操家事甚謹，平昔同患難，理無離異。第陰事色物，冀得一粲者，爲筵室。然性殊慳吝，不肯名一錢，久之無愜意者。妻偵知其意，家庭之間，時時勃谿。夫妻竟反目，而童則好迷之，願益切。有沈氏者，曾爲紹屬某女學教員，丰韻修潔，而有阿芙蓉癖，爲女校長所知，停止其職務。夫亦屢戒之，沈殊弗悛。家居寂寞，終日橫一榻，夫益憎之。謂沈曰：「衣食吾負，責黑飯之資，須爾自謀。予弗能供也。」言既數，沈負氣歸杭州母家。經年不返。其夫經商滬上，旋納某妓爲妾，沈知之，商於童律師，冀以離婚爲詞。

向其夫索膳養費童既豔沈之色又利其可欺乃聳愚涉訟而時以小忠小信結沈之歡心沈竟爲童所惑通焉童妻知之將興師問罪沈與童逃至上海寓某旅館鸚鵡雙雙久而忘返無何童妻蹤跡而至挾童歸杭州欲訟諸法庭戚友勸阻乃要求月給若干金與童分居童不得已充之於是妻子皆別居而沈自滬上驚飛後竟不知所之

又有汪某者爲前清附生平居好弄刀筆復爲某法政學校之外生限於資格不能作律師惟時與獄吏法警爲伍以賺鄉人之利所謂土律師也邑中有某茶肆者爲律師每日會集之所鄉人之有訟獄者皆於某茶肆爲大本營汪亦朝夕必至以乘機弋利他律師以汪善逢迎亦時分與一杯羹汪妻某氏年事雖長而好粉飾女亦委婉有致汪則時與一二律師至家作葉子

戲妻若女爲之點籌。故律師之嗜博者無不善。汪汪家居無事。恆以現行法律教其妻。若女而時設問題與妻。女作辨難。鄉人有涉訟者。汪則延之。至家親教。口供或訴辭。又時命鄉人作原告。而令其妻作被告。各教以假定之訟詞而已。爲問官據案研鞫。以爲實地練習。與汪比屋而居者。時聞汪家作官府坐衙訊案之聲。輒掩口胡盧而笑。汪妾喜修飾。衣履力摹時樣。又好出遊市場。劇館時有其足迹。一日汪醉歸入於其室。不見其妻。喃喃作罵聲。夜將午。妻始悄然入。雙頰頰然作桃花色。汪詰其何來。妻微哂曰。在某旅館偷漢子耳。汪則大怒。突批其頰。欲與根據法律提起離婚。一室鼎沸。鄰里聞聲而至。爲之排解。有某甲嘲之曰。汪先生不爭你與嫂子離婚。時異日喬坐衙誰爲被告也。聞者粲然。

女學生之家庭

女子求學原爲改進家庭之基。願少年意氣往往挾其學說理想自信甚深而起。家庭之釁者有鄭姓女郎曾畢業於初級女師範。舉止服飾惟新是務。與人言必雜以新名詞。時以家庭黑暗爲憾。其母佞佛又好神。仙女則諷其迷信。對於黃冠緇衣之流冷嘲熱諷。舌鋒甚厲。以故母女漸不相能。母每日晨起必誦經。女則高唱校歌以亂之。圖來米法之聲與南無阿彌之號更唱迭和。而母益不善其所爲。兄固經商。女亦蔑視之。家庭之間愈增臭味不同之感。母欲爲之擇壻。女輒以自由自矢。有凌某者於女爲中表親。甫自日本歸。以事經宿其家。女一見大悅。謂平居與家人晤談無一可語者。惟君談言微中。如叩清鐘。轉恨相見之晚也。凌極口諛之。勸其出洋留學。女言於母。母

不許。凌曰。但謀先至上海求學。徐圖。國外女更以告母。母又不許。女則轉輾。竟夜。翌晨。竟自攜衣飾金貲。不告而去。

補回教徒之家庭

當清代回族官至二品者。往往破教規。食豕肉。謂恐蒙上賜。吃肉不得不爾。其實乃遁詞也。某乙以門蔭起家。擢至監司。加布政使銜。自謂職已崇。遂棄教戒。而其母不肯從。恆指摘其夫。且每扶杖親巡庖廚。遇犯戒品。輒拋棄。乙以爲苦。有寵姬密獻奇計。大喜。如法行之一日。進羊腦羹。母所嗜也。而羹底皆金華火肉食。方半肉。現問衆。此何物。對火肉也。怒召庖人。欲責之。對已逃矣。乙乃進曰。今已破戒。何妨從俗。教規殊迷信不足言也。母怒卒不可解。出而大嘔。竟成反胃。踰月遂死。時人爲之語曰。觀察巧設羊羹計。太君魂斷火。

發湯。

唐某世業骨董。父歿遺金甚豐。唐乃走京師貿易。多交官吏。習爲侈泰。不三年。遺業盡矣。惟母手存八百元。而有一妹。及笄猶未嫁也。唐旣南還。詐稱那桐出資本二十萬。置骨董行。延己爲總理。茲來擯擋家事。并迎母妹北上也。母信之。給以三百元。數日。博負資罄。謀再取母財。夫妻密議爲妹所聞。以告母。母追索前款。唐不應。且毆其妹。隣家亦回族聞而來勸。唐謂妹數至隣家。博必有姦。隣大恚。亦用武。各負重傷。唐鳴諸警。隣則訴於清真寺董事。警以鄰人。不應擅入人家。鬪毆判罰金若干。董事則以唐不孝。且素不守教。規議宣其罪狀。唐不服。後爲其母訟於法庭焉。

洋奴家庭之弊

洋奴者。滬俗所指之西崽也。此輩自謂託身得地。頗有凌侮同胞之概。可恨孰甚。江寧人某甲者。短肥而白皙。初給事某洋商所。與主人結斷袖緣。出則同車入則共寢。一切財政出納。皆歸掌握。竟自稱帳房。賃華屋以居。眷屬甲父固業醫。積得造孽錢不少。廣置姬妾。後以姦案幾罹重辟。一嚇而殂。甲任情揮霍。遂罄所有。及是乃迎父妾諸姊妹共居。又有常某者。甲戚也。少而姣好。與甲父妾有染。甲不知也。引與共事。已而悉其姦狀。欲逐之。豈知常亦有寵於洋商矣。幸愛尤出甲上。無可如何。又有馬夫陳某。亦甲所引進。而竟通其妹。自是甲供事洋商所。則常陳踞其宅中。或共吸阿芙蓉。或爲麻雀戲。鄰人咸騰非笑。而甲華衣高車。揚揚自若。似不知有羞恥者。

烟台某乙爲西人司庖廚。以善居積。富致萬金。無子。一女頗慧。幼許字村農。

張姓及富甲妻嫌農貧非耦欲毀婚約而以另許海關役某丙乙以爲然而女則已與鄰人子有嚙臂盟張丙皆非所願也張子有叔某丁精技擊任俠尙義力持約不可毀一日遇乙於門數其無狀乙亦報以惡聲進而扶之乙妻出鳴警拘丁去丁侃侃陳事始末警官亦素聞其俠遂釋不究而令其起訴法庭是時乙已納丙聘丙聞丁搆訟亦來責讓女知事急乘夜席卷所有從鄰子遁乙知大恐慌妻曰無傷也自抓面目流血出而呼警謂丁率衆來搶親去矣己阻而被毆負重傷初不知丁是日適至檢察廳也既訟大負繫乙於獄勒其交女終莫可得案亦懸而未結

某戊幼爲美律師某侍僮性穎敏既嫻西語且少少通法律暨訴訟手續頗得律師信任其父故無賴知子得寵於主人遂假借名義以詐取人財如是

有年矣。積資少豐。適律師歸國。乃令其子之日本。習法政。將俟其返。自業律師。而子不願行。復爲某洋行大班。招充侍役。且司家用會計。入資甚富。而父卑其志。恆與爲難。戊乃獻千金。父子遂析居。後父卒。以招搖陷法。戊今已還。甬服商業。頗能溫飽云。

日本人瑣屑苛察。爲其廝役者。薪工外。鮮能餘一錢。獨營口王某。夫妻二人。執役某日商。所皆蒙優待。或謂主人與其婦有染。王亦不辨。未幾。引其妹來。亦供役。是家三人。月入幾二百元。同輩皆羨之。後主者死。王檢篋。儲券則皆質者。或謂是卽主翁之賜。其人實浪人。以工製僞券。著稱者也。王大沮喪。然其妻妹并嫻日語。遂懸幟爲娼焉。

男教員之家庭

教員爲後生之師。表其人。率身受教育之士。雖不必言。皆可坊行。皆可表然。其家庭當較尋常爲良善。而亦有大謬不然者。有貫某者。爲某校修身國文教員。文理尙優。而辯才無礙。貫生而喪父。家本清貧。其母日以手紅所得。撫子長成。以其聰款。又一生只此孤子。故愛惜備至。竟養成驕恣之習。奉母殊不孝。飲酒嗜博。束修之所得。大半消耗於朋輩徵逐之中。母老且瘁。衣食恆不支。稍稍呵責。貫則以惡聲相向。有時五體投地。作旋風舞身。觸几案杯盤。軒礧紛紛墜地。訇然震動。如雷鳴。一室鼎沸。興盡而後已。母畏其橫轉。噤聲如寒蟬。而貫則益恣肆無忌。學生側聞其行時。以微詞相誚。貫則昂頭天外。充耳若弗聞也。旣而戀一土娼。有白首之盟。母旣不能禁。妻益無如之何。未幾。貫納土娼。作筵室。蔽屋數椽。旣不能作金屋之貯。則據妻牀。作陽臺而別。

以折足榻使妻就寢妻不能堪訴於姑於是室人交謫而土娼某恃其戀愛時時有挾而求貫竟逐妻離母與娼更賃屋而居貫擔任學校課程甚繁而又好博時或竟夜不歸娼則監督綦嚴出入必限以時逾時則唾罵詛咒無所不至而貫甘之如飴恆語其所親以爲愛我者莫若妾也貫雖與妻別居而不能忘情課餘之暇往往暗作陳倉之渡某日妻產一女爲妾所知日以惡聲對貫貫不堪其擾負氣入校信宿不返妾愈恚親來校問罪僞告門者謂家有緊要事請貫教員速歸貫信以爲真草草罷課而出則妾方盛氣以待甫出校門妾哭起力批其頰貫故長於口給至是竟格格不能吐一辭校役見貫教員被毆羣相勸阻行路之人觀者如堵牆叩以故妾則指貫而罵曰若太無恥在外有私生兒余故責之也衆以貫爲教師不應敗行如此有

知其故者。語於衆曰。非私生兒。實妻生女耳。聞者皆咨嗟太息而去。貫某既狼狽歸。自是不敢之妻。所久之妻亦蒞校門。效妾之故智。以爲耍挾地。妾聞之。復出而對壘某學校之門。常有女子哭泣叫罵之聲。鄰右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某教員之家。室又唱雙搖會。代出手也。聞者絕倒。

又有鄭某者。湖北人行八人。以八太爺呼之。光復時曾充革命黨。久之不得志。遂入某校爲教員。妻某氏似廣陵產。有妹曰紅。早寡亦居鄭家。與鄭有私。鄭每月教授之所得。妻取其三。妹得其一。鄭則妙手空空。不能名一錢。其妻常語鄰人曰。男子手中有錢。便作不規則事。余於夫己氏。日必使之括囊無咎。故夫妻之愛情無間也。聞者每以爲笑柄。鄭妻嗜博。博負輒與八太爺作訛索。以償其失。八太爺則稱貸以供其博。妻出與人博。鄭與其妹紅乘間作

巫峽之游。故妻之嗜博。鄭非惟不之禁。而轉利用之也。鄭在某校。以教習兼監舍。每值宿。必使校役告於家。謂某先生今日值宿。不歸矣。否則妻必來校偵探云。

女教員之家庭

自女學既興。女子之爲教員者。實繁有徒。以予所見。女教員之家庭。有可以風者。有可以怨者。並誌之。以資社會之觀感。有高氏者。曾畢業於女子師範。家故書。晉尤耽文藝。姻親馬某。有文名。高則就馬專修國文。數年後。出爲本省各女學教員。頗負時譽。既而馬求婚於高之父母。以其年齡殊。軒輊婉言却之。而高女頗屬意。馬函牘往還於問業之中。各寓親密之意。高父知之以爲有情人。宜成眷屬。勿以年齡妨其自由也。由是遂爲夫婦。馬以法政畢業。

資。格。爲。某。縣。承。審。員。高。女。于。歸。後。仍。執。教。鞭。夫。婦。甚。相。得。家。庭。之。間。雍。雍。如。也。惟。二。人。皆。各。有。職。務。每。日。晨。興。而。出。日。入。而。歸。瑣。瑣。家。事。悉。以。委。諸。僕。人。僕。從。之。不。肖。者。恆。竊。取。衣。飾。或。金。錢。作。奸。作。僞。機。械。百。出。馬。旣。防。不。勝。防。乃。與。高。之。父。母。同。室。而。居。由。是。僕。從。盜。竊。之。弊。遂。絕。旣。而。產。一。子。方。彌。月。馬。以。考。試。法。官。赴。京。師。長。途。跋。涉。抵。京。卽。病。馬。以。偶。然。感。冒。無。傷。大。體。遂。力。疾。應。試。試。未。畢。而。病。更。劇。竟。死。於。旅。館。家。人。不。知。也。久。之。無。耗。高。頻。以。書。詢。馬。狀。有。同。鄉。某。以。馬。死。來。告。高。一。痛。而。絕。父。母。百。端。營。救。逾。時。始。甦。痛。定。思。痛。欲。以。身。徇。父。母。戚。里。爲。之。曲。喻。婉。導。所。以。慰。藉。之。者。無。所。不。至。高。乃。慨。然。曰。以。身。徇。人。此。說。自。知。無。謂。且。是。呱呱。者。將。何。以。爲。生。而。今。而。後。予。知。所。處。矣。於。是。摒。擋。爲。其。夫。河。喪。而。外。司。教。授。內。育。孤。子。束。修。之。所。得。能。出。其。餘。資。以。博。

父母之權心。今有年矣。鄰里皆稱之曰賢哉。此婦天必克相。其後於是知女子宜求自立也。

又有朱氏者。浙之越郡人。亦爲某女校教員。其家庭之間。有人生所歎爲至不幸者。蓋其夫出外不歸。不通音耗者將十年矣。友人沈君爲予言。朱之夫曰管某。前清時爲監運司房吏。頗有資財。與朱結褵。後甚相得。生有子女矣。旣而管戀一妓曰金某。有嚙臂之盟。金自誓必從管。而不願爲妾。管已有妻。則以絕妻。若子爲交換條件。瀝血設誓。以爲信。金母不許。且索身價。殊高。金憲事決。則服阿芙蓉。欲以身徇志。金母無如何。遂任其從管。去管則絕妻。棄子。偕金之滬。上於法界某里。賃屋而居。而朱氏之於其夫。不啻秋扇矣。朱則撫其子女。仍事教授。日則蒞校教課。夜則歸理家事。安之若素。從無怨言。管

氏雖居滬上時以措資爲辭間一返鄉里然絕不顧朱氏二次革命起管所居之法界某里適當火線之衝金以其地危險要管他徙遂避居青島自歐戰發生日人襲擊青島管與金遂不知所之朱則猶爲女教員云

農人之家庭

農人之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夫耕於田婦蠶於室其勤勞儉樸非常人所能及也然竟有傾家蕩產者則賭爲之也太湖之濱有某邨者邨人皆務農農之富者曰陳四能出資以貸人如安石青苗錢農人之需資者趨之若鶩陳本無賴縣中役吏多其交游能爲人了解官司事又通青紅幫橫行虎視鄉人皆呼之爲陳四皇帝陳四家設賭場四方無賴鬻聚其家本邨農人苟多穫一斗粟輒躍躍思博以皇帝家爲銷金窟有范某者有田數十畝頗可

自給有弟一析爨而居妻何氏略具資首能作時樣裝邨人稱之曰板橋西
施以范某門臨板橋也范氏兄弟恆博於陳四皇帝家博負皇帝轉稱貸益
之由是負皇帝債日積月累至不可計鄉人重利息子母相生積重難返遂
以田盡質皇帝家久之并居室亦貢皇帝而與何氏賃他室以居何怨其貧
時復齟齬一日復與農人某甲博范竟大負不能償某甲訟范於皇帝之前
皇帝命范償某甲賭資范曰家無長物止有一妻耳皇帝能假予五十金者
願更與某甲博博而勝悉償所負可也再北則以妻爲壽皇帝笑而頷之范
再博又大負三戰而三北竟鬻其妻予一日至鄉見何氏在某甲家躬操井
臼如家人然予詢某農人曰此非范某妻耶農人曰昔爲范氏婦今爲某甲
妻矣怪而問之具以告予爲之啞然

直隸有農人王其姓妻亦王氏予見其訴訟之詞款署王王氏爲之粲然以詢某吏吏曰此間農家者流同姓爲婚者甚多不獨王某也王世務農娶王氏有年一女曰荷花六月生也鄉人有田福者與王爲表親恆出入其家王爲人傭佃日出亦出終日不在家又嗜酒夜恆扶醉歸家庭之間不啻逆旅田福遂得乘間通王氏田福有姪曰虎爲里正要結無賴橫行阡陌間鄉人呼之曰五老虎談虎則色變虎與福狼狽爲奸福通王氏而虎則據荷花爲已有王某雖微聞之畏田叔姪不敢發也旣而田福田虎竟挾王氏荷花以遁五蹤跡之不知所之於是日則傭田夜則值其妻女南邨北郭之間物色殆遍不得端倪久之隣人某甲告王曰叔自某邨來而妻乘車向南去子盍求之五問徑向往則田福與虎及其妻女在焉遂具狀來告縣官官爲之拘

田氏叔姪一鞠而服以妻女歸五而置田於獄此亦農人家之變故也

新劇家之家庭

有尤某者工新劇曾爲日本留學生具普通學識尤長於日語日文歸國後充繙學館翻譯員兼課某校東文教課之暇以研究戲劇爲務妻某氏貌僅中材而習性頑固故伉儷不甚相得既而納某妓爲筵室妓爲天津產曾習舊劇津門貧家女非技師學戲卽倚門作倡多以二者爲生財之道尤之妾學戲不成棄而爲伎雖非一登舞臺然於唱念做三種學識頗有門徑噪音尙佳皮簧秦腔皆能歌科白關目亦多諳練尤某得之直以牀第而兼票友故相得甚歡以頑固之妻而遇倡優兼資之妾其家庭之間不相容可知故妻妾時聞勃谿尤既不善妻所爲則設計遣妻回里而月給若干金以爲養

瞻之費已與妾同居於順治門外之南半截胡同公事畢則歸寓與妾相唱和有時粉墨化裝與妾演汾河灣武家坡等故劇庭宇之地不啻綠氍毹上也同儕之造訪者每要求一見如君一二至好時或酌酒爲樂酒酣耳熱多求如夫人歌尤則以二弦提琴和之其聲盈盈遶梁三日此尤某家庭之樂也尤每月所入尙豐而飲食衣服自奉甚薄以其餘資購童男數人教之歌劇日夕訓練以此爲唯一之家庭教育且每月必購彩票無算其行篋中五色紙片粲然而重疊者皆落選之廢票也尤嘗語人曰聲色貨利人之大欲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企其實一也。故余每月必購彩票。脫竟獲首選者。當養成黎園子弟數十人。以爲終身之娛。其志如此。故終歲樂此不疲。光復後不知何之。或曰已變姓名投身劇界。常現身於漢口開封之間云。

譚某湘人家故小康父早歿恃母的愛不務正年十五入某校肄業對其母以進校爲辭實則日與輕薄兒遊娼寮戲園中夜以繼日譚狀貌姣好又善修邊幅妓院中人多以小譚呼之蓋親暱之辭有妓曰蘇某武進人父兄皆身列仕版已亦肄業某女校爲輕薄兒所賣遭父兄逐斥流誰轉輾遂爲娼以自給與譚有啣臂盟譚旣少不事事治遊之資悉盜諸其母母弗能治時或加以呵責輒數日不歸母由是以氣忿死譚益無忌憚甫喪母竟以千金爲蘇妓脫藉遂爲夫婦出入必雙終日佚游無何遺產蕩盡無以爲生女以其有戲迷之目勸其投身伶界譚以嗓音枯澀弗能歌時新劇頗風行旣不需唱念之能又無事跌撲之技稍稍演習便可登場則決意爲新劇家譚固聰穎又善姿首一經訓練竟成角色演沉香床百寶箱新茶花諸劇頗博座

客之歡迎。於是譚遂以新劇著。每登舞台。必虛第二廂。以待其妻。蘇蘇則濃妝豔抹。日落廂樓。以觀其夫之劇。曲終。則攜手同歸。時以劇詞及關目。授蘇蘇。本女學生。能讀諸新小說。津沽之地。女優極盛。未幾。蘇亦以新劇。坤伶之資。與譚同登舞臺。男女合演。北地本不禁制。故夫婦得同時登台。時演富貴圖。萬花船。諸舊劇。劇情穢褻。與他女伶演。輒多顧忌。不敢過涉。淫蕩。譚蘇則以伉儷之身。效優孟之行。謔浪笑罵。無所忌諱。能爲人之所不能。故浮浪子弟。趨之若鶩。而某戲園。亦利市三倍。有某甲者。爲某遺老愛子。偶觀蘇演。一樓麻踏風琴唱。各小曲。爲之色授魂與。思欲得向甘心焉。日落園觀。蘇劇眉挑目引。作諸醜態。又百計夤緣。以重利。昭蘇之車夫及跟色者。伶人僕從。司衣飾侍臺面者。俗呼跟色。冀一通款曲事。聞於蘇。蘇與譚密議曰。某家

小子太無狀。盡有以懲之。譚曰：善。倘得多金者。吾與汝可作扶桑之游。乃喚車夫以甘言誘某甲。至家師仙人跳。故智勒索五千金。夫婦偕遁。

坤伶之家庭

天津女伶最盛。貧家女多使之學戲。以爲衣食之源。女郎當八九歲時。其父母輒延師教授。管理甚嚴。調教亦各有習慣之法律。師至授曲。必有夏楚習之。不專或專而不至。則鞭撻隨之。雖慈父愛母。弗敢恤也。而飲食寒暖之間。其父母之所以防範呵護者。惟恐不至。懼其噪音之失也。每日雞初鳴。卽叫起。則至空曠之地。引吭而呼。是爲叫噪。寒暑風雨無間也。一字之吞吐。一腔之鍛鍊。動輒經旬。而後應絃合拍。其秉質遲鈍者。必至受撻算無算。撻之流血。不敢怨也。一技之成。其苦習有如此者。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至學成而

登臺打泡則父母稍稍有喜色。

然專制必更甚於曩昔故坤伶之有父母者其家庭之間束縛殊苦當時負盛名獲多金如王克琴者猶受制於家庭故每月劇館之包銀必歸其家主直接收受而服御妝飾之具已亦無所有權纏頭所入涓滴歸公每當登台其母必隨於後曲終則率之歸無敢逗遛者其干涉蓋無微不至也同時有尹桂蘭者與王克琴齊名亦以優而兼伎隸津之同慶部每日演劇則母爲監督劇終則進班（猶上海言堂子）兩處所得盡歸家人稍不如意則惡聲隨之父母皆嗜阿芙蓉終日一燈相對煙驅墨染如居五里霧中皆其女勞勩之所得也。

坤伶之中能脫去家庭專制而爲自由身者如小桃何翠寶等二人皆同負

盛名同有自由之資格。然其性行有大相逕庭者。小桃之於伶界。羣稱之爲革命家。雖習旦角而脫盡女兒腔之窠臼。凡旦角念白多合口音。若其聲妮妮作女兒態。曰女兒腔。雙釘計。油罈計之陰鷲。險狠查頭。關董家山之謔浪科。譚唱做念表四者皆膾炙人口。小桃家食指甚繁。衣食住三者皆惟小桃一人是賴。其夫實信天翁。但坐食享用而已。小桃外應聲技。內顧家政。困苦勞勩。對於家人從無怨言。疾色是亦難能而可貴也。其妹小翠嫁高福安。高以武牛鬻技於津門。其初頗得社會之歡迎。已擁多金。已復娶小菊。處與小翠鼎足而三。同現身舞臺。所入既豐。視小桃之家庭有勞逸甘苦之間矣。

何翠寶初名張翠寶。其假母蓋張姓也。嗣有某顯者欲爲之脫籍。恢復其自

由母以驟去錢樹堅執不允訟於官官受某顯者指而翠寶又歷數其家庭
黑暗假母虐待狀遂判歸養贍資若干金令翠寶獨立乃復本性爲何翠寶
既脫家庭之羈絆漸恣肆坤伶之習武生者十不得一二翠寶則專演短衣
如獨木關落馬湖連環套銅網陣諸劇聲容並茂咄咄逼人加以明眉皓齒
手敏心靈色藝兼擅一時無兩有時演長板坡定軍山等靠把戲英邁之姿
媚態煞人故名重一時每月得包銀甚豐揮霍亦無度復竟爲淫伶元元紅
所賺失身依之未幾元元紅以誘引某達官之妾事發逮捕劇園主人以紅
曾受包銀千金未登臺而入獄羣向翠寶索債翠寶遁至魯數年不歸去歲
來津應友人之召爲演落馬湖則玉容憔悴一落千丈矣爲之憮然竟日因
念翠寶脫猶家庭專制者當不至墮落至是也

妓女之家庭

妓女之品類不一。其家庭之狀況亦不一。約言之。可分爲專制與自由二種。其專制與自由之程度。率視其地位之高下。以爲衡。大概蘇揚京津之間。多土產。家人父兄多系親屬。奉天營口鄭州汴京諸地。多流娼。其家人眞贋參半。上海則五方雜處。諸色畢備。專制者極專。制慘無人道。自由者極自由。變化從心。有難言者矣。京津之間。其父母率以女兒花爲衣食之主體。幼時先教之學。唱延師教曲。夏楚惟嚴。黎明叫噪（見上）夜分溫曲。習以爲常。此皆若輩之家庭教育也。有資格者自立門戶。以其女爲班主。而別延數妓以爲之輔。（上海曰夥計。北方曰搭住）收入支出。悉其家長主之。所謂掌班者是。津沽有薛寓者。爲個中世家。家人本有房產。處於河北。而別營香巢於附近。

租界之某里有女數人。皆操神女生涯。色藝咸備。其母日午到班。部署一切。監督出入料量狎客。而陰爲謀主。夜午則歸。每日所入涓滴歸公。對於諸女。日必有糾正訓練之詞。皆待客之教課也。服飾金珠之屬。每當夜午悉脫卸。拾襲攜交其母收藏。不敢留於己室。其母則視諸女營業之優劣。而爲青白眼。營業愈優。則所得之自由亦愈優。此種妓女家庭。雖屬專制。尙不離乎軌道也。又有某妓者。已身能自立門戶。出納之事。悉由一己擔負。其家人不之干涉。而每月須納其父母百元。或數十元之贍養費。按期貢獻。營業之贏拙。不問也。此其所得自由。雖較薛寓諸妓爲優。而對於家庭之負擔。及班中男女僕從。房金電燈。種種開支。每月須四五百金。此中甘苦。亦惟得失寸心。知耳。其他則爲家本貧寒。以女進他人班頭。爲夥其家人。父母或向班主先借。

數百元以女爲質而出息以償債者皆惟女擔負營業佳者或數月即可清賬對於掌班得不受束縛其父母亦待以優禮每逢舊例年節則回家省其父母從事休息其家人亦以客禮遇之飲食供給備至女亦有延其父母姊妹入戲園飯莊飲食游覽以爲酬酢之地故其家人皆相敬如賓也此種妓女之家庭京津間最多在妓女社會中皆屬中人以上之階級友人王君嘗爲予言京師有妓曰飛雲者其人雖操醜業而對於家庭則有足多者飛雲本吳中妓聲名藉甚有金某者傾家事之遂爲夫婦有子女各一姑則老矣盲於目不能事事金早歲雖富於貲坐食既久又嗜鴉片光復後漸不能支飛雲不能耐糟糠乃託辭至京師遇舊姊妹行相將入某班重理舊業工酬酢善應對數月之間聲名鵲噪雲則自奉菲薄悉以所得存儲

蓄銀行而料量家人之需用。月寄若干金以資其夫之事。蓄子女皆入某校肄業。且能以餘力教養其兄之子女。每月必以優美之食物寄奉其姑。於夫之衣服飲食亦皆有適當之供給。常曰：昔日夫爲余傾資。今日予爲夫鬻身道其所道。亦所以爲酬報也。其家人每一星期必致書問候。夫能詞采來書多旖旎哀艷之辭。飛雲亦能操觚爲詩文報以書。輒多親暱。悲慕之句。憶其書中曾有身無彩鳳翼。飛不到君前之句。亦委婉可誦也。飛雲好讀書。能誦唐宋人詩詞。及遜清諸名士作。嘗喃喃背誦琵琶行。長恨歌。暨梅村圓圓曲。紅樓夢。嬌嬈行。有某礦務督辦及南皮張某。皆以師禮事之。年節則書名刺爲賀。亦青樓中之特色也。後以姑喪攜所蓄以歸。不復入世。予於友人處見雲手書數十通。字跡皆端秀可玩。

揚州老妓某渾名小湯糲買貧家女三數人教之歌曲營神女生涯治家以嚴酷聞攘臂一呼諸女皆面無人色一夕有某武弁出巡夜行至小湯糲居所聞院中哭聲甚慘排闥而入則一女方裸體跪庭中時方大雪積雪沒踝背上斑斑現紫紋皆鞭撻痕也小湯糲見某武弁至倉皇不知所措鍛鍊其詞歷數該女罪狀某弁惡其殘酷帶女入濟良所而逐小湯糲出境有以告予者予以爲鴟兒虐待事誠有之然如某弁所言或言過其實也或曰滬上下等妓女類此者不知凡幾果爾則香粉地獄之說信不誣矣

賭棍之家庭

杭州有倪某者其先業聖嗜賭若命手工所得先以供博博而勝則家人饜酒肉負則饜殮不繼弗恤也終日呼盧喝雉陶鎔既久竟得此中奧竅浸浸

以博致富。於是嗜賭益誠。以聖之爲業。至勞且賤。棄而弗事。專事博達官子弟。富商大賈之嗜博者。皆與之游。有一擲百萬之概。倪雖不理舊業。向以多金故。同業中皆仰之。則爲人包工。凡營巨室者。人工材料。倪能包辦其事。而平其值。故需倪者甚衆。倪以此所入益衆。已營住宅。蓄姬妾。家人子弟。一以博爲專門之學。倪則批却導竅。恆出其隱秘。以喻家人。以爲家庭教育。故門以內無弗能博者。而從倪求學者。亦實繁有徒。一日倪與人博大負。有富商某爲營巨室。以數千金資倪。包工倪竟傾其資。是日脫弗能反。敗爲勝者。則己產且不能保。而某商營屋之資已盡入他人之橐矣。其家人知倪大負。則以冥鏹數萬焚諸後庭。謂以贈博死之鬼。而祝其默相者。凡賭棍之家。皆廣儲冥鏹。不獨倪某爲然也。倪旣屢戰屢北。家人子弟思上下其手。以意暗示。

倪乃力擲骰子。骰遶案而躍。墮於地。家人急以燭覓骰。而陰易活子。一骰之有機關者。博一二局後。漸呈起色。浸至大勝。悉反所負而贏。且倍之。來博者皆懊喪而去。倪以此得保其所有。而償富商營室之資。嗣後每出必得。慮竟成巨富。有日者告倪。謂某月必受虛驚。過此則大富可操。左券至是果驗。故倪之迷信甚深。其家庭諸人亦無不崇拜神權者。每晨必馨香祀天。妻若女則淨手爲倪占金錢課。預以吉凶告倪。奉持惟謹。而每戰多捷。云革新後倪尋卒。有子數人。仍讀父書。以官廳禁博。綦嚴。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有郭某者。厥父爲名醫。遺貲甚富。郭幼而嗜博。日與羣兒拋磚擲石。以爲戲。父惡之。鞭撻備至。且禁家人不得藏賭具。骰子骨牌之類。悉付諸一炬。曰。予脫再見此者。惟家人是責。郭旣無所藉手。而技癢不可耐。則以紙和漿摺疊。

構造成立。方體畫紅黑點於其上。以口吹之。數點較色。以爲博具。體輕而質薄。轉逗無聲。其父不知也。

未幾父卒。郭遂無所顧忌。終年賭博。夜以繼日。現金既盡。鬻及田宅。不數年。貲產蕩然而郭之賭興曾不稍殺。至盡典其妻之耳環衣飾。弗與。則使酒怒罵。晝夜不得安息。妻無如何。任其豪奪而去。去則博博必負。喪所有而後歸。囊中苟有一錢者。郭某誓不返也。無何家竟不能舉火。妻則爲鄰家作針黹。縫紉以自給。一日隣媪某需郭妻縫紉。日午不至。媪疑其有疾。入室視之。則擁敝衾而臥。詢以病耶。曰否。曰然則。胡日午弗起。妻頰頰而言曰。衣袴皆爲不肖夫乘間盜去。度已典質作賭。資無衣無褐。弗能興也。隣媪憐之。急取女之衣袴。衣之。始起。爲媪操作。越數日。又僵臥如故。媪又顧之。則復蹈前轍也。

媪曰。某大嫂。爾忒長厚。曩已爲其所賺。茲胡弗預防。妻囁曰。媪彼強褻。予袴時固未嘗言賭博也。鄰媪爲之絕倒。更假衣衣之後。其妻依母家以糊口。而郭某至無立錐地。不知所終。

工人家庭之弊

我國工民生活程度甚低。終歲勤勤。祇足供衣食而已。大約妻子均有職業。則溫飽一人作工。全家坐食。則饑寒。然亦有以此起家者。特非通商大埠不能耳。魯省某甲。初爲津浦鐵路工人。以勤奮機警。爲洋員所器重。遂躋小工頭。已而躋大工頭。迨兩段工程告竣。家資已數萬矣。少孤。賴母氏教育。甲孝養頗隆。家政皆母主持。當貧日。嘗爲前村某觀月作（卽短工也）。觀主道士餐霞。時周濟之。母子均戴其德。旣富。餐霞已歿。弟子法全。主觀事。以狎博罄

其產覬覦甲富時往來其家餽遺甲母甚殷母惑之收爲養子初捐千金爲培修神殿繼捐三千金爲贖產甲以曾受其惠且重違母意遂置不論而法全慾壑不能填竟引野道士至謂丁燒鍊能以銅易銀銀易金母復惑之爲置丹罏甲諫不從忿而出游於博山不踰旬得鄉人書謂其家燬矣亟馳歸則母氏已捉將官裏己家及鄰右皆焦土蓋道士已攜資借火遁矣急赴官以重資償鄰人且認罰鍰始贖母出而產已去其什八此近事齊魯間人多能言之。

粵歸善王某以木工流寓滬上凡二十年積資千金娶一婦籍紹興杜姓爲女傭於申者也婦雖半老而淫蕩多外遇一日方與舊交鄂人沈甲參歡喜禪黃適攜斧鋸自外歸見而忿極勢將動武婦沈皆伏地請罪沈且願納金

百元爲壽。黃念已工作半年，不能獲百元。婦以一覺而致多金，遂轉怒爲喜。自此早賃室，設水木作，而留婦於家。博夜度資，沈蓋無賴，以投入民黨。僞造鄂錢票，陡獲重資者也。已而黨中有滇人沈乙，自粵東卷公款逃滬，與甲認同族，以秘不敢面人。由甲引居於黃所，亦與婦有染。黃適包得虹口某處工去之日，告婦曰：吾日需三元，任爾取之。誰沈五日，吾歸一繳帳，有闕者斧鋸從事。婦唯唯。一日甲售僞票，獲五百元，喜極攜資飲婦。所婦與乙殷勤勸酒，大醉而臥。比醒，室中空，空已資。并婦乙皆如黃鶴，方惶懼間，聞捶門聲，啓戶視之，則黃方詭詭曰：外來欲取夜度資於婦者，甲知不妙，乘勢兔脫。黃莫名其妙，入室視之，則所餘祇竹木器數事，人財并空矣。疑必甲所爲，囑人四出偵訪，後聞獲之於漢口甲中。黃四斧幾戕其生云。

軍人束庭之弊

皖人馬善鳴。青幫健者也。以數暗殺民黨。爲某副官長所賞。派充馬弁。一妻頗少艾。或謂爲從蕪湖拐來者。馬旣圓身軍署。恃勢自恣。暗運烟土。販賣人口。蔑所不爲。以事爲人。指控審判廳。咨提赴質。副官長欲庇之。軍法課持不可。遂送廳審實。判決監禁。適馬暗殺民黨柳光亞。獲賞三千金。則託其友某乙代領。且照拂妻子。乙與馬固刎頸交。果如所託。以二千元存之。某肆以千元畀其妻爲家用。及馬獄中。資斧浹月。而資已罄。叩馬婦支吾。不以實對。訪之。則博負矣。乙嚴詞詰之。婦婉轉嬌啼。曰。資久盡。雖殺吾亦無益。今同處者。唯君與我。男女二人。明日入獄。省視吾夫。吾卽謂君以非禮加吾。且攫資去。彼素暴戾。出獄時恐不與君共生也。乙本拙實。聞語瞠目。不能對婦。知其已。

餒更逼之曰。若從我者。乘彼在獄。盡攜所存二千金。以行我二人。何地不可安居。耶乙爲所動。果卷款偕逃。馬釋後。今尙充浙江警備隊哨官。

鄂人周某。碩大無朋。衣冠敝陋。自承爲陸軍中將。因革命而貧者也。初姘一婦。荆州駐防旗籍也。長於周。凡十歲。以富衣飾。賴以供用。數年間。瀕罄矣。又娶一大家婢。爲妾。周家僅一樓。後自居前居。用黨三人。有李姓者。以業翻戲。時獲重資。婦舊與通。爲妾所窺。告周。大怒。欲殺李。李殊不懼。曰。姦有何據。爾前假吾三十元。今猶未償。其欲借此敲詐耶。契約在吾手。控爾必矣。周固曾充租界巡捕。知已不能勝。乃易巽詞。且託諸友解紛。李始移居去。未幾。妾又與鄰家挑膏店主。有染博資。甚豐。周僞爲不知者。婦詬之曰。前日何錚錚。今亦明頂此綠頭巾矣。語竟。負氣逕去。周知必至。李所盛氣往尋。殊無形跡。李

且。以。老。拳。報。之。衆。復。勸。至。茶。肆。解。和。比。歸。已。半。日。矣。則。室。無。長。物。問。之。居。前。樓。者。對。曰。君。去。後。尊。闔。歸。頃。又。乘。車。出。矣。尋。其。妾。則。方。赴。挑。膏。店。約。知。婦。已。逃。年。餘。妾。所。獲。夜。度。資。儲。蓄。甚。豐。畢。爲。婦。有。妾。亦。忿。而。覓。死。周。百。端。解。諭。不。從。後。以。八。百。元。售。之。膏。店。主。始。得。息。事。而。周。鰥。處。矣。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9 1727B

民國八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民國八年十二月卅日發行

不 許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毋 忘 國 恥

編 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總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王 鈍 根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本埠各大書局

百 弊 叢 書

全 部 六 冊

定 價 四 元

特 價 二 元

上海舊書店

書號 6

每冊 1.00

1857689